

攻  
媿  
集

三







攻媿集卷四十八

宋 樓 鑰 撰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原集此首前有告謝天慶觀青詞

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祇奉慈謨親行大饗多儀既備景貺孔昭實惟山川之靈陰相馨香之薦尚欲誠悃滋介純禱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熙事惟二儀祖宗之禮皆已備修凡五岳河海之神悉均望祭雖靈祠之尚遠顧虔報之

敢稽

明堂禮畢奏謝諸陵表文

原集此首後有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

啓建祝壽道場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嗣歷云初奉先爲大適三歲當郊之際祇薦總章惟列聖在天之靈俯垂陰佑雖潔齋之粗備懼誠悃之未孚高厚顧歆神明來格既訖成于熙事敢恭布于深衷遙望陵宮不勝感涕

安穆安恭皇后改謚告太廟祝文

伏以仰惟烈祖將祔太宮易別廟之舊稱從成孝之尊謚先期以告英鑒其臨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伏以集百官于南郊首定稱天之謚奉二后于太室改從祔廟之名將舉盛儀敢伸昭告

奉上孝宗皇帝謚冊寶成穆成恭皇后改謚冊寶

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一祝文

原集此首前有瑞慶節滿散道場賜三省樞密院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馬軍口宜太一宮設醮青詞滿散朱表又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壽皇卽遠方定于尊稱祖后俱從當更于舊謚將

嚴寶冊敢告神祇

孝宗皇帝謚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祝文

伏以烈祖在天南郊定謚既遵節惠之典載飭神明之

旌仰惟威靈俯鑒誠恪

孝宗皇帝橫宮神闕除去鋪屋窠木等奏告昭慈

聖獻皇后承祐承恩祝文

伏以皇祖上仙期方臨于七月稽山庀役地實近于諸



陵哲撤微廬稍開宰木懼有驚于神御敢先叩于威靈  
仰冀洪慈俯加陰佑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祔室太廟殿宇廊廡權奉安

祖宗神主于初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伏以仰尊烈祖將祔太宮奉二代之宗祧飾累朝之祔  
室哲遷神主敢告威靈

權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崇飾太宮奉遷神主少寓齋居之邃以須祔室之  
成敢冀憑依用伸虔告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伏以修崇清廟升祔孝宗念斤斧之交與懼神祇之或  
聳敢先昭告願相多儀

閔仲績康伯修奉欂櫨宮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  
及賜賜一行官吏工匠等犒設口宣

有敕卿等視役山陵宣勤夙夜勞風寒之匿薄頒茗劑  
之珍芳好賜有差工徒無怠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敢櫛

伏以阜陵既飭靈駕將行遂從禹穴之藏式啓商楹之  
殯攀號何及昭告宜先

前夕日初昏奏告

伏以窳窳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卽遠痛詰旦之將  
行重惜分陰架增孺慕

發引時前祭告

伏以六紼有行九京寔遠追念抱孫之愛阻伸臨穴之  
勤少駐須臾不勝哀殯

啓奠行禮

伏以於穆孝宗將趨神穴爰諏穀旦肅引靈輶顧挽  
以難留遂遵途而卽遠音容愈逸慟哭何堪

祖奠行禮

伏以陵宮既備愴我祖之何之紼嬰啟行痛仙游之不  
返拊龍輶而永訣駕鯨浪以遂東祖祭是修哀號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文祖將就黃塗愴永闕于衣冠痛莫親于兆  
域式安玉體絕望天顏

掩欂櫨畢迎奉御容詣下宮奉安



伏以明明我祖奉窀窆以既安雖離在宮痛威容之愈  
邈天顏惟肖神宇具依不勝追遠之悲敢致妥靈之告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別廟太

一宮祝文

伏以烈祖上賓阜陵告備茲啓敢塗之舊將趨兆域之

藏敢告先期仰祈陰佑

至櫝宮奏告帝后祝文

原集此首前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此首後有冬至節孝宗皇帝几筵水陸道場齋文皇帝本命萬壽觀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奉皇祖之菽塗勉襄大事近累朝之兆域敢告威

靈未遑洛邑之歸尚奉會稽之葬仰祈孚佑咸遂妥安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重華宮鼓吹導引曲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仙去龍輶遠

越岸暮山遐波臣先為捲寒沙來往護靈槎九虞禮舉

神祇樂萬世佑皇家

孝宗皇帝神主自重華宮至太廟祈廟鼓吹導引

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鉅典備彌文巍巍東向開基主

七世祔神孫追思九閭整乾坤環宇慕洪恩從今密邇

高宗室千載事如存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伏以阜陵復土既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卒無時之

哭仰遵禮典莫究哀悵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恭皇后神主同時

附謁升祔奏告祖宗帝后祝文

伏以竣事阜陵既畢九虞之祭寧神祔室實同二后之

升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實循禮典敢告威靈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

日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倣

太廟修置太祖至高宗室帝后神主祔室畢工時

前奏告遷殿室祝文

伏以班祔孝宗崇新清廟備累朝之祔室奉列聖之神

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太室鳩工爰葺禮于宮庭用妥靈于宗

祔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孝宗皇帝附廟時前告遷成穆成恭皇后神主詣

幄次權行奉安以俟同時附謁升附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奉神主以卽安宗祏致嚴安柔靈而並  
附稍遷遂幄將奠太宮惟時之良敢豫以告

孝宗皇帝神主附廟前二日奏告祝文醫原集此首前有太

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  
燕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

伏以尊祖禮嚴因山事畢用宏開于宗祏將升附于靈  
儀信宿之先潔齋以告仰祈昭鑒永賴孚休

宗廟

伏以於皇文祖既畢安虞爰攷禮于前朝盍妥靈于太  
室仰瞻列聖敢告先期其永無疆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孝宗將登清廟設九虞而既畢奉二后以同  
升永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永阜訖功孝宗升附惟億載萬年之鉅典告九土  
五穀之明神願鑒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宮

伏以烈祖上賓太宮升附國之大事其敢弗虔天之尊  
神是當先告冀垂昭格用安威靈

改元慶元奏告昭慈聖皇后承祐陵永思陵承

阜陵成穆成恭皇后橫官表文醫原集此首前有  
天慶觀報恩光孝

觀青詞  
今刪

伏以仰奉慈謨勉承丕祚將興嗣歲首議嘉名惟慶歷  
最為盛時而元祐尤伸公道履端伊邇敷號云初敢告  
威靈式祈孚佑

改元奏告祝文醫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  
壽觀設燕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景靈宮天慶  
觀報恩觀同

伏以續緒何堪改元惟謹稽仁祖致平之盛洎泰陵嗣  
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祚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景靈宮帝后  
諸陵表文同

伏以承列聖之休謹踰年之制合太宗明皇之號有唐  
實創于嘉名仰慶歷元祐之時我宋尤稱于盛際爰肇  
新于歲紀敢虔告于威靈

社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號取慶歷元祐之盛期紹重規  
仰勾龍后稷之神用伸昭告尚祈靈佑益介炎圖

太一宮

伏以嗣歷云初紀年敢後合兩朝之盛爰號慶元告十  
神之靈用祈福佑尚惟昭鑒永助丕基

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升侑奏告祝文

天地

伏以祀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今日敢  
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伏以推功藝祖既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茲謹上辛之  
祀仰瞻列聖豫告先期

社稷

伏以感太微之精風祇大祀推藝祖之烈升侑明神惟  
社稷之炳靈設豆籩而致告

諸陵諸櫝宮表文

伏以上辛穀旦大旅盛儀爰推立極之功克配感生之  
祖遙瞻陵域敢告吉期事體至嚴威靈斯鑒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還正殿奉安祝文

伏以新廟是營羣言允協爰卜太宮之右用安四祖之  
靈敢冀威神式歆典祀

奏告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祧僖宣之祀視夾室以尤嚴  
遷順翼之靈附先公而惟謹仰祈列聖俯鑒忱衷

春分前修飾櫝宮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歲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陵之  
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尚祈昭格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原集此首前有太上皇  
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敬朱  
表今刪

伏以尊居長樂方歌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啓誕彌之  
節邦家均慶宮壺交欣中賀恭惟壽成皇太后殿下德

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之內治恭儉具孚命菲質以  
嗣典恩私未報方具游神澹泊玩志清虛益觀過歷之

期坐閱後天之算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顏含飴弄孫咸

仰養任之盛戲綵爲樂惟祈箕翼之年

伏以修蘭亭之禊事方樂春陽上椒殿之壽觴仰尊祖

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願坐膺多福日介脩齡國治家齊合三宮而同慶天長地久見千載之太平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五陽日食于朔側身修行朕不敢怠伐鼓于社彝章具存尚抑羣陰以助陽德

陰雲不見交蝕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東方未晞陰雲布濩實惟神賜敢恃天休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永阜陵攢宮表詞

原集此首前有皇帝命太一宮設醮青詞滿散朱表太一宮祝延太上皇帝聖壽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念茲皇祖遠驚新穀之升瞻彼阜陵深切高山之仰恭惟尊號皇帝恢宏帝業垂裕孫謀茲當祥練之初

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謹隕涕無從

改元嘉定奏告祝文

開禧三年十二月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祗奉洪圖寢逾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

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宏休

宗廟諸陵

伏以承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敷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爲國家者尤謹于紀年有社稷焉敢稽于歲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當嚴昭告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畀多祥以興嗣歲

諸陵攢宮表文

伏以祗奉洪圖寢踰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商宗嘉定之旨瞻武王耆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嘉定元年

諸帝巨表

伏爲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先王之典恭惟謚號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戎仰賴在天之靈

益綿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爲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奉先之禮恭惟諡號皇后坤隆厚載世嗣徽音慨莫望于聲容尚永綿于慶羨式修孝敬敢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爲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朝廟之儀恭惟諡號皇帝澤寰羣黎慶餘百世望僊游而雖邈席丕祚于無疆爰薦孝思用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爲四月維夏閏式紀于歸餘先后在天禮用陳于改望恭惟諡號皇后母儀如在神御卽安永陪衣冠之游用綿宗社之慶奉承思孝奠薦惟馨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宁興思早氣甚廣近雖得雨猶未霑然遣官禱祠齋心以俟庶祈響答三日爲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垧興靈前夕敷祭祭文

嗚呼哀哉頃欣嬪御得此誕育睟盤將設何去之速情之所鍾念念羣蹙苗而不秀無乃太促一奠萬哀往從幽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永阜陵櫬宮香表詞

伏以祖后上賓尙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驚鑽燧之期遙瞻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期已久矣儼追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顧加隆而敢忘肅陳實炷用表哀誠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濱

伏以早魃爲災間有不免在于今歲利害尤深疆場甫寧流徙未復中外空匱正望有秋屬茲常暘種或未入苟失歲事何以有邦頓慚非涼久蒙敷佑高高在上皇地土靈賦俯鑒哀祈三日爲霖庶以活國側身引慝恭俟嘉應

宗廟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實甚種未入土何望收成間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之靈願垂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爲膏澤徧及遐邇迄用康年以



壽國脉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原集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

詞今

伏以社稷與君以民為重民之司命以食為天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雨又復霽傾心禱祈願垂嘉答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其敢不飭

禳蝗祝文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為災備舉禱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顧畿甸之尙繁遠邇何殊焦勞則一敢祈上帝地云后土俯念斯民既敷醮神盡屏衆多之害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焉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蝗而為孽神既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蠹而無迹庶稼穡之有成

醮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醮都邑頓清無

非昭答郊圻未免敢怠祈禳惟盡除振振揖揖之災庶幾有蕤蕤芃芃之望

零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災禱而既應覆出為虐其害愈深爰卽崇壇仰祈清昊熙陵之德實配彼天豫告威靈願垂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早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禳之亦消奈何常賜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祇祓郊丘謹修零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蚤興雲雷大沛雨澤無有遠邇均被滂沱坐變凶年復成樂歲邦本所繫惟天佑之

太宗

伏以天災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禱雨應期方幸周浹陽居大夏茲焉益驕爰卽泰壇恪修零祭稽諸故典作主侑神曾孫非涼宜致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靈願垂矜閔亟頒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比雨應  
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山川物意焦灼  
國有故典禱旱以零后土資生敢伸虔告願垂大惠救  
使百神三日爲霖溥及萬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幾  
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涼負荷至重常暘之罰乃徧黎元飛蝗未  
清雨而復旱投誠列聖威靈在天閔予曾孫以及赤子  
亟垂昭格沛以甘霖迄用康年保邦是賴別廟云雨而  
復早茲焉致  
感通

太社太稷嶽鎮海濱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爲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依今茲旱  
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徧于百神仰冀爲霖沛然四洽  
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內中禳蝗文原集此首前有成肅皇后  
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今刪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雨師既應不圖遺種  
之滋繁遠侵閭楚之疆近集郊關之內遇災是懼惟帝  
焉依願救百靈盡除螟螣之害俯令萬國咸保稻粱之

豐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宵旰齋  
心日致忱禱皇皇后帝皇地祇云  
坤元后土實賜鑒臨曰雨而雨  
隨時孚應藝我稷黍寢成小康盡彼萬物不足以報矢  
詞告謝少致衷誠

宗廟

伏以亢陽爲災幾害稽事國計所繫無所控祈夙夜投  
誠父母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靈霖霖滂沱幾無虛日  
旱魃退聽良苗勃然所在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  
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爲孚應茲成中  
熟獲濟民生幽贊爲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爲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爲國頃以旱  
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云  
禱于貴神如響應聲隨車滂沛肅時雨

若易歎為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災虔禱祠靡神不舉時雨之

降實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霑足歲事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兩師雷師風師原集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

詞今

伏以顧惟非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鑒予忱禱風雨時

至雷霆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一報敢忘此誠

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祭告酬神

蠡賊為災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賴于酬

神既隨禱以盡消俄徹空而復至人心相恐歲事可憂

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載修祀事仰叩高靈俾

食葉食心之妖罔存噍類成多黍多稌之慶還保豐登

攻媿集卷四十八

攻媿集卷四十九

宋 樓 鑰 撰

諡議

孝宗皇帝諡議奉教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

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

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

甚哉孝之大也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諡

帝為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

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繩

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

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

日月則不啻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

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虔鞏勞謙共為子職日趨朝

謁威儀肅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

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精庶政召收故老尊禮

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



綱以起偷惰之習事無小而不察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爲後則以科舉爲未盡則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爲未盛則優入仕之級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于累遷銓闈加以嚴以抑任子而又爲之限節改秩必使之作邑調舉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宰調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爲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瘞老昏繆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賊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潔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冗黜賊吏之世賞進軍功于流內長慮卻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六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民撫而有之還以爲用天威既振戎虜畏聲雖犁庭掃闕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減幣殺禮至今無煙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畧何以臻此臨政既久治道愈明物來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于蟠于天地之間智慮所

關六道四闕于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蠲復之數恐其不多傾困倒廩以濟其急賞勤罰惰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秘書省廷策貢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大小之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以立防閑治具畢張風化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兢懼愈深闕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設遺補之官其于保治有始有卒至于脫屣萬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爲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辰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羣臣萬姓所以攀號躡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諡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諡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治四國

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變無方乎妙韜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于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攷之謚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惟高宗爲天下而得人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性不可解于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日一朝之儀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宮九閨終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則衣不解帶躬自營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于口倚廬有過于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無斷身服苴麻禮盡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則哀動于左右鄰使來弔止許朝于喪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鄰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旣終因山之役旣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昇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

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御素服于乘輿尊几筵于內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欽事慈福溫青無違嗚呼茲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諡議

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于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爲后族唐室憲宗則有懿安之盛皇朝真廟則有章穆之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開寶媿壽皇生不及禕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將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諡恭惟安穆皇后柔明懿淑慈順溫恭蚤儷王藩克盡婦道設桑弧于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帶弓鞬于祿前每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迨烈祖之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欲歌流荇傷不見于令姿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窆固已嚴烝嘗之奉崇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萬世重華厭代方服大喪吉窆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遺弓之痛旣切于

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于先志爰因安穆之懿式遵成孝之規謹攷諡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安穆皇后窈窕好逑有關雎之美用心專壹有鳩鳩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諡號曰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改諡議

奉敕撰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閭久虛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誦卜吉攷正古制闕建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逑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遡日以爲明禕揄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櫛縱具禮欽承兩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稜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褒崇之典議安恭之諡祭于別廟迨今二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禮七月庀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諡南郊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攷之諡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安恭皇后共繭館之職以贊

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干裏謁茲不曰夙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御貢獻之珍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改上諡號曰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

大中

覆諡議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幾而薨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泯然無聞公又爲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諡以忠肅可謂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啟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卻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爲執政以自助二人遂竝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敵通使而爲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爲時巡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于此也公之同心



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諡法之有益于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倫覆諡議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頁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蹏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爲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如雲習于久安不知所爲平時經明行修喪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桀爲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宗爲之改容擢于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爲奇男子也帥府旣建首爲勸進之舉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敵罔有徇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往來再三忠肝義膽折服倔強和議之成爲力最多公之志蓋朱已也故每當陛辭必以乘機用兵爲請勿復以臣爲意此其志豈止于和戎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誘以高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

向仗劍以死郡邑爲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同視小廉之士其能以忠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便覆諡議

諡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諡雖功烈不見于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爲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羣篤志問學隆師親友嗜書好古若有不能自己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方無事朝廷尊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老子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途益有志于效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卽其已行者揆之以法諡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

辭

攻媿集卷四十九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

舊唐書李絳傳不載此新唐書載絳見浴室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憐人以此警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遠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尚恐不至今乃欲誣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云云與此大意同而詳約有異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諫臣論諍在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與此無異意而語句不盡同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對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爾不然臣敢數

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貞觀之治原集因避宋仁宗諱魏徵作謂事魏證貞觀作正觀今並更正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勵其羣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茲乎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羣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剛幕減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羣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徵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願何事之不濟哉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壽皇在御之日多子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九年今據資治通鑑改正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

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

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

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

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

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貞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進入宿衛舊本說進今據資治通鑑改正

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

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

于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

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

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

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

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

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坐滅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

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

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甌生獲免則

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于舊勲未嘗忘也為此不敢

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摩鈍奔走天下而

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

其平日陪從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

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

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舊勲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所

入衛者不肯偏用至于坐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

法者雖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

能成貞觀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攷陛下毓德春

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振

授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為區處臣願陛下遠鑒

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使各安分而

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為小補



唐鑑

太宗貞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唐書太宗本紀及資治通鑑令百司自今詔敕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云云並載在貞觀四年七月庚此作貞觀三年異

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

虛已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執藝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貞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銀臺通進司應詔敕竝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則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于始也今

之羣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各未聞駁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仰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寢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源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爲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曰應詔救竝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後省寢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關者大是敢仰稽太宗致治之要爲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惓惓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之文武雖曰稍疎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制焉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祖后母后于宮中見之無時至尊壽皇聖帝之事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二十八年終始不倦陛下今春過宮者再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後積雨旣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月矣都人願順日望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唐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尙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

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爲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署中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悟主聽垂憲後世仰惟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旦三詣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去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恐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攻媿集卷五十

攻媿集卷五十一

宋樓鑰撰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蘊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于春秋鑰非深于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

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旣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論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隨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鞅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論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爲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原東門遯宋欽宗諱凡桓字皆作威今更正後同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旣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

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檇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



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予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陸公之求于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旣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

能白已也

###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選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于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中壽而歿泊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鑰以序鑰鑰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

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前篇書名此書字故異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鑰何人而敢預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于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于屋壁而顏芝

所藏十八章已先行于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為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辯鑿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于祕閣之藏為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于匹夫而惡慢不可行于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眾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啓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于經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于家求為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于庶人  
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  
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  
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愚謂  
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于禍敗而羞及  
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  
鑰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  
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諄  
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  
于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在于禍患者此則無  
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  
教人之最切無過于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  
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  
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  
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  
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

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  
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  
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  
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  
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子長之慕藺相如若有不  
可解于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  
皇事近而易攻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  
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  
識宏度贊歎不足于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  
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己助廉成  
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皆當終  
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  
從曾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于  
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  
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旣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  
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

願頹年衰學落何足以預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論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闔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于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于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于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于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

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旣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于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耶嗚呼使之從夫子于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貫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其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于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誣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流



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暮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帝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警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旣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于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絳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與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羣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爲柱史許以

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羣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以內外救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聽獎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是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翰爲序論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爲之序而陳后山繼之使翰誦左丞之書則可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翰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田承君晝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

氣而屬辭贖洽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爲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旣爲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于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採長老之論搢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稟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鑰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于夔契之上而至其趨時之

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論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臚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諷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旣窮老以死其子

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剛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眞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眞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爲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爲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爲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于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

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哀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致其歲月仕宦殊爲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于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縮州麾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己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譬鏡烏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爲溢美耳居閔養病爲之校讎三數過猶未敢以爲盡方淇水李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

之因爲攷之羣書略爲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張載劉遠爲三都之訓詁也鑰先世與公家有事契且嘗受廬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沒鑰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見志銘云制使得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旣刊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竝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爲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月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士角立爭奮所長無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爲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其形葵伏仙家以爲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諸公閣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于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翰林學士棊公爲諸生出彙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爲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

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吹變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旣進天子爲之改容卽日喧傳京師諸公咸自以爲不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矣建炎二年高宗駐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爲郎明年輪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闥召試中書文不加黜玉音擊歎卽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崢嶸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媿白以爲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



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引古語以爲奇倔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于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于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爲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膝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爲多焉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煥手集公文爲五十六卷藏于家鑰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贊倅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爲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尙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鑿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爲之序鑰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旣免喪而後敢爲下筆懼不足

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倅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淮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集卷五十一

攻媿集卷五十二

宋樓鑰撰

序

薊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爲難苟未見其實行形貌言語名譽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此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于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多溢惡以爲難攷然其行事具見于已爲交游皆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薊林居士向公寔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羣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爲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僞楚之變卽移文台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聞者矍之高宗初開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植首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官公之功名及

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帥長沙金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傲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以大義不敢爲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戶遣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媚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薊林有船曰汎宅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疏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閣皂山連玉筍觀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薊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薊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

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  
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  
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  
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  
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  
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于中  
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  
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  
復衷一時名公書尺刻爲薈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  
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爲湖廣總屬分  
司九江受知于使君袁和叔變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  
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僞楚檄稿及諸賢跋  
語他日又將刊家集行于世鑰生晚雖不及拜公牀下  
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  
琴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于吳  
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熟聞高風今又盡得公  
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  
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

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  
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  
兼備體制而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  
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論庸陋不佞何敢  
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勇尚書公  
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  
上明州鎮元先輩汪下書薈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  
聞也公諱子誼字伯恭官至樞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  
師云

###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禺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  
殊庭當干戈俶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子卿之歸而二  
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  
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  
者也况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  
赫然爲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于  
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  
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史再攝西掖

明歲爲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爲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

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

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爲職也

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旣而曰施于廊廟則駭矣惟

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

從字順隨物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

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綸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

欲寘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秦陵謬公嘆惜不已

爲引吳若等例奏聞襄借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綸

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旣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

也公之子二橋嘗守峽州將赴關至上饒而歿俾知餘

姚縣又亡于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綸爲序

未及也其婿汪君景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爲言綸方

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仙又面以爲請綸何敢當獨以銜

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爲右丞相諡文

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諡文敏世稱三洪以

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光燄萬丈不容贊嘆諸子叔弼兄弟咸得家傳季默之子撤猷閣待制德孺則諸孫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鈇銘公之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追琢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鈔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爲可惜然此足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皆當傳錄而況于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尚勉之哉公諱懋德孺其字自號靜退居士



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稟有厚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賈少有聲于太學一夕奏廂有同舍投緼于梁間公時年纔十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嘘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為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為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舍人使契丹擢左史因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坐以抗強敵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紹興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選丐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為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

西山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閒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泛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以郎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珏以上舍魁決科克繼大門為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鎗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幕用之誠幸託名于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之昆仲六人文字為一門之盛兄尚書彌大未史李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宸翰有曰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從微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金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敵帥力陳禍福敵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完顏亮方圖南下令往觀

其意陳前後盟約聲色俱厲亮令以繡褥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爲之惻然因疏其行事大概賜其後具見予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概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于時其歿也苟得名士巨公爲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纔浹旬而斯文出于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臣爲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無以尙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鑰于公三子俱識于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鑰序之且曰先公早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于六藝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宮奉清燕之間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易贊之際以藁屬帛曰爾爲我傳之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概固已具于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箕頴之文參政上蔡謝公爲之序引行于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郎省能加一言于

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畱爲郎庀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爲言誠足以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冲齋之廬玩雲壑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違工部之請故爲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諡忠靖累贈太師松隱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論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爲詩文名曰詭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于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市者夸詡其美謂之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爲詭術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詭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特謙辭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爲長沙尉一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從容泛應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

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爲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察爲耶而歸自此三數十年間僅一再以歷節出終不得爲文字官以展究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員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子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沈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問與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卽響答詩文晚益高時出一篇卽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爲悽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泚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盡出而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舊殆過倍徒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于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以至從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造詣之淺深用

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漁于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政齋漫錄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曰鎰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分嚴陵之符澥字德深終太學錄鎰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里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于杯酒間亦是族也旣別去始得環溪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與之商推旣老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諡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旣以遺才爲惜欲于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齋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略求伸于身後而事有未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壘謂余于吳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

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黻王度若以身周旋從事于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事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于易禮旁通于百家而游藝于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于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于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爲言之言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于爲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早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爲言之言而壽止同于韓昌黎爲可歎也唐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于時徒以序而傳先生視愿有餘而環溪之竊而深繚而曲又豈減于盤谷所歎于愿者特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禮其別圖之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爲四庫尙矣國家中秘之備士夫家

藝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尙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翱翔未始一日去書及爲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殆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爲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後徧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鑰賞狀其行爲諱然傳于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爲三十卷俾鑰序之鑰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沐三誦而後歎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觀草之體于魯公公曰蘇長公才氣邁往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爾雅尙庶幾焉鑰于公之文不敢輕爲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寔鑰之姑之夫也其亡也鑰爲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哀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求序于鑰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旣冠而孤叔祖宗正少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爲舉子業而一意于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及見王紫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儷陳簡齋及子高輩一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藁未嘗無爲而作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于世務理之所在無所回撓歷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無益廣西論鹽法之不可輕變其爲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如五穀藥石之適于實用若其立論謂翼祖雖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爲名字及扁

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爲後法風流醞藉如晉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爲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讎校爲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鑰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可不爲發其幽光餘已見于志銘者不復載公諱正己字正之潛今丞德清能守先訓尚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旣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爲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哀以爲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強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

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鑰初謁公于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于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爲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渙浼戀粟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爲養尚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挂冠之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具于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壁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尚多俊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皆有詩聲又有名璜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從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頗誕放恥從進士舉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恐奪兩曹魁爾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矣一試果魁維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

脫兵人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公泰然念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爲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爲壻資送特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大乃復爲此耶竟不報旣不得志場屋蕭散骯髒以終其身不娶無子晚從宏智禪師于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寫照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爲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罩籬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劭病革往候之問向爲文用僧騰客爲何事曰侯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囊乃其遺藁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爲己作平時相忘方縣懶時戲調尙如此里人戴伯與權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諸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爲十二卷俾余爲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

氏長慶詩譜錄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既爲刊于集後又  
索其詩文且曰近爲建寧當爲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  
泯沒而有傳也爲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  
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于世而因仍埋沒與  
草木同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德劬  
之集藏于侍御之家傳于伯輿又因余與諫議而行于  
世茲非幸歟若其詩句之工妙文體之高勝出入古今  
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槩菴其自號云

###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剛定郡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  
行誼高潔航牕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  
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  
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待  
制俱爲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  
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鑰景思笑不答而請不  
已余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備  
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爲  
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

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  
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  
如羅漢嶺頭羅漢樹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羨  
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  
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  
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年得此于人者蓋寡因相與  
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苦與其  
兄德翁相與爲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爲魁選故參知政  
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今丞相實從之學才翁  
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嘗叩錢公以  
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爲謝才翁曰乃欲  
以此汚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方辭曰  
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舉矣強與之又不肯仕爲  
求祠祿使藉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不利于春官遂  
不爲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  
文錢公秉政亦不略爲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

日素安貧約粗給卽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挂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清談喜壘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曰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俾迎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爲序引鑰舊聞才翁之名贊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相從欣然莫逆交情久而采篤間往來都下飄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歸有云文可演論詩更工儻然蟬脫世塵中平生不復遇飄瓦兩腳何妨類轉蓬彼尙勞心論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閱徧憶憶者來往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涵水先生文集行于世多人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虜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賊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爲舊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

其家避地深入嶠南父又卒于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翁詩文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欲返本而不求于末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謂聖人無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爲詳明旣無科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胸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有自其躬行得之非真靜者能及此耶余旣爲之序又念才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龜朋追能世其家今爲丹丘人

放麴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麴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爲子傳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麴之稱至唐陳子昂感遇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麴翁后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豈不畏簡書放麴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麴子蓋終身拳拳于此者其爲人不言可知始與之同從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于荒園



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時相過清談繙書動  
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老矣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  
武之子和中以遺藁求序閱其名曰放麈子集讀之慘  
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芟于書無所  
不讀于詩無所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  
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于世一寓  
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牘若與篇隱帙  
裨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  
子有司以此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  
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  
活千人而後興以放麈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  
力于學效張橫渠體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風  
又聞其三孫頌然有立興仲武之門者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羣妙年決  
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之不爲動未幾  
罷歸卒不偶以死時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  
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

視功名若不足以浼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費產一  
不取與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  
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氣以充  
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槿籬荆門背山俯溪如  
世所畫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去則宴坐老圃老農爾  
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  
矣每取伊洛道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  
細書著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  
進雖書生舉子以爲難且勞者爲之不少勸老成典刑  
此尤人之所畏服也鑰官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  
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游息  
不出于此番易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  
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閒勝事也汝爲我序之論謝  
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  
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  
嘗庶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錄二詩以  
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論仲兄頃亦同賦有曰但愛  
窻間冬日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擊節歎賞以爲正

得我之意抑所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躡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遂于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略皆記誦其

于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

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

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爲詳密集

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

多自苟簡口口相授遇有難字始爲檢閱故謬誤者多

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首至尾殆無遺失鑰侍坐最久

粗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于甚陋者皆叔祖之訓

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興燈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

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

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秉旣孱寡合獨居郊外

先廬中疎財處客踰燈場屋年週六十而氣不衰取歐

陽蘇黃三家詩集類以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

經四寫而後成書以示鑰曰此吾以適晚景者也雖若無補然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我爲無所用心而爲此吾子其爲我言之鑰曰唯舊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偷惰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

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以來雁塔不書

者至于五紀從兄編修景山始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

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又三年而後鑰繼之大

率羣從中入上庠躡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爲之倡

兄少有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學

正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

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遂已矣門戶不

競可勝歎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粹平日游戲爲長短句

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

未易辨也其婿黃定之安道偶得殘彙遠錄之版而求

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尙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  
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餘又  
尙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篇駢儷尤  
高曾不得一日爲文字官韓退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  
制翻閱此篇爲之於邑兄嘗以爲能定未易言故自號  
曰求定齋云

攻媿集卷五十二

攻媿集卷五十三

宋樓鑰撰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  
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  
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善至于積則  
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力而後慶爲有餘慶至于有餘而  
後能備能順哉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國公際遇真  
主于龍潛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  
專國秉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綬其身榮  
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綬則賜第  
于京師挂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爲國元老四  
方之人無不以備福爲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始丞  
相事母齊國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  
回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欲冀望萬一  
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  
表其女兒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矣一門同氣咸

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嬉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  
歎仰盛事咸請繪而爲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  
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  
盛以上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爲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于禮部侍郎某以次對奉  
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羣從子婿皆盛服  
環侍行酒授饗躬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  
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  
之無出于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  
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耋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  
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  
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爲之寫照逼真烏  
紗道服前奉女兒恂恂怡怡如欲笑語雖名位有高下  
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  
望而知其俱爲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隱德八行先  
生又以奧學絕識不言而躬行旣不得顯用于世福慶  
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  
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酒

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  
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  
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尅  
核事者史氏之興始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爲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  
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  
丞相顧鑰曰子爲我序此鑰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  
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襄語魯  
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  
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太師擊而下適齊  
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  
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  
以兜離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時聚天下博洽之  
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



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  
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而況于今  
乎嘗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爲宮之法益以變宮  
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爲七聲其說甚備蓋本出于龜  
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于世乃與周官大司樂之說不  
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圓鍾兩  
鍾黃鍾爲宮如三統三正不過于丑寅而止又謂古無  
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他論樂  
者異閒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  
胡器用舞曲無所不該其間重見者亦多要可謂浩博  
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樂家之  
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聞建昌陳使君  
刊此書與禮書並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  
互有得失併爲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  
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爲南豐宰因以寄之南  
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日  
衰而氣習未除強爲少年書生事亦可笑矣校書如掃  
塵而況拙者尙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

使後來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  
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久從  
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  
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  
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遼絕而燕樂尤爲淫  
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  
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  
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敘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  
度若以累黍爲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爲律以  
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爲黃鍾得唐史之  
言而信故爲圖爲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  
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  
爲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  
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  
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  
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

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而益攷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如神解如萬寶常等人亦幾于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功已深更加勉焉必無歉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樂之書而觀之尙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伯恭甫與綸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闡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

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綸爲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管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于實善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爲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少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

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爲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直文勛邵疎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宋史藝文志有復古編二卷用功數十年書成于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爲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論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攷證精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無有異論問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脩而未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于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魏字從委從鬼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謙中爲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爲當作闇而難于題扁山谷

雖定從草諒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鑰不能作篆心顧好之陽冰新義猶爲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無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聖俞爲簿暇日以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寢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誨家漢雋等書作者不以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觀婁君之志勤矣蓋孟堅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于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旄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始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按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攷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爲盛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爲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子壽爲其表兄祕閣商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北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

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爲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詩書發身晚皆挂冠家居爲鄉里標表已而思叔長子孟堅著漢官攷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之體爲西漢會要一書疏爲七十卷目錄二卷總爲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父子間四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止如王氏詞華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莫如西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煥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年無一事不錄無一語無據條列臚分秩然有敘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目其體專以班氏爲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攷異同視古之文類與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無不欲錄而藏之不患其不傳顧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旣書儒榮之堂又銘祕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爲屬爲著其大略惟老憊不能盡纂述之詳爲有媿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名得之孟堅名筠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



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爲湖廣總領所幹官云

###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尙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天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爲薦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爲皇極經世書以爲唐堯卽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寧又略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紹運圖編年通載詮要等書最爲優焉給事中婁公機嗜學如嗜芟手不釋卷尤長于攷訂著書不一始爲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備竭心思去國二年青宮始建妙柬僚寮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尹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興亡治亂固已綱舉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報取平時所著帝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帙又備錄年號輔臣各爲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旣書其大略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閭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

掌獻于儲局俾鑰序之鑰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待徧攷史牒古今歷歷在目矣況公之持身挺特論議直諒一出于正無可議者皇上崇建國本教以義方旣命丞相爲之少傅執政大臣皆爲賓客左右勸講罔匪正人公爲之領袖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鑰何敢贅辭

###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爲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朱君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閭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年舉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攷鄉薦之額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繇大學外臺以進一舉所第率過鄉薦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爲多議論詞篇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鑰濫授于茲樂儒風之方興爰攷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刊置學官又訪其氏

族爵里別爲一編咸虛其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敬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止沿流而達于源其爲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爲此邦書之鑰也斯拱而竣

送趙廉州序

趙使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學自少交名士寓居東嘉避遠囂塵築屋城西偏環以竹樹如山中居擁書數千卷沈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無倦色潛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論兵講治道咸纏纏有端緒又自許以有用之才一時貴人爭薦之錫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敷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道山也自以家貧急養分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顧謂鑰當有言鑰曰奉太夫人輕軒遠遊嶺海撫字之外惟謹視藥餌經行佳山水有詩願以寄我此外尙何言然有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殆史失之詎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之復載穴人之言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

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誠告焉且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安得不以盡告讀之啞然笑曰是珠還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寶者必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糜石于其足而繩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使君行矣自爾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民生可樂矣當舉卮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問學該洽其進進未已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客授歷陽學子雲集凡經指授多所成就富路諸公非無知己尚爲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爲大篇後亦爲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爲此來日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爲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箴之言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

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實也實至則名隨之非可要于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違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于外者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于我者則無止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不足雖欲逃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姑以進身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爲大魁中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愛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爲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爲難仲景一書千古不朽蓋聖于醫者也本朝累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蘄春之龐泗水之楊孫晁張銳諸公未易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人書尤爲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爲士而習醫自號菴野人以活人書爲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齒駸駸不欲爲私

藏將販行于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異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爲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卽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爲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于古典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子所著可輕善乎因併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爲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于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興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

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與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鑰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摹倣先生時猶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迺出人上視瞠乎若後者

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主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闕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為韻韻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或有一字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寘之送聯如以禮為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遭于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鑰服膺

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鑰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筌蹄而已亦不求傳于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鏗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為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亦賴此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祕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于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笑曰黃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宮海藏之所祕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

外見于餘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  
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他日一登  
寶所悟明本性筌蹄且將忘之而況此乎聽曰唯

聽老語錄序

余頃投閒門可羅得有僧以徑山聽老書來求寺記甚  
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聽無半面身隱言遂何能屬文徑  
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欲與瓦礫爲寶坊兩宮賜  
予檀施山委舊觀鼎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閨之英  
爲之登載顧乃訪老朽于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寺倚神  
龍爲命率衆致禱胖纒昭答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爲  
之辭晚歸朝行始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遇忽已亡  
矣其徒集六會語刊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  
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  
皆古德之光明傑特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光晦菴以及  
師其相付囑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所付  
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巨耐  
吾宗滅汝邊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子時搗塗毒鼓叢  
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自雪峯來此山法

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爲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  
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攻媿集卷五十二



攻媿集卷五十四

宋樓鑰撰

記

中興顯應觀記奉教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鑰顯應觀爲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爲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已而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旣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邇奔走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旣去謁祠下神馬擁輿舁蠶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于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于城南尋徙于西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爲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鋌旗蓋勢若飛動敏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爲崇祐館以處羽衣之

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旣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鑿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誠不可以無紀也竊攷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諱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

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覲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弋編錄神之靈迹五十餘條傳于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眞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者尤見其本于爲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爲爲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庀此職宣力于觀爲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啓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嚮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馬乾道六年遣使賈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介而下相率望拜于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于西湖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摭其始末之實爲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愛于桐鄉使葬我于桐兮必他時之奉嘗繫神之仕兮于滄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于舊邑兮歿又冢于其旁神之既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

信千載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詔錄兮載顛末之爲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于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祐于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啟祠宮之百楹兮竊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灑奎畫以寵嘉兮粲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陽而默相兮鞏國勢于無疆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禴禴偉明神之英烈兮夫豈斂惠于一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機槍而參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于八荒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夏擊鳴球以至鳥獸蹀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

書皆以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爲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替至三百人眠聯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已缺其觀于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于行道未始不切切于二者故問于老聃問于萇弘止以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爲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太師擊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亦多不得其說擊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夫人而能知之至于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焉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旣多廢樂尤失

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特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復古蓋其本已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秬黍之末爲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于世禮尚可攷樂亦名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歷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追駐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爲敕令所又街之東則爲容臺尙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閱習則列宮架于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敕局中廢遂遷焉中爲寅清堂耽耽夏屋于是爲稱法惠旣廢爲懷遠驛又以爲臺諫官舍敕局再建于寺之舊處而容臺不移于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久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爲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旣丞冑監又轉而丞于此時司農太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于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出納之都下之煩求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扶勤者或醜酒以勞百堵皆興衆

役競勸始于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內外堅鞏丹堊輝華于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于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曰飲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濟而澄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樽節之有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勲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又欲爲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柎復以爲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于余余自念老矣豈復爲文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于其間茲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學工辭章沈默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劇邑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同僚協力以隳登茲不自以爲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于爲而于其尚可爲之中卒至于不可爲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爲壁

記謂後世以儀爲禮以器爲樂其于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寔非六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于古者乎

###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爲龍顧之山于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爲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爲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圯頽垣成蹊蕘牧無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寺丞沈侯被選來守仲春行祀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于燬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按圖籍斥地之舊線以周牆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什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壇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兩師居西亦各爲壇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爲燎壇于風師之東南壇外稍高于諸壇于是悉徹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爲祝饌待事之所

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爲齋潔之地其途北出表以二柱  
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于六月朔旦又六旬有七  
日告成糜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  
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鑰書之鑰聞古者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廩廩乎循良  
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  
間有鬱攸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于神無所  
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  
佩琮琤豆籩靜嘉神貺昭答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  
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  
而致力于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  
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于是太守王侯承  
甫以書屬余爲記且曰澧之爲州始于開皇後雖廢置  
不一而柳河東謂自漢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  
則在唐已爲名郡國朝建隆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爲  
王士乾德二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西連施黔武

陵在其前江陵在其北爲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戶口  
滋蕃歲輸米以斛計者十五萬養禁旅至三千有畸盛  
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倡亂加以劇寇一再攻陷民居  
官府蕩爲埃煤因以饑饉幾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剪  
除榛棘招集流散僅復城郭之舊今六十餘年矣米輸  
猶不及盛時十一屯兵百餘人而郡治尤偏小黃堂之  
前重門相去不能尋丈外逼郡城又有酒壚相直纔于  
東偏啓一門以通出入心竊隘之訪諸故老或曰酒壚  
之後舊爲城門兵燬以來閉塞至今倘闢而新之郡之  
氣且伸吾民其庶幾乎士民援以請爲告于部使者始  
作新門酒壚旣遷斷其故基則古堯宛然言益有驗節  
費以爲貧募民以供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  
上建華屋卽前日之外門爲儀門而撤其舊于是治事  
之廳始得軒豁寬敞而前無蔽障得以挹蘭江之秀俯  
仙明之洲經始于去年之十二月庚申至是訖工合樂  
以落之氣象煥然頓還舊觀不敢自以爲功也要不可  
以不紀余因爲之太息曰今之爲郡者或能以廉白自  
喜則于營繕之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不問其



事之當爲與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責若此樓之子澄陽是可已乎余與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爲世姻侯之兄弟皆承清白之傳侯里居時恂恂然一長者而莅官遇事人有難及清川劇邑談笑辦治茲試彫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振起固陋興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又攷之地志是邦有浮丘子採藥之仙蹤李羣王誦書之遺跡又楚之申明以忠孝著晉之車武子以學術顯皆其郡人也先是層城橫前重扃壅底士氣亦因以不揚是役也豈惟于陰陽家之言有利于郡其必有秀士爲時而出者侯于是時勒撫以致其庶尚儉以益其富闢庠序以教之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寔復承平之盛而賢能以興實自侯發之侯名正功四明人承甫其字也

### 真州修城記

真之爲州未遠也自唐永淳中始析江都置永正縣南唐爲迎鑾鎮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以聖像一鑄而成遂以名州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建崇江湖水運轉輸京師歲以千萬計維揚楚泗俱稱

繁盛而以真爲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泰之鹽沂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爲淮頭大都佛狸之駐瓜步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洲去此無數十里郡居二者之間故亦再罹兵禍朝廷以保障之未固屢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爲設險之計林君伯成興役于前及四百餘丈鎮江游奕統制郭君起繼之僅八百丈雖務欲速求底于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潘君被命出守當兵荒饑饉之餘幾不成邦旣屬以勞來安集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摩撫左餐右粥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切身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爲廢此意乎乎上下通于幽明斯民感悅頓有生意和氣致祥年穀順成劭農通商寔復舊觀乃大肆其力于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四百六十餘丈基厚六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七騎高二十二尺浚濠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女媠易土以甃凡鵲臺礮臺武臺角臺雙城馬面等堦結堅緻金湯之固巋然與維揚相爲長雄足爲邊庭之壯觀旣又興造葺理自儀門黃堂凡官府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爲屋二百

二十六楹郡之內外爲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庚費而所用不費不復有請惟以榷酤之餘及撙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郡之井市與清臺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欲如瓜州之城荆爲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余追記未冠時侍親泊江干登鑑遠亭訪之居民指其前曰頃有閩市悉墊于淵江外有沙洲數十里雖隔皇天湧之風濤而激水北來相侵未已不數年間之宦游者則鑑遠亦爲壑矣是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不足恃岸旣善隕不知所止又何恃也將爲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增葺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甕出于帥漕二司而工役則又金陵戎帥任之以躋登茲山陽歷陽大率類此今是邗城郭雖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墮圯尚須隨處補苴又別儲二萬緡豫爲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防則當與揚廬和楚嶺薛相貫而掎角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紫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延俱爲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

輕財重義君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解于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日無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稱之今則江之南江之北草木亦知君名制帥旣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論莫不以爲循良之冠君則退然卡嘗自足也使守邊者誠心體國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僚以郡人公言求記爲書大槩尚勉其成云君名友文字文叔婺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爲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邾鄆而是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爲椎輪之始蓋寶元初祕書丞于君房爲宰以石夫人之廟爲縣學自爲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爲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于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爲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舜復新之于今五紀棟宇寔壞地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

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曰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速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禱愈木賑給政成欲去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于衆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澹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賈不貴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于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說之堂挾以直廡傍列諸齋庖滷膾廩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餽爲之文今旣崇成又託以記鑰世居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實元學記預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

獲命敢告于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躡儒科登臚仕使吾邑簪纓日盛爲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是始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蓋庠序所以申孝悌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于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效不爲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放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悌爲先此義旣明則凡學于此者施千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踰躓濟濟化及里閭寔有不負戴之風幾于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是觀美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惻惻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飾吏事首欲興學迄于有成邑人紀之實鑰之同年生也

###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羣舒之地于今最爲佳郡灣皖之勝欲游而不遂見從宦擁麾而之焉者輒企慕如登仙然嘉泰二年嚴

陵詹侯下車以寬明之資臨淳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以無事顧謂僚屬曰官府俱飭而黷舍不稱茲不可後乃卽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于紹興八年中更繕修歲久圯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訖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躋登茲願有以紀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書來余與詹侯俱壻王氏而侯爲尊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績而飾以儒雅澄江旣以政最帥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變巴夷如鄒魯翁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他事而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以報之侯非有望于報也惟爾父兄相與率其子弟益進于學亦因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爲輕重文翁旣祠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高大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瑜以文武才略獨步江湖問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爲國家用如前數公豈非侯之望于斯郡者尚勉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西峙武昌夏口鼎立

相望其在皇朝王蘇二翰林一以州馳名一以坡自命皆千載傑特之偉人竹樓雪堂旣壞復葺風流文獻至今增重近時郡太守博士皆不輕其選秀士亦彬彬出矣建炎兵燬以來秋賦多附他邦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陋就簡萬貢闈于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旣非所以作士氣而學宮寔以頽靡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承開禧兵戍之餘日不暇給首謁夫子廟嘆其弗葺已甚未遑他務與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又近不可復蹈前轍亟相與謀得驛舍遺址鳩工調度分委僚屬創貢院五十餘楹庀工于二月丙寅訖役于五月己丑重門正廳攷試分位左右長廊庖漏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五百萬米二百斛悉出于撙節之餘民不知役工不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謂承平殆亦不及士類歡奮氣象振發且請記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來委且曰去中秋才月餘願卽爲屬筆以慰千里之望余爲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月評以長者稱兩乘貳車而後試

郡撫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辦如此高氏蓋名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錢塘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先侍郎首爲國子司業豈惟文行經學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繩具舉未幾車駕幸學擢貳儀曹至今四海尊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爲政彫郡知所先後士子尙勉進學業以稱使君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靈實寵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敬大夫云

###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爲孝宗皇帝龍潛之舊雖宦游不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聳秀武夷諸山皆非塵境蓋八州之門戶也鍾爲英傑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氣節秋賦動踰萬數薦送率八十餘人儒風最盛學有生徒三百分十二齋猶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寶謨閣直學士諫議李公鎮臨以來治行稱最百廢具舉功利及物不可以數計周知而尤篤意于教養顧瞻府庠悉加葺治猶以爲未能甚稱樂育之意謂晉范甯之守豫章大設庠序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心實慕之乃捐俸錢三千餘

緡度地于學之東西兩隅廣爲四齋鳩工于嘉定三年仲冬朔日訖役于明年二月之望飾廊廡厦鞞飛跋翼名齋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于官敏不及于民增弟子員又廣田疇以豐其儲舉郡之士歡奮感勵咸請記之公學有家傳伯仲競爽且素號博洽富于文詞不以自有乃列致郡博士暨學職諸生三百餘人之請貽書以屬于鑰顧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爲之言曰諫議此舉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齋之義其待學者尤深矣是四者出于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過于是道者百聖之所傳非可以須臾離不志于此則易以流遁必至惑于異端德者誠也經之言德必以僞對之以是決知德之爲誠據此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苟能依之形于參倚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可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爲可輕是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技藝乃禮樂射御書數古所謂六藝是也稱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設教及人之幼少其淳未



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爲全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號爲武事數亦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學謂小年所當學非曰學之細也洒掃進退尚由此可以上達而況六藝乎苟能盡力于三者而游于此則爲士庶幾于備矣學者其毋忽于名齋之義勉而進之以答諫議之賜豈以科舉利鈍爲吾儒之盛衰耶本朝庠校權輿乎睢渙嗣音乎郊廓寶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至慶歷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教授一員諸郡亦未之有元豐又賜田十頃則知是邦之學國家最所屬意尤在他郡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旣多乎是又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此比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爲學當有幾所而謂此爲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議及多士之意若公餘詣學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鎡何敢贊爲之辭

攻媿集卷五十四

攻媿集卷五十五

宋樓鎡撰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爲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僊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戒又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爲著明張南軒已謂無可言者于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元六年觀遭火災祠宇灰燼巨石皆毀裂大鐘亦融液不可尋而公之碑獨儼然人益敬之太學甯君居麻姑山下與觀相望慕公之爲人以私財撤而新之求記于余又以李盱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雖不識甯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工部尚書何公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皆建一閣于觀門之西藏書萬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之舊因亦與甯氏游且促余記之魯公事業載新舊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貧詞獨惟公旣親爲僊壇記真有意于神僊之說故附會者亦衆

姑以爲作尉時或謂子有金骨可以爲僇又謂希烈使人刺之公曰吾服殷七七丹在頂解金帶與之故得縊死而全其首領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無所取信固不必辨觀公視烈火滿坑忠憤一發徑欲投其中賊徒球而得免當是時豈暇顧身首之全否耶因誦平日所聞以授甯君使刊之以祛世人之惑亦不失曾張二公之本意又與盱江一賦詞旨暗合云甯君名式聚族頗衆又多爲儒甯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于廣德則已具見于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于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暮甘藿粟之味旣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海隄數百里在桐川爲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嚮以養士去又嚮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

第一等人而儻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于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旣奉公之祠則爲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鏞旣爲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爲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鏞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

###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歷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于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莆陽吳君泰初新之起于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復還而有加焉求記于郡人樓鏞鏞以史牒攷之公爲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爲文章率三日一治縣事垂意斯民爲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又刻善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子鄞厚矣觀經

游之記皆爲農田而行歷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  
孚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爲  
政可知詩文之傳于世爲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  
生鑰之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與之定交是以教化興  
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鄞及憶東吳太白山等詩則又知  
公之戀戀于鄞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于鄞  
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  
下豈以爲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  
也故尸而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  
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于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爲  
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  
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爲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  
君廣孫求記于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筮之地  
也舊有此樓碎于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攷之  
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于文集則  
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

不可得而攷矣公受知于東坡王荆公本欲以大科發  
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  
藏小錄淮海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  
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而不一語耶則公所  
至必有詩文不應于此獨爾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  
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爲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  
人想見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  
大海浮天浴日之波殆無津涯大江自東而南西抵郡  
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舳尤爲壯觀北有蛟門  
招寶伏龍之山南有長山太白諸峯一覽而盡得之此  
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耶公未第前  
一年嘗自題其閒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稿于囊  
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于理者輒刪去之豈後來亦嘗  
取少作而刪之耶陳君元樞之子宦學有家法知所向  
慕故一官雖小慨念前聞人而興斯樓及瓜且去矣必  
欲記此余旣喜其意因又念一時諸公與公同時秉鈞  
怙權富貴隆盛者多矣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  
同歸于盡彼或甚達而民無稱至有搢紳所羞道者公

以軼羣奇才爲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凌鮑謝壯猶碩  
畫直欲鞭笞二虜而困于煩言陷于黨人僅得一校勘  
黃紙書籍爲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州監處州酒竄  
柳及橫雷坎壘流離醉臥古藤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  
聲名至今暴白家有其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  
地了無片言可尋猶爲士夫愛慕如此然則士之立于  
世可不知所擇乎鶯花亭詩祭酒芮公國器一章最佳  
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  
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誦而悲之因併記焉

東萊呂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  
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爲人師表者  
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  
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先生爲文靖公之七  
世孫自正獻公而下名德繼起又爲文清曾公之外孫  
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  
林公之奇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羣書究通千  
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年二十有七

禮闈旣擢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聲名震于都城鎗旣  
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爲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頽然  
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斂焉不惟使人意  
消欽嘆擊服雖定交于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入館  
學鎗在敕局又鄰居于百官宅聽教爲多亦嘗造婺之  
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年而再造焉則公已病  
矣嘗爲之歎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  
稱物平施庶幾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間萬物自書  
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  
迂盡排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于甚愛惜士友如待子  
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于察著書  
立言粹然一出于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于州縣亦  
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于  
聖賢闢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爲  
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  
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于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  
觀之側八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  
多四方學者幾于雲集橫經受業皆在于此晚始買屋

于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為開禧之三年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于郡欲以舊居

之半為堂以祀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

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繪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

潘君頤孫實董斯役郡寮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庀工

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為屋纒十餘

楹外門五間祠室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為一堂扁以

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為後來講習之地後為遺書

閣以庀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圖範近思錄春秋

尚書講議家法祭禮及他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

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與其同門友生謁

記于鑰感念疇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函丈亦不謂公

之蚤歿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雖欲一拜祠下而不可

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

之像如在左右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

以稱賢使君所以風厲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

乎先生諱祖謙字伯恭其季曰祖儉字子約確守素業

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貶死江右主上更化念其困

于權倖之手贈直祕閣澤一子學術操行亞于先生恐久而泯沒敢牽聯書之

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彰聞浙東部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某月甲子有旨除直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阼以來垂意民瘼郡太守以異等效膺不次之寵實自公始四方流傳莫不聳動而公之名益顯吳門地大物夥郡務又十倍于西安舊嘗聞吳中士夫言吾邦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牋書理財賦聽民訟分典之乃可辦治雖若戲言蓋甚言其日不暇給也公精力絕人年侵而彊直不衰今蒙天子親擢以平日臨事不苟之意窮日夜之力以從事于簿書期會宜視前後數公愈勞而無頃刻之閒然下車未幾而治聲已隨舟車而東矣一日貽書于綸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更郡守一百五十人率有繪像舊在齊雲樓兩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內相出守嘗建瞻儀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參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年繪事故暗裝潢浸以彫脫欲盡圖于壁間良工名筆一開生面而以舊



像度之閣上庶幾可久子爲我記之鑰暗曰以繪事爲甘棠固他郡所無于浩穰膠擾中公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兼數器之才寧能爾耶舉此一事可以知公之政下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鑰祖父宣和中嘗以徵猷閣直學士爲守遺像在諸公間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某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于郡人樓鑰以傳記圖經參攷之孝子諱黯字叔達一字孝治會稽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供養甘果美味奔獻于母母甚肥悅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母旣葬斬寄首以祭公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爲郎不就以壽終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于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傍又以溪名縣母反葬于鄞郡爲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

世祠之城之祠宇卽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于廟鑰親訪其墓宰木猶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不言爲郎之詳然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也吳之虞翻稱其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以爲會稽英俊之首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亦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鳥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仲舒漢中大夫嗣孫字春領廬江太守世爲郡中名族旣不可詳攷又言環堵已蕪遺記將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不得見矣若董孝名鄉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號純德徵君或云起于錢康憲之請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發于至誠自不可揜生蒙和帝之恩越九百載而膺章聖之寵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哉唐神龍中有張孝子無擇墓在慈溪之虎胛山結廬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比郡中有揚孝子慶自紹聖至宣和刳股割

乳以愈父母之疾者至于五六卒旌表其門孝秀相望蔚爲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間盛君次仲爲令嘗書董溪事于碑下建炎改元林君叔豹祠于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攝邑又崇大之爲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母于內今三十五年矣寢以圯壞朱君始至進謁慨然以爲此蓋風化所繫宜爲先務顧荒陋如許是闕典也君旣以儒雅飾吏剽決如流縣務畢舉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舊增闢首捐俸錢助以餘帑斂不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見輪奐之美而不知役莫不驚歎稱服又率邑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于無窮皆可書故備書之

嵯縣嵯浦廟記

剡壯縣也兩火一刀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跡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圍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兩山相向愈迫刻之水易于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爲壯縣也西曰嵯山巨石突踞水上其下曰嵯浦巖壑奇聳尤爲勝絕溪多積沙深淺不等惟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爲幾尋丈潭在石下

爲羣魚淵藪相傳中有神物無敢觸犯亦險絕之地也上善濟物侯廟貌像巖毅夙著威靈據山瞰谿稱其爲明神之居谿通曹娥大江山爲台越孔道舟車所經無不致敬吉凶響答求夢尤應遠近以雨暘祈禱蒙賜爲深時節報謝者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駱氏世爲廟史有吳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士何淹爲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爲記亦云侯姓陳氏爲台之仙居令始過此陰有卜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拯之復溺死焉自爾顯靈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酈道元之注水經出于後魏已言嵯山北有嵯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克敬焉若相盜竊必爲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況台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四年始改爲仙居不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爲永安縣令後人誤承仙居之名耶正如磁州崔府君國家奉之甚嚴會要以爲後漢之崔子玉孝宗聖德事跡謂賜名從玉從愛蓋以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昭陵實錄乃謂唐貞觀中滄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亦有謂靈

祠間有以剛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與臣子不殊也建炎時敵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觀文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期是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樞筦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爲請慶元改元賜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爲一鄉之老既募衆力新其祠而鎗之子瀟適爲丞介以請記惟神之姓氏事跡著聞已久瀟又能道祠宇所禱之祥且將捐私財而刻石併爲記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槩先以十萬錢市材魏君以宰木助之周令君悅取以建殿宇始于慶元四年十一月成于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君也

### 桐廬縣桐君祠記

荊州多荆薊州多薊豫章以木氏都酸聚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古有隱者採藥求道于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爲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旣以爲縣又因以名郡焉大谿澄澈橫其前又一谿出天目至此而會一山巋然聳于谿之東

林樾秀潤號小金山上有祠宇肖君之像蓋一方之絕境也新婺州貳車詹君又民以書來曰家本嚴陵郡中慕桐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蕪廢思有以興起之未能也邑尉趙君某公餘爲一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登載傳後求記于余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曾不能登嶠嶻以致一鴈之薦徒誦盧公贊元招倦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者正欲逃名于世嚴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于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干隱于唐又以詩顯桐君不知爲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旣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 建寧府沖應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耶無耶不可得而知也以爲無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之而不得故以爲必無之殆未必然以爲有者則指傳記以爲信傳記雖多夸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無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內相志夷堅言建之周生事以爲丹欲成而失之出神往求而魔又困之勸家人火其尸而無所歸又謂其山

此不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淺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學士院權直真希元建人也爲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于余且示以真人之弟待制公所爲行狀及閒樂先生陳公師錫容臺何博士去非所書陳何皆同鄉始未甚明始知內相得于傳聞而未見此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旣授之又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文公之孫亦有隱操相與枯槁于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猶未至于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遇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靈響水旱有禱至今猶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祈禱之明驗聞于府于監司以徹于朝封冲應真人舊有祠宇因而興葺以侈上賜而真人之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近閱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私于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特多人才方興而未艾蓋不止神仙道家之盛也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溫台粗窺東南之勝欲入關而終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將隱于四明山中望建安無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旣爲書此且囑希元併與前三公之文刻之

攻媿集卷五十六

宋樓鑰撰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蒼顏白髮目光瞭然者心竊敬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揚笏相向字呼我家少師問于君何屬鑰拱而對曰先大父也因言在京師時相與游從如昨日事媿晚出不及知自爾時時造門聞話言祖宗承平餘百年事之廢興人物之賢不肖內之朝廷典章近之干戈轉徙之詳歷歷言之嘆擊不暇若宗正屬籍之盛他人按圖莫能究舉以叩之了辨如響年踰八十視聽不少衰氣節剛勁門無雜賓獨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鑰曰予家素貧僑居佛廬他無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承日近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榜以遺老子蓋爲我記之鑰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遁身以逃鈞黨之禍晚焉著書詞思遺老顧豈得已公以當世宗英管驅馳戎馬間得敵要領歸報德齒俱尊爲趙氏祭酒

名堂之義不應處此漢子政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盡今天子廣覽兼聽無間疎戚親親賢賢尤所篤意間平之懿迨無遺賢公于古事今事問無不知豈不能爲更生之爲而以臺卿自處耶公一笑併以爲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畝所舊有一堂以溫陵曾魯公嘗爲之字名曰裘繡歲久圯壞知縣事歐陽季思伋撤而新之前軒後廡又爲亭三間以臨河上巖桂官梅分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堊煥然經始于慶元四年孟秋落成于十月之望求名于余爲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爲郡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公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爲繁碎爾此士夫均所當法也君承家傳爲江右甲族而今之在仕版者才一二君仕中都以才諳自見諸公貴人薦之朝來治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爲法乎因爲書其扁記其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風重民爲



之困官不勝繁君能以剗劇之餘力及此且再書攷矣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之言可寶萬世邑之民其庶幾乎或曰隲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逮寬簡之說果可行乎曾不知爲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晝而垂簾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爲青州揚州南京皆號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間官府如僧舍豈非明效大驗乎文忠之宰夷陵爲至喜堂記有曰聽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君子公退之餘吏散庭空休心亭中以養吾之神以待事物之至惟寬與簡將自此出本無二道也

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甫洪爲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旣喜葛君知政之先務又樂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又欲爲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商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說者謂斷斷爲相遜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頌白者不頁戴于道路矣夫洙泗之間行者相遜何以爲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預于道路之頁戴者及究其說漢地理志云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衰也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爲此也孟子亦謂孝悌之義旣申則頌白頁戴者少者自當代之矣噫後世教養士子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爲庠校之盛衰者與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以漁鹽爲業近歲儒風日興而猶未盛葛君欲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余從弟鏞尉東陽而歸余啓得人之問以容甫爲稱首茲爲鄉邑治聲卓然又將興學化民以幾古人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爲者齊變至魯魯變至道顧不在茲乎鏞旣爲之記而命鏞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君會方禱雨相與過恕堂上蓋縣齋便坐且折獄之地也棟宇一新而戶冊

不稱令請改書之且出舊記相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用于此也孔門之徒最爲善問子貢猝然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亦難乎其答矣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他而曰其恕乎茲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日踐履之實故其言藹如歷萬世終無以易此又從而言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哉恕乎曰違道不遠曰求仁莫近一貫之傳亦曰忠恕而已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爲恕大率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爲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天下豈復有他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而輕其筭筮追科而緩其節目是皆恕之一端何足與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學道則愛人人能言之小人學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說者此亦恕之說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心如下之心安得不以愛人爲務小人役于人者也以其心如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令君坐官舍而有以謁入者心欲卻之苟曰彼之來亦良難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相告耶則吾之迎之也必不以爲憚驅車以出謁欲見主人而不出心必愠之

苟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用寧復有乖爭陵犯之患哉令君曰所未聞也方欲以記爲請願徑書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曰邑有吳氏懋者既以一力葺理牢戶內外俱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願託名焉令君名彥縮祕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爲邑中建惠政石橋分爲雙洞壯麗絕出吏民以爲昔所未有誠信及民上下響答此堂其餘事也

### 沖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具載禮經聖人之用意深矣陽羨周孝侯廟碑後有宗簿宗尉溧陽史氏舊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蓋是時宗法猶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爲之若有司然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爲農者故譜尚存自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詡吳之翻凡有名于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上于朝而名臣爲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他悉類是聞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

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閥閥今則亡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鑰嘗讀而重悲其言故族黨雖衆縱不能與之如同氣率體老泉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學問冠百家而至性尤爲絕人東坡先生文之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其見于詩如食蓮有感等語皆藹然仁義之言于元明知命情義尤篤晚謫宜州患難極矣學道純熟不知有死生之變與再從弟靖民判官書有曰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其實相去不遠辛深念之嗚呼此言之發出于中心其視羣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之間祇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厲風俗可以寬鄙而崇薄聖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諸孫肇旣刻之石名曰沖和帖又建堂于家仍以沖和扁之皇太子爲之大書肇又求鑰爲之記顧軌轍之詞何

足以發竊嘗佩服斯言故勉書之舉以才業之美由郎曹宰掾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他在仕籍者多以治行見稱故家簪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黃氏者茲非沖和一枝之餘慶耶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爲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強王室如今時令諷子崧子晝子直皆列之法從或紹爵郡王士樽士錢等又皆極祿位之豐更化之後首擢令矜襲封安定獨殿諸老寵眷隆渥特許非時見晉安郡王倡和動盈卷軸王聖性高邁學問夙成篇章璀璨屬聯尤工其間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爲華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受內禪而令矜不及見矣一子子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以進孝宗復親灑翰墨題其一云朕在藩邸令矜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子覺今標軸來上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此卷皆朕與令矜唱和詩令矜亡矣覽之愴然先是祐陵朝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于時而又學佛超詣每謂與吾道合令矜舊與之相好得其四書俱是理

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甚衆嘗以進呈孝宗又書其  
後有曰觀江公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脫生死佛道蓋如  
是歟超然居士果能允蹈卓爾不羣信乎宗藩之領袖  
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舊諱至十有一  
超然蓋令矜自號也子覺之長子伯禽祕藏于家亦謹  
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濟舉以示臣鑰敢整冠再拜而  
讀之仰而嘆曰皇乎盛哉臣子之家寶先日所得奎畫  
者有之矣未有炳耀傑特昭回之光連篇累牘如此之  
夥者也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學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胸次豁然中間嘗以客得禍終不自悔惠人  
利物不負公望之言寓居柯山臣外祖太府少卿汪思  
溫爲守與之友善公望所謂事事方便物物利益者外  
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璩爲監  
征公知其貧而廉貸私錢三十萬以濟臣家之歸先臣  
一介不取雖已償之至今懷感終不敢忘此固公之細  
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濟將取  
清芬二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于臣臣老矣學落  
不能馳騁于藝文之圃輒直書始末以著君臣相與之

深庸詔後世爲安定子孫無窮之榮且以見前良議論  
詞采更相映發爲一時文獻之盛云

###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南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見山處皆  
以得名于斗野山在他郡何算自泗上南來者望而首  
得之故米寶晉有第一山之詠儀真西北登高見建鄴  
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而千載無頌略之者六一居士一覽而得之撤僧  
廬之敗屋作爲斯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以爲占  
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而王荆公亦謂一堂高視  
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人而發滁之醉翁峽之至喜  
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士夫往來喜至其下  
自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蕪城九曲之舊一本作風  
琴室之舊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峴蓋山之小者而  
其名特著豈非以其人哉羊叔子與杜元凱是已亭屢  
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  
幾是耶然而物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圯壞  
直史館刁公約新之沈內翰括爲之記紹興末年廢于

攻媿集卷五十七

宋樓鏞撰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既至絕頂而地始平曠四山  
 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所從來出山之  
 兩腋而會于前徑赴大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  
 崖飛雪千丈洞心駭自勝絕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  
 縣占以來登覽之士不知其幾眩于創見何暇擬議絡  
 興甲子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于萬象  
 之表謂水去太亟屬寺僧以田爲池使二流匯其中寬  
 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千畦渟玉雪不  
 妨飛練掛丹梯讀者噫之而四十餘年十易主人咸聃  
 昵以爲難淳熙十一年足庵鑿公禪師既至百廢修舉  
 取莫公之說斟酌之八月己未遂興畚鍤池深一尋縱  
 四百三十尺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橋爲闌腹  
 水漲落而閉縱焉明年二月庚子池成漪漣拍隄渟澗  
 如拭千巖倒景空明相映道俗欣嘆見未曾有禽魚下

兵燬周貳卿淙起其廢而洪內翰邁記之近歲趙龍圖  
 子濛嘗加葺治鄭承宣與裔更創而增大之開禧邊釁  
 之起環揚之境本無侵軼而庸人債帥畏怯太甚始以  
 大言自詭事未迫而欲避遽假清野之名縱火于外負  
 郭室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爲荆榛瓦礫之場于茲數年  
 矣嘉定三年寇攘既息而早蝗饑饉之餘瘡痍益甚皇  
 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方以閩漕之節僭  
 次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于揚遠繼叔祖龍圖  
 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疏目恩威並用教條井  
 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不聳而年穀順成寢復樂土之  
 舊郡城堡此下各本俱缺



上咸有喜色師問名于雪窻張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謂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下一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滯或泄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建瓴山之氣與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靈之氣得以扶輿磅礴于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微之士深藏若虛出于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利而已哉襲嘗一再游馬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囷自不惡惟積雨暴漲則尤爲壯偉可觀顧安得每每如許及今過之既坐亭上徐徹三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震疊素蜺萬數哮吼層出真天下之奇觀也始惟見寒莎野卉紛駭相應少焉覺兩涯石壁亦爲之低昂不已此非親至其上深曠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莫公止謂不妨飛雪之勝不知此池之成關機闔開乃大有功于瀑泉也足庵傳洞下心宗精鍊刻苦等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傾動緇白數主廢刹皆立興之壯年嘗出力于此以辦衆緣晚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支傾補匱猶懼不濟乃于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百萬外不以謁

諸人內不以毀諸帑傾囊倒篋一力爲之信有大過人者是役也僧德宜實相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矣故併書之以告來者云

###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與佛之學行于世尚矣未知孰爲輕重然以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數而佛廬至不可數何耶蓋嘗問之歐陽公矣大略以爲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靈仙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輿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于其徒者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山穹然秀出此爲最近者名曰望春舊有靈波廟以祠白龍政宣間有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于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祖父少師典鄉邦因湖之淤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亡慮四十萬斛父老以爲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遠居之于是觀宇益興廊廡略備思遠澄心鍊氣得黃

老之眞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嘗之京師有運船數百千艘欲絕淮而湖不登爲作法于其埂未幾湖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發運使以聞救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盜發清谿旁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無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手書扁榜以寵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功今知觀吳若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氏兄弟相與出力興造又得符氏劍倚嶽行祠于山麓遂爲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力而賢于其徒者矣論自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何君猶記其道貌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吳嗣法子何爲孫行厯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爲能負荷者故與之游一日來請曰觀之與才六十餘平懼無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久不久正不在記而況此散滅之文乎世之棟宇有傾民力爲之欲爲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幾不能以一瞬山巔水涯結茅累甃或遂化爲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予以爲今之琳宮業

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禍搖曳其間者皆固然耶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凌致雄盛者雖曰有數亦存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蓬萊之興或作于前或繼于後以膺登茲歸語子之徒儻能念其羸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無窮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爲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于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眞跡實爲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于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郢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爲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于衆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之名且將振耀于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

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爲高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爲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窺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爲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爲久遠之計皆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朴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有闍于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利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爲第一游宦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于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歎皇子魏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歡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鸞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于上會稽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庵懷敞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刹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爲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

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爲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屬它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于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于境內之山始建于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于人見者樂施以迄于成凡爲閣七間高爲三層橫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衆楹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爲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爲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丈舉千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閑翬飛趾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楯內爲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磬鐘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真

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鎰奉祠東歸嘗往遊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子耳聞微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記大槩以表吾鄉之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過半矣虛庵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乃恢恢巧匠瑰材成此勝事觀者無不羨歎或請飾之敞曰彈力竭財幸躋登茲行且謝去若丹腰華飾尚有賴于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代仲躬  
汪俞書

吾鄉僧刹最衆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道場爲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林壑幽邃非餘山比出縣治三十里創于唐之大歷而廢于會昌五季漢之乾祐僧清聳義仙入山求卓庵之地登高四望投以一石誓曰石所住處吾其止焉旣得之曰此五龍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皇朝乾德錢氏猶在吳越聞聳之名命住杭之靈隱寺號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爲四明道場爾後寔爲徒弟廢壞天聖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居下與秦陵廟諱

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士混自號和靜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爲汪長老率信士十人力挽師爲此來旣至尤與居士契合遂相與營度形勢遷立寺基相去一百步有蔣宗盛施錢十萬鑿山平址汪君鳩合衆力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嚴像設康定元年括囊山人志全爲之記大率稱其地之勝東接奉川西連白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興造之速則曰霜昏不再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遺戒謂承爲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語論深切蓋凜然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葛隩至門約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稱爲擅越主則施財出力爲多矣慶歷三年賜華嚴禪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春濯塵四橋中有釣臺綠蘿望海亭皆爲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間有興作支傾補壞視舊不能有所增益今住持僧無盡俗姓汪氏寔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體公會下三住名藍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經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捨俗爲僧與之効力有蓬道與山縣亘三千畝岡壘險絕莽爲盜區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己業也至是捨入山中別立一庵以謹護

守林鬱映發又一勝處于北名馬跡開廢田八頃又以衣孟增置三十畝以瞻塔庵盡公旣已重建僧堂鐘樓等比舊加壯創爲春磴機輪激水爲無窮之利又將增廣大殿香積地之廢興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後族處雙谿爲大家其興未艾豈苟然哉余家久與之通譜視之猶南阮也族子伋與宗黨求記于余余笑曰嘗觀白樂天沃洲禪院記謂晉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寔荒大和有頭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爲禪院寂然謂樂天爲從叔乞爲之記樂天系以詞云道猷肇開寂然嗣興今日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與白氏其世有緣乎今安巖大刹居士建立于前無盡嗣興于後又委余以記余有從子清一方禮盡公爲師其于汪氏又不止如沃洲之與白氏也因慨然爲書之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峯巉然中本龍湫化爲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爲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爲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預大丈夫事繼之以無上

又繼之以法濟坐鎮羣魔刃斲禪牀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于微時故吳越累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蘇公知杭州革爲十方祖印悟公爲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跽而復振入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游幸就書龍游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累封神應德濟顯祐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餅鑪祭器之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豫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翦去樗櫟手植杉檜不知其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昔而盡異故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



興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于五峯之間  
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高下奢儉各隨其時因  
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撤  
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  
欲一新之乎況祖師之像出于烈燄而不毀開山之菴  
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  
身比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非暫廢而當復大興  
耶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孟爲之倡率學  
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資施者聞風日  
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  
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無問  
比丘優婆塞相與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  
不翅己私開拓舊址首于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  
奉繼爲香積廚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  
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  
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  
架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  
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

樓以安洪鐘下爲觀音殿而以共東西序度毗盧大藏  
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犂其上石置後山巨壑中  
開毗那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  
御榻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菴于明月池上爲香水海  
以沐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雜  
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  
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于六年之春成于嘉泰  
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爲大寶坊始者  
蕩廢于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  
古而又雄壯傑特絕過于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  
雪春翬飛層疊迥出于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  
益衆奔轍瞻仰如見化城驚瞿踴躍構未曾有徑山于  
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  
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  
掌真絕景也爲別峯寶印賦詩有百萬楸松雙徑杳三  
千樓閣五峯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  
餘蘊矣是時新創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  
涉二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

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于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  
契日攜書來見備道始未辭之曰年使學落筆力隨衰  
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  
士而爲此來何其舛耶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驟  
括其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  
爲盛舉善乎平資政之記以謂在臬公何足道而循習  
離齋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  
于興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答上資國力廣  
集喜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躋登茲是固不可不記  
以傳遠然于師向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  
後瞻禮之衆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萬視之如幻  
等之于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  
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贊  
歎有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于此師其以爲  
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祿自洪都舟行順流而東過彭蠡望廬山  
開翠屏于空外小泊南康迫于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

指五老香爐諸峯悵望而行猶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過  
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圖與記讀之若身  
到其處也住育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  
普照院之詳蓋院去湓城之東才十五里爲邦人游樂  
之地昔曇珣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有白鹿  
臺臺下卽此刹晉義熙中遠公與十八賢結蓮社于茲  
山而于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蓋其一也雖非深  
入廬阜而面勢殊勝前橫大江江中桑落洲正與之對  
亦爲一古刹中更兵火蕩爲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  
茅結屋而徒弟普誠與嗣子師瑞師紹師義師卿相與  
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  
閣庖漏等處無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爲有爲功德  
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爲己任首住舒之興化移浮山未  
幾被命來育王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  
瑞其高弟也旣嗣法席父子更唱迭和相爲引重衲子  
雲集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營衣貲度  
智日智月等十僧使相其事爲經久之計增田以待雲  
水高人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旣廢而復大興豈無數

耶瑞公清介孤高而未嘗爲矯厲之行道俗歸重故能一坐大道場至于九年略無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歲一日語余曰出本無心住亦隨緣抽菴旣已示寂吾將歸老于前山山間素無碑誌願爲之記將歸而刻之憶余旣無由杖屨相從以酬素願縱到山中勝具亦已無有矣師之歸度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旣爲書其始末又重爲之慨然也

魏塘大聖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龍朔中始來中國于泗州臨淮縣信美坊乞地建標欲爲伽藍掘得古香積寺石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或言師頂有一穴室之以絮夜去絮則香滿一室積明香還復室之萬回異人謂觀音化身也示寂于長安以有靈應遷還泗上爲之建塔傳于世久矣鎗先祖少師年四十爲守家傳其顯應事甚衆陳子充大光了齋之孫貳卿之子與余家有連比任太府寺簿余方爲郎相與尤厚余旣投閒而子充亦掛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組延平旣無先廬無所于歸始謀永興之居僑寓魏

塘大聖院六年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像靈異幾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聖時屢發妙光其明燭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于此祖父諫議嘗因從兄默堂繪像而爲之贊所謂一月在天影分萬水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尙無恙泊吾二親闔門敬奉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建塔于寺中旣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爲之經理歲捐百斛以爲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舉指日可畢願爲我記之余方病足僵臥一榻酸呻無聊未能屬筆臨歲而相促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魁奇且有突兀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云不嫌俗士汚丹梯一看雲山繞淮甸乾道間以假吏過泗但有火燒水轉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像之在吳門人猶敬之不謂殊特之觀乃見于此子充疎財好施旣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獨于此舉惟力是視倡率衆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于羅雀之門與世異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雖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閱傳燈而知小釋迦之開山二神蕭姓釋迦之來實有靈響遜山爲寺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高山之神益靈山之名日以著環袁之境旁及四鄰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尤衆其詳又見于孚惠二王集錄寺興于唐會昌之元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興國禪寺之額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于江右自迦至今凡三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閏四月三日不戒于火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盡爲煨燼茲豈有數耶太守寺正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爲命當有以興起之亟捐金錢三百萬首建法堂及二王之殿戶部尚書趙公爲建僧堂三門且爲之主盟知隆興府待制趙公前後施錢亦三百萬作佛殿住山清公率其徒持鉢四遠聞者樂施不數月佛殿丈室香積廊廡盡還舊觀而煥然一新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速也余侯以丞相之弟平易近民旣已成民而又能致力于神尚書斂澤民之惠袖活國之手歸而燕居助成

大事連帥又出俸餘爲之倡率清以一衲度寒暑項在淨慈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土木形骸不改故時四人者相與敬孚惠之靈神興釋迦之名刹一廢一興始不偶然清屬予爲記記其大概云爾神有二祠去寺遠者一舍近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初來自郴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堅待制名希懌清自號簡菴余四明樓鑰也

攻媿集卷五十七

攻媿集卷五十八

宋樓鑰撰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于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為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于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庀職以來勉于所事日不暇給追科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預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緡錢動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于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它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然也余讀書堯然

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于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于舊負郭二邑事體寔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于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禁籙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因又哀彙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攷史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八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攷焉君寔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于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鑰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于仕也為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傳元魯山諸公著于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



尚勉之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徽猷閣待制仇公愈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滿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于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菴游念歸遂仕于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鑰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忘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賢鑰旣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

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攷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鄞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析于鄞明今爲慶元府鄞復爲鄞翁山卽昌國也大歷六年三月四日廢于袁晁之亂故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止列四縣曰鄞奉化慈溪象山而圖志于鄞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卽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圖經翁山一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皆今之縣境也皇朝端拱二年始爲鹽場熙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與鄞縣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鬪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爲鄞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劃定海縣之一鄉隸焉初以邑小憚費以尉兼簿領之職隆興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職始分邑之未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餘力官舍壯麗他邑無能及者而簿廳始因草創久覺弊陋居者懼將壓焉累政

欲爲而力不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旣至慨然欲一新之旣數月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試爲之圖郡造浮梁巨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分材効力不勸而集鳩工于三年初夏落成于十月之乙未爲廳三間高廣加于前數尺階與軒稱是徙廳右之神祠于左廊廡吏舍一切更造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與之直費錢才千緡父老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啗曰民不告勞而輪奐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官于朝故人劉開叟嶠雲以書來曰外子楊正臣欲附計臺一試望有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年進士第論也初一見而奇其貌與文今又益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嘗涉海第聞出定川鮫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窮日而後至昌國故雖有寶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人往來誦楊君之政至不容口發軔之初臨事不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實且曰楊君將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爲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侔然位高而偏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余

頃贅倅丹丘問于故給事吳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于材不材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于今爲輔郡貳車有三分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絕境公宇據其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重建紅蓮閣于前運使楊公大興廳祀然二廳皆有題名此獨闕焉今董君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僚頗久樂此邦風土別駕車以來旣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

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爲錢武肅王誅董昌于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寵寵各爲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爲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爲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爲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旣爲之剔蠹疏源又間爲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加增九分有奇廟宇建于崇寧二年滴百年矣雖頽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鏞爲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

皆不預居民仰嘆以爲前未有也又嘗爲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創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攷云

###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爲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甥永嘉盧申之祖卑力學繼世科爲郡博士其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而好文進學不待勸勉特以其少孤而自立將爲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之官未幾則聞教育有序矜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嘗客授子之鄉矣學無止法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知學者自以爲足非篤于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教學半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君而學記以爲教學相長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說又所從事惟舉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于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于教當知其困不足與困子

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坐右且將以

告後來者

攻媿集卷五十九

宋樓鑰撰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  
發源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焉  
縣之西北有水出羣山間迤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  
彭山而入于江瀕江舊有閘啓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  
瀦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  
勢朝拱映帶左右合于陰陽家言亦猶它山之于郡城  
也昔人創邑之初爲長溝于井市橫三縱四其間二者  
如帶之垂爲梁于上而通舟于下堰其南而立斗門于  
東呼吸江水脉絡通貫按其圖大槩如古澮洫之制歲  
久閘廢水無所蓄旱則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勞滋甚縣  
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因侵其旁藝木築室日就湮微  
雨集則溢溢沉墊已則污穢停滯氣壅不宜多起癘疫  
豈惟不足以供灌溉之須年來縣一再火延燔數百家  
環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無丞水利之職簿實司之

攻媿集卷五十八

蓋有欲爲而不能遂者會今郡侯岳公方提舉常平事  
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人合辭有請迺下其事使亟圖  
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欲復其舊告諭父老訓率  
子弟莫不勸趨凡田于西者畝出錢三百首建闢于彭  
山先爲長隄以捍江湖撤故閘餘址悉以石爲之長十  
有一尋廣四尋中闕丈有二尺扃以層版經始于淳熙  
十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錢百六十萬爲工五千重  
築四隄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旣興遂修斗門復捐金錢  
爲之倡二者皆堅緻精密比舊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  
爲濬河之役趙君警曉明白上下交孚于是家自爲役  
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盡撤壅蔽  
始見故道攘別浚治工不告勞河廣一丈五尺深七尺  
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流而灌之淥波汪濊舟  
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之田易去橫約增重河梁百年  
舊觀一旦復還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疾疹隨生醫巧藥  
良導之流通則舉體和暢精神自倍素釋維然相賀且  
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幾乎趙君佳公子也種學績文  
以儒科自奮天資闊敏吏事極不苟二役之興皆成于

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  
不使吏預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篋不施而利興害  
除可傳永久咸請記之余觀古循吏剖訟解紛功止一  
時惟水利之興則可以惠民于無窮熙豐間非不務此  
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行之過也善乎蘇頌濱之  
論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  
者興事至此蓋已甚勞皆切中當時之病恭惟皇上求  
民之瘼如恐弗及一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  
課之是惟無作則實利及民賞不失勞所在底績由  
今之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君之  
整辦遲以年歲所濟多矣後來者尙有以增緝之哉趙  
君名汝積字商卿漢恭憲王之裔熙陵八世孫也

### 荆門軍義勇甲仗庫記

文武無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門王使  
君銖之爲郡也思不忝于先烈竭力從事有聞于時始  
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姦豪得志逋逃爲孽人不  
奠居爲言君曰是當有以次第爲之汲蒙泉以釀酒而  
利入日倍墾荆榛以爲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戶以增官



賦務農功以勸本業崇飾學校旌賞孝悌嚴釋奠之禮  
勸獎士子以興文風以續先參政之墜緒鋤治豪強修  
飭火政明賞信令以制逋卒盜賊之尤無良者遠斥埃

教義勇又能鑿頑石甃通塗增置郵傳以便往來謹邊

鎮絕支徑申嚴法禁以謹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

行之諸司咸以最聞可以少休矣一卒以狂醒殺三人

捕得立誅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爲無罪可待威名流聞

姦宄屏跡戒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爲重在尺籍

者四千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具在而積久不

用位置無法率委于郡治廊廡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君

旣親行都試以作其勇且曰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

堅密與袒裸同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萬一

延燔則又將埃滅而無餘矣乃度基于郡之西北虛曠

幾百餘丈繚以周牆阻以深溝計工與材以聞于朝有

旨下總司幹金穀以濟其須淳熙十五年八月庀役不

閱月告成爲屋若干楹廳事居中置樓于門兩廡翼如

也使君爲政抑可謂知所先後文事武備無有不及者

足以爲保障矣荆門多古跡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

兵以賈勇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橫矛拒  
敵者乎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浦倚曲  
阻之長洲其亦有爲仲宣之賦者乎使君其進之

秦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于淮東捍海之堰堰在秦州海陵縣北

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歷中黜陟使李承自楚之鹽城南

入揚州綿亘通秦之境不惟蔽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

鹽事至天聖初范文正公又宏大之徙堰少西以避海

濤之衝發運使張綸轉運使令狐儀實主張是亘一百

四十三里有奇巒其外以爲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

專典繕修崇觀之後始充他役乃無一人守者宣和隄

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隄幾半越二年始修

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舉朱冠卿知州事徐子

寅張子正魏欽緒皆因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

捍堰各守其境淳熙十三年提舉趙鞏相海所衝曰六

澤浦斃而新之壯于舊三倍且柵其外十三里更創夾

隄六里于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還舊觀慶元二年

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月堰下臨海洋

了無塗泥爲之固護地形就下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田之墊于海者十五里衝損海陵堰身六里餘如臯亦壞十餘處近益損甚提舉王公寧覽之惻然亟命知海陵縣陳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九尺基厚二丈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會計創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工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不及今移築則堰內之田當爲斥鹵且將浸淫旁及橫流四出爲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撙節財用銖積寸累願就茲役不敢以煩朝廷仍及仲春農事未興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剡上凡再旬而得請遂以某月某日庀役至某月某日崇成既訖事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興窰燒磚以爲後日繕修之備仍檄之綱借幹辦公事趙不熄董其役公亦躬爲一行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爲功也告成于朝遷一秩以寵之太守沈公坦走書于鑰曰捍海大堰雖跨數州而泰之利害猶重今日所修則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爲之民旣不知役凡我同僚亦皆

業成而無預請記之鑰因爲之攷圖經舊記而得其實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役也范文正興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賢者相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上皆如今天子之垂意爲部使者爲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于無窮可也鑰與王公嘗同朝稔知其文章政事之絕人試郡永嘉實繼沈公詹事之後泰州其子也治辦有餘尤爲王公所知樂其有成欲以傳于永久鑰長子凜方以一尉出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筆焉

### 餘姚縣海隄記

餘姚爲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無風潮衝決之患開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關壞實爲民憂其東自雲柯而北至于上林爲二萬八千尺慶歷七年縣令謝景初爲之王文公記之今自上林以及藹風四萬二千餘尺慶元二年冬知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隄四所計五千七百尺者又其所創建也邑人求記于余謝之曰令尹之功力固倍于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爲第二碑請不已則又

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以記今日之實則可爾余外祖汪公少師宣和中嘗爲是邑修燭溪之湖建承宣之亭其後伯父從兄皆嘗爲之婦家王氏自尙書而下四世寓邑中熟知海隄之爲害而近歲猶甚大率歲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一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夫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民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往蕩去矣施君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爲大病親往視之詢究利害乃得要領選鄉豪之首公強幹爲人所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威協力仗助必欲集衆力以捍怒濤謀久計以蘇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適知縣秘書丞牛君嘗以石爲之今旣百年舊迹遠在海塗中則民田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塗中舊石創築二千七百尺用工二十萬三百六十以蔽東部之田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爲蕩故隄蕩盡爲害甚酷乃于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處度爲石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起之衝鄉民趙明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不足以供列于府于監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主其說首助穀三百斛益勉

爲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通守王君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恃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爲一層用石至三萬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之士夫與其鄉人助三百萬工力尤重費猶未足也茲事旣成則並海之田始盡可以無虞矣前者惟知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寧歲况隄壞有漸特人事有所未盡爾冬而起夫春始興役因仍粗畢姑以辨聞日隄月損無肯出力蟻穴尤能潰隄况秋至潮起其壞必甚亟科近隄民夫爲之救捺農事方殷青黃未接安有財力以爲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臨視廟山三山兩寨官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苟有闕卽以聞于邑隨卽補治其視蕩然而後爲之者豈不相萬萬哉令猶以爲未也謂不有以爲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而前功寢隳矣于是又議建一莊約爲田二千畝始得上林海沙田二百三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仇湖外之地六百八十三畝龍泉有柯木廢湖素不蓄水得七百四十五畝三者凡爲田一千六百六十八畝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俱有水源以爲灌漑

募民耕墾假以資糧菑畬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利  
以助費又將益求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  
畝之數築倉于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  
省重費民遂息肩浮土爲千金之隄斥鹵化膏腴之地  
傳之將來利顧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請奏之九重  
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乞以此莊之田依常平法不許  
他用仍禁官民戶之請庶可經久聖天子加惠田里諸  
公相與維持其說亟下俞音曾不淹時令率吏民祇拜  
明命刻之堅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日  
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闕趣了目前其至誠愛民有  
不可解于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者幾何人施君  
湖之長與人實司諫之子司諫用不盡其才齎志而歿  
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辦有餘  
銖積寸累以圖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于垂成及  
其來歸爲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他邑告歉  
而此獨豐海田幾于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宜乎邑  
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若有數然民困  
已甚令以深長之思而興民庸部使者之賢建白甚明

聖朝勤恤民隱遂躋登茲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  
規隨力補治雖至于無窮可也因作爲詩章命邑人歌  
之俾勿壞歌曰

舜江之爲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日而吞空  
古有長堤兮庸蔽遮乎一同人力有限兮海濤之來無  
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春一有關壞兮葦不可障而泥  
不可封民將爲魚兮良田墊于馮夷之宮歲月勞費兮  
民告于鞠凶萬五千之緡錢兮十二萬之民工惟令之  
賢而才兮有尉曹之和衷築土壘石兮折彼波臣之衝  
轟如長城兮繚如萬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于上兮飛  
章徹于九重仰明聖之恫矜兮朝奏而暮惟人欲之從  
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于廩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  
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膏隆隆變歉歲兮爲年之豐  
良耜屢屢兮多稼芄芃穫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  
以訊之兮樂石是龔赤子相告兮永無忘令君之功惟  
後人之勉勉兮用心以公視此隄之闕兮謹爲之彌縫  
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于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爲邑海市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謂  
卽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廣德二年始屬  
于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鄞縣地神龍元年監察  
御史崔皎奏于寧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村  
置縣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  
縣志加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爲明州  
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十里中  
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遠倍之故多以渡爲  
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五里北曰東宿皆潮退  
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潮登而後善達舊以小舟往來  
多有風濤盜劫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  
彥逾主邑簿始創二大舟颿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于  
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枕席之  
上所濟不知其幾邑人至今歌之鑰嘗侍公坐問何以  
能辦公曰句稽之職安得有力及此偶郡委以征商事  
舊例商賈以錢輸官以十之二爲導行費旣首蠲其半  
以惠之餘分給胥輩因置筭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  
例今一切不取爾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實其中僅二年

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碶又助邑之救書樓與  
邑庠遂以爲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省而工倍人樂爲  
用故能辦耳鑰爲之三歎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今  
日勲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旣久寢以廢廢而一舟先  
壞間有修治往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撤舊增新併爲  
一舟行旅不堪濡滯而私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  
元四年六月承直郎韓君元禮爲宰訪問疾苦耆老首  
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卽以八  
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月旣成又以次年  
之冬葺治舊舟去朽易堅色色鼎新幾于改作至今年  
二月畢工脩廣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什器細大篙師名  
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僚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而  
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鑰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遽  
及今令尹忠憲裔孫雍容辦治維此一舉仰有以繼趙  
公之成績俯有以爲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  
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于色尤爲一段奇事夫子產以  
輿濟人于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今前後邑官  
之賢蓋能知爲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苟能垂意



而不忽二舟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爲賓客行人  
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詔後人慨然爲直書之以補  
吾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集卷六十

宋樓鏞撰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  
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  
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  
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族其中義  
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  
據爲居室爲場圃儻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于  
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圯廢改寘城中  
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  
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  
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  
盡除儻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  
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  
舉方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  
帑緣以垣牆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

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寔復舊觀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仲秋告成不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爲永久之計介季之柔績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旣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爲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于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而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旣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道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日僅設豫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

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而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承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鑰汪出也嘗隨拜掃裴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丘陵然奇峰遙峙秀水縈抱磔折面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爲丘壘出于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眞吉竈也是爲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荆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爲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鑰生長外家逮事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墳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

爲薦羞之禮遂爲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息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右者凡十餘所迄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歲久易圯仲舅投閒旣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于松楸之東輟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爲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爲修祀之地前爲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爲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爲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辦下至庖湏罔不備具靡錢五十萬一力爲之贍坐舊有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孫間有生計凋落視爲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爲出穀以助他日尙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爲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爲墓阡甲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之先塋在奉川桃花隩王氏旣不振亦爲買

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冢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鑰旣得歸日侍函丈一日顧鑰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詔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緒前人以燕後葉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爲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子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爲氏或者樓焉東京雍丘縣卽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爲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鑰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于明是鑰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陔數十百畝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爲幾世爲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錄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

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  
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  
集塋下鄉里以爲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  
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  
國山之左今爲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  
寫馮令人藏扁榜猶存約他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于  
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舒氏尤喜  
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比薨二夫  
人葬已久金鍾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  
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  
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  
山不可不買可以爲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  
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  
下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  
一段爲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  
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  
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  
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館壽穴正在

兩山之間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  
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爲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  
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  
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  
日大葬庵之右屋適在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  
于谿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  
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嘉  
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  
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銜哀負土決意先期  
移建冢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  
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  
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爲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  
所材良工緻庶幾可久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直  
列植楸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仲兄弟  
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  
行有千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  
又補其闕別爲屋數楹于外以爲瘡廩是役也雖出于  
一力而事實關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

若羣從及子弟掃松訟幹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孳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必至觸汙冢舍非奉先之本旨自茲幸無敢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鑰預攻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旣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爲多竣事鑰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鑰尋丞司宗方以同僚爲幸而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無不傷盡送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闕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鑰旣投閒明年閱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召命同朝五年寢登館學

上著庭攝攷功時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來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其嘗名薦書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百卷寘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後知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學日盛爲不亡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鑒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過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歿也五年七月癸亥攷功涕泣而謂鑰曰先君子之葬兄弟尚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生爲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與其家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終之義豈云小哉近方爲金華季氏爲古文孝經詳說後序因論古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爲之言



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不同于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在于禍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別上一體俱當盡心焉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論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云鑰老退學落加以病餘輒拾前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舜謂臣鑰曰淳熙初年龍集乙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驥久被眷顧師舜由鎮應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

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書其榜蓋撫孝宗聖製聞喜宴詩桂林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舜卜築吳門之畫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真蹟匪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寶儼所謂五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累聖崇儒右文高視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主上誤加獎拔寢塵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爲請上首肯再三嘉定二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正月見于便殿昧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三大字之賜未幾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與閒銀鏤髹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踧踖感激自誓思所報稱移刊樂石願有以記之臣辭不獲竊攷所元蓋非一日國家親睦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胃繁衍盛大教養既至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崇國公世恬好學績文有聲前朝徽皇命翰林學士承旨鄭居中爲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丹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峻及從蘇軾黃庭堅游刻而龕諸睦親北宅之壁間嘉國之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康邸最膺顧遇又見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旣得墨本訪求其後

伯驥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贊員筦庫以近臣  
召薦待以家人禮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撫勞勉以溫習  
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曰于此可觀人間未  
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記舊事盡瘁職守褒賞相仍  
博洽醞藉歌詩聲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德  
壽怡神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邃嚴且給珍  
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攷訂商略從容畢景肆筆成書  
楷法行草分資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月賦則全而書  
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  
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面者  
踰十數持憲近畿孝宗出內帑緡錢萬嚴飾天慶觀親  
札丁寧示弗勤民之意神毫睿藻數以賜焉乃今奎畫  
申敘子以承二祖之休于以獎聲績之林三朝寶墨萃  
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者  
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蓋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  
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之語樓以與開名則取蘇軾頓  
有高樓能聚遠一時分付與閒人之詩而宗表之褒實  
用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榮桂舊

題于便坐植巖桂以瓊之始乾道間遴選聘使擢少師  
爲副別授國書議事敵知其爲宗老相與歎服以爲備  
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益信師舜稔承家訓力沮開  
禧用兵之議以是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邇聯委寄  
益隆俯俞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者有自來矣惟昔君  
臣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濟爲  
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巾衍有傳家之寶無登牀之  
嫌六丁豐隆阿禁護持昭示將來以永無斁爲子若孫  
顧瞻豐碑齋莊斂衽仰聖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累盡  
萬物而不足報可不勉諸臣衰頹無庸方期謝事跂望  
斯堂無由一拜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爲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厚振振麟  
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設施於穆少師相逢盛際受知  
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祐名臣賜對入侍禮如家  
人博洽醞藉翰墨之選帝筆昭回溢于巾衍賜第崇成  
有子策名迺書榮桂表于家庭阜陵掄才輶軒載牽出  
牽六條申昇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尹神臯如漢  
趙張卜築姑蘇有嚴尊閣戶冊狎敘增賁丘壑奎壁之

光聚于吾門，願贈斯堂。庸侈上恩，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爲榮于以示勸，生子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某月某日，詔爲故樞密節愍王公立廟賜額。忠肅某年某月某日，廟成。惟公建炎紹興間，五使不測之地，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戶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曰柟曰機，開禧權臣橫挑，甕裏三邊俱震。始復求專對之才，以通好。柟捐軀，徇國爲人所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旛三往，終定信誓。祖孫相望，勲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風矣。紹熙元年，諡公節愍。柟既奏功，擢帥合肥。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爲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歎，且曰：爾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柟拜稽首退，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希攝府事，爲度基于郡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有奇。闕門三楹，旁翼二狹，以入。兩廡中爲寢堂，敞以高軒。肖公之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器具列深邃，崇嚴旣足以揭虔。

要靈又啓旁舍，以處道流。買田續食，使承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新廟成，不可無紀。命鑰碑之鑰，嘗銘公之隧。若平生大節與夫勤勞機辯之詳，旣屢書之。茲不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觀昌黎韓公爲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膺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聞焉。惟節愍公上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旣不忝其先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爲之歌詩，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辰投大艱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驚嚴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出萬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辯懸河兮，機若神。數往返兮，就和親。功旣高兮，遭厄屯。握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霾昏。祀于河間兮，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于山兮，祠于城。之闈依琳宇兮，輪奐一新。肖公之

像兮凜然如存芳菲菲兮薦苾芬洋洋在上兮傷不見  
而不聞公其訴上帝兮叫九閭或爲鬼以厲賊兮如張  
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食兮報君恩佑爾後人兮  
傳無垠

政媿集卷六十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勳計版幸綴羣英心既歎然顏  
 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萬國宸心經略于中原正紫  
 髯將軍撫劍之秋豈白面書生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  
 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况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  
 可以賢五千之騎奉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說禮  
 者乃元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強弓之右毛錐可用  
 當爭雄大劍之間得奇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必將無敵  
 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能之書廣數路  
 以取人才詔直言以增士氣將取布韋之賤以為將相  
 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  
 男子羞為無用之陳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  
 願擢犀角而拔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鑰者賦性東昏  
 受材枋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哲收黃卷之  
 功益振青箱之學十載空隨于舉子一言未售于有司

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  
 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  
 之謀三年不鳴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廁迹  
 于行間雖叨鸚鵡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礫已甘于在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人之推  
 轂茲蓋伏遇 某官 才高今古名歷膺紳久居喉舌之司  
 臥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厚以存心遇事生風信  
 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  
 遂使庸愚亦預掄鑰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無  
 畏于萬人霸當成于一戰鳴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  
 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從厚猶霑末第之榮靖  
 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竊惟  
 選舉之公本朝為盛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羣試于有  
 司當首遵于成法未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  
 苟有一毫之差必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  
 在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為臣子當明許勢秉機

之嫌者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闥以備入門之問倘律度之不中宜衡鑿之弗容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如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拔拭曲賜甄收既寬司敗之誅仍玷主文之選如鑰者伶俜無取坎壈數奇猥承簪紱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世而不書鳩塔者幾數十年幸兄弟之聯飛喜門庭之稍振願修世學益大家聲濫由鄉老之書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後期窮鬼爲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學之愧書馬與尾而四者尙懷譴死之憂矧明見于條章乃自爲于鹵莽深慮布韋之賤不勝鈇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迹略去片言之失力收一日之長委墮甑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桐于爨下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標然固已寵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鼇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于驥尾退量叨冒良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 正始名流開元故老公車讜議與秋霜烈日以爭嚴召驛重來快鳳凰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盟蘭省之中凡屬品題

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錄盡收天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爲尤費筆端之造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鑰敢不痛自激昂益加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願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試棘闥復售綴文之技庀司槐市誤叨分教之官慙無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望表愧溢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皆立王化尤先僖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士子產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爲美談在西漢李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袞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而爲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勵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宮于四海延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攷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鑿精禮優選避欲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鑰者術業空疎詞章骯髒受過庭之教敢言匡鼎之解頤原集避宋朝諱凡匡胤匡衡匡廬之匡皆作康今更正 習雕蟲之工

難及溫生之又手比幸登名于蘭省夫何困迹于銓曹  
 念舊學之未蕪幾此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  
 才斂板趨風威望非常之遇顧如孱質乃預英游方期  
 六鶴之退飛敢謂雙鵬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逃  
 州縣之徒勞載維永嘉實名東浙鼈頭屢占在紛紛白  
 袍之間賢舍宏開無青青子衿之廢苟非傭匠難主文  
 盟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  
 念得寵之過優復去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夤緣茲  
 蓋伏遇 某官 旋幹化權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  
 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  
 危蹤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欲收置于門下茲試  
 不龜之藥偶獲預于選中亟昇除書實由大造鑰敢不  
 益堅素履無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會何知于善誘教然  
 後知困顧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以少圖于報効  
 回交代李教授 冰 啓以下十五首 溫 州教授任內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鱸堂之選猥繼後塵荷委貺  
 之洵臨愧馳緘之已後恭惟 某官 性天夷曠才地高明  
 筆陣摧鋒得雋膠庠之彥儒林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尙

淹三館之遊府作諸侯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  
 當路薦書皆欲出我門下倚聞嚴召徑挹超除鑰託契  
 已深承顏不遠此非子坐正慙溫故之稱必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 信 啓

賓興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摳衣之便撫  
 躬甚喜剡牘先之恭惟 某官 賦軋兩都名高六館文章  
 攀桂再登俊造之科閭闔排雲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  
 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于細旃褒語寵踰于華袞先生  
 入太學方將育天下之英才廣文獨冷官何乃爲諸侯  
 之賓客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覽三山之暫  
 遶雲垂鵬翼會看萬里之橫飛鑰少欲傳家長而惜學  
 閉門覓句初無鑿白之稱仰屋著書空有醬醃之謂頃  
 藉鶯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  
 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沾于膏馥要當力踵于步趨既  
 非中行待我以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汝于  
 夫子難逃良友之讖

通太守曾吏部 達 啓

恭審疏寵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幃罔不欣愉竊惟左  
 浙之奧區獨以永嘉為名郡人才秀發接王謝之風流  
 地望雄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  
 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颶風駕浪萬眾為魚烈火焚廬  
 一昔而燼八潦七旱田野無以為生九牧十羊吏民疲  
 于奔命闔境告病淵衷顧憂正藉虞升卿為開錯節不  
 有襄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遠道恭  
 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學自得于家傳美蓋由于  
 世濟矧惟我宋衣冠之盛無如曾氏闕閔之高閩嶠勳  
 名藹相門之清議南豐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于門  
 卓稱江左弟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  
 為澤底岡頭之族顧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星  
 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無同滯之嗟聽棘平反  
 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昇于蕃將使官府復見  
 于太平閩里盡銷于愁嘆報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  
 趣曹相之裝即聽三公之拜鑰學不知道才非瘡人偶  
 霑末第之名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遇獲事賢明歡寒  
 士之顏願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濟啓

恭審榮膺宸詔起鎮侯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之舊左  
 符共理暫為滄海之行先聲所加眾聽皆聳恭惟某官  
 學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  
 綸自任直將舉明主于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  
 夫于百世之下韜藏既久聞望益高獨由直道以致身  
 自結九重之知己紬書東觀徑躋瀛洲學士之聯典奏  
 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樣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  
 念制詞思復深淳之體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俾代  
 予言仍參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常楊近詔  
 誥自為之文端欲上規姚姒遠直螭坳之秘進趨雞戟  
 之嚴更藉剛方之資為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  
 于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重惜  
 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之樂惟永嘉  
 之古郡寔東湖之奧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出守  
 肯為顏步兵之詩五馬自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  
 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  
 連客授尙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

之來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旣闢正有資于韜略  
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  
眷賜環在邇豈容卓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  
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鑰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  
廋迹自憐書馬之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賢敢恨八  
年之家食第慚多士之主盟好爲人師真成不韙此非  
子坐日懼弗堪仰干騎之鼎來幸二天之在望飛鴻遵  
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猶喜魯侯之戾止

通邵通判 範 啓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庇蔭之餘念  
行遂于趨冕顧敢稽于饋鯉恭惟 某官 風儀峻整政術  
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紊遇諸盤錯恢恢游刃  
以有餘矧是永嘉甲于東浙地望控厥閩之要人才承  
王謝之流正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凋瘵振起教  
條稔聞五月之政成盡出貳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入筮鷓行會見雲霄之獨步鑰才非適用  
學不知方雖記問以尚疎在淵源而何有謬司芹泮偶  
及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

所依

通趙通判 公佩 啓

題仲舉之輿稟先聲于海嶠開馬融之帳竊大庇于雲  
天仰德既深邇風知幸恭惟 某官 派分銀漢秀挺瓊枝  
撐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  
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觚于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  
猶見于去思依上幕之芙蓉府主但聞于坐嘯眷茲名  
郡密邇行都屬頻年有饑饉之災況比屋被焚漂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中之鼎  
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草池塘會見精神之  
頓改來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闈之班鑰才不及中學非  
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爲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  
坐不圖幸會獲在幘幘闔境傾心想望貳車之風采冷  
官修敬須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錄參 啓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焉聯事幸逢三語之英拜  
履非遙捫心知慰恭惟 某官 清姿冰潔奧學淵深玉笋  
瓊彝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緗帙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



試于梅仙海嶠更煩于阮掾獄市無擾長賦池塘春草  
之詩兄弟聯飛行繼鵬鴉秋天之武鑰家傳雖久客授  
何堪喜聞都騎之來遂竊靈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瑤琤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興獨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之彥高  
詞先辱謙德有光伏惟某官澤底名家雲間妙譽仕途  
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瀾翻果上金閨之籍謂宜闊  
步徑登要津稱雨道晴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  
妨藍水之風流預想登仙由茲假道鑰宦遊無取客授  
何堪騎氣方來騎氣見史記天官書一本改氣為驥誤將快爭先之覩緘  
書敬遣少陳未見之心

回陳司戶傳啓

芹宮客授慙博士之不洽槐笏宦遊喜參軍之稱絕聞  
風久允拜賜懼然某官理窟精深詞源淵奧早射廣庭  
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乃淹賢掾俸錢寡狹固  
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明共看琰之霹靂手高才如許  
迅召何疑鑰行遂同寅庶幾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

將命之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藏弄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典傑啓沈在泰師垣館下登第後駁放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歷斗南之譽宦游仙里屢聞月旦之評首  
勤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過矣自視缺然  
某官涵泳聖涯翺翔藝苑振三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  
簧漢閣招賢貴人欲出我門下堯階賜第天子謂入吾  
選中一官猶恨于棲鸞萬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  
分之日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顧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于齊主侍  
人瘠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芥功名高視于  
浮雲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  
步窮沫泗之遺經仰屋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  
句推殘膏以丐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幾變沈舟而闕干  
帆之過翦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歎紛紛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落高懷馬喪安知其非福然  
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毋忘結綬之心當起據鞏之志  
鑰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

掩關卻掃素欽靜退之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焉  
有瓊瑤之爲報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  
遇同襟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總啓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先辱于緘牘摛  
詞粲然爲禮過矣伏惟某官學耽八索識洞九流提筆  
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影纓而遊帝所自致魏科精金百  
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  
之書俯就鸞樓尙淹鵬運高士不爲主簿雖曰徒勞君  
子不卑小官何妨行志會聞妙擢徑上要津鑰晚出無  
聞散材焉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爲人師絳帳方開正恐  
此非子坐獨幸佳郡素多賢僚匡衡鼎來可共說詩之  
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愧兼葭之倚先  
聲竦甚華翰先之伏惟某官人物粹夷天資爽邁寶甘  
棠之芴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盡傳世學小試勾稽之  
職倚看趣召之行鑰久矣聞名茲焉同事高士爲主簿

固知公議之未平廣文獨冷官但喜疎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撰啓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市之仙更逢隱吏方謹先  
聲之伺遽勤華翰之頒恭惟某官學有本原辭無枝葉  
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貌粹溫不問已知其長  
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寒乃就于尉曹不容警捕之淹  
會膺召對之寵鑰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  
伸素願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回郡庠職事啓

冷官無取豈敢好爲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弟子伏  
惟某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笋瓊盃壓倒千人之筆  
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  
以恩子倚觀奮發自致功名鑰久矣聞風欣于識面辱  
貽書之加寵歎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宜罔旣

通交代徐教授嘉言啓

讀鴈塔之題久欽聞望典鱣堂之教獲與交承旣懸揚  
枇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修好在茲恭惟  
某官學造聖涯文高藝苑評彼處士孺子宜當爲先求

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  
聲于千佛經中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爲歷歲始  
就冷官惟此那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  
資于模範俾益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所樂諸  
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鑰夙昧家傳偶叨客授望親庭  
千咫尺較吏攷之毫釐日冀先聲得遂歸歎之志顧瞻  
清時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刪定官啓

投誠恩地倍煩大治之陶鎔定法清朝俾預有司之筆  
削密附聲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交深凌兢采甚  
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垂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  
然有序奇請他比或以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  
之典宏開書局共議那條上勤元老之尊坐總羣言之  
首假刪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  
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音如鑰者才不適時資非近道  
雕蟲何取謾成童子之虛聲書馬有愆幾作詞場之奇  
崇敢歎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以加工德之不修學方  
圖于爲己斯未能信仕豈專于爲貧乃因客授之行益

究家傳之旨力攷淵源之所自務求敦學之半功抱素  
志以自憐庶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來叩化鈞璞三獻  
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士之滯留  
謂當在藥籠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于百僚之上有  
味其言持長綆于千仞之艱不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  
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幾塵猶使及天朝之速化適承人  
乏獲則英游自爲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 某官 主盟  
公道厚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  
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德如弟  
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遊顯以文之亨著以功敢  
言競爽公山用于前正禮擢于後實出殊私鑰取不益  
勵廉隅進修職業舉數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  
報恩豈容弗勉

回詹狀元 駭 啓

清禁傳呼喜聞第一之選長棧委脫更驚駢四之工恭  
惟 某官 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聲于藝苑承一門詩  
禮之傳奉大對于昕庭爲四海英雄之冠賢關增氣里  
社重輝盍從臺閣以問津會見功名之發勒鑰頃由殿

蔣先揖辭華待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據舉公孫為賢良之首仰天鑒之獨高敢意謙搗反為異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彥類啓以下九首通判台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之下依仁有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小夫之智恭惟某官爽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學澄之不清滑之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爾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辭色不以假人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衆心久為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宵密之任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無間于戚疏苟曰才能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國是不容動搖而朝列為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賢共致太平威望揚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以終出殿大邦寵分秘殿七州訟理民無恨于田里之間數月令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聞袞繡之歸亟正鈞衡之拜輪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顧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

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領之嚴備費生成之造會開半刺許置外員幸下攷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丞而增愧負丞見韓愈藍田縣丞麴聖記一本改丞為乘不必從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行愛日方舒寒威將勁願為宗祏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某啓

甘泉宿望久懷踴躍之誠別乘贊員喜有登龍之便敢修柔削以代先游恭惟某官命世偉人爽邦哲匠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鑒瓊閣高批敕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闔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掃蠡源而略盡清狡穴以一空不惟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屢廣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歸神武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羣物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自適身赤城而名絳闕豈得長閭況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

而共政丘壑卓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毋遜鑰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科倏更  
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益高念救水之  
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  
強顏員外未知貳郡之方幸門牆之是依信典刑之斯  
在使獲附聲光之末如見古人倘粗傳土苴之餘願為  
弟子炎威方熾仙隱獨清顧茵鼎之茂調為宗祊而自  
重

通韓運司彥質啓

伏審拜恩天陛將漕日畿龍馬負圖久寓邃嚴之直水  
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凡隸部封舉深抃蹈恭惟某官  
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赫元勳具載鼎彝之刻言言餘  
烈尚存帶礪之盟仰昆季之橫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  
赤壁增大江形勢之雄構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洽剔  
蠹源而俱盡掃狡穴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溫老吏凜  
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能臣乃  
擢賢守借一州之斂惠俾列郡以觀風問津清禁之途  
接武所朝之列致身自奮行預嚴徐之褒活國有謀小

試管蕭之亞不勞鞭計坐致錢流便登轡橐之聯俯慰  
摛紳之望鑰行能無取學術尤疎涉筆刑章顧安知于  
八律預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惟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缺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鴈雙鳧顧何加于多少  
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關決之宜幸屬按臨之  
下願廣萬間之大庇俾雷九里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  
負丞而興歎登龍正阻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錄啓

東閣同趨曾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瞻高隱以非  
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某官神鋒秀整筆力縱橫克紹  
家聲善實甘棠之芴親傳世學盡讀牙籤之書盍上亨  
途以據雅志依芙蓉于邊徼俄賦歸來奉香火于仙都  
姑為自適正恐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積藏鑰佐郡  
無堪登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媿瑤報之闕然

回寧海湯知縣烈啓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事之相  
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某官詞場前輩聖世名流棲枳  
海邦藉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



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向之  
已深喜瞻承之伊邇縱橫老筆歎才氣之增雄蹠踔征  
塵魄報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宗昭啓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願始自去秋既服持  
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來佐郡深喜爲僚素知三語  
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荷貽緘之先辱審沿檄之將  
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伏惟某官學期于古用適于今  
高挹儒科振家聲于奕世首爲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

咨州縣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旣不爲駢儷之諛語我  
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顧將焉用三尺所出四  
年其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詎敢論古人之懿往而不  
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  
之有闕每切望雲之念懼乖愛日之誠幸下攷之再書  
援新制而三請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  
恐負丞之誚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  
未知攸處旣逢直諒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之先請  
益爲便凡此地當知之事與平生有用之言不鄙其愚

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慶祖啓

處以治中自慚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蓋之非  
遙荷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家聲赫奕性地純明早聯  
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而息欲爲擊水之遊三  
年不鳴必有驚人之舉暫煩婉畫來佐賢侯不移桑梓  
之邦徑入芙蓉之幕會聞交薦別遂超遷茲叨佐州甫  
及視事一笑莫逆俱爲駢拇之流同官爲僚尚恃斷金  
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果啓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忽聽先聲方慙佐郡之  
無堪深喜爲僚之有託伏惟某官性資通敏問學邃深  
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傳從政何有寢蜚仕路之英旣  
通籍于金閨聊假途于墨綬惟茲海縣在四明天台之  
間久矣巨人有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末契尤切寸心辱  
華翰以過優媿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成大啓

恭審詔起柄臣權分制閭九重前席方深共政之圖千

和暢祈爲晁旒之眷益精茵七之調

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鼎新凡屬按臨

舉增抃舞恭惟

某官

儒林師表聖代宗工英主有爲出

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  
金玉王度縝綸秘掖追還盤語之風抗節殊鄰平讐疆  
梁之氣威名日著宸眷采隆謀元帥于西南愴皇靈于  
徵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澤浸兩川人服武  
侯羽扇之略進參融假光輔太平遠辭丹陛之風雲高  
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相忘屬名藩弄印之初  
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頒帝綽併護瀛壖姑爲試馮翊之  
行了無薄淮陽之志仰體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生凋  
瘵之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刺  
史之二天傳填撫之先聲極撫摩之至意吏民相賀知  
有所依旬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笑澄瀚海之驚瀾  
健筆流傳播雜林之佳句盡消愁歎俟變謳吟諒課最  
之易聞恐公歸之難緩台星兩兩重觀齊色之祥泰山  
巖巖式副具瞻之望鑰夙叨鑪冶久去門牆贊員于茲  
阻奉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聞尚爲假事之  
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勤誠畫戟靖深薰絃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嫌而易  
 地事應如響人以爲神倍煩致曲之私益戴不貲之賜  
 伏念鑰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  
 此預寶牒討論之末貳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  
 之多闕偶逢新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  
 治中別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攷之書復捧三州之  
 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索長安  
 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金之諾屏身逆  
 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被生成之渥方羣才之  
 競進或累月之曲留是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  
 地得以周旋其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  
 情之當隱范蔚宗謂郭泰爲太司馬遷以趙談爲同被  
 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兄正有近  
 比而律經端爲此文非敢爲循牆之恭姑以避入門之

問浮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  
 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  
 于四嶽茲蓋伏遇 某官 聖時間氣王佐真才進退百官  
 而坐廟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矜  
 雁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收鑰敢  
 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況獲居典領之下猶得附聲光  
 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築圖國士之報誓竭疲駑

通温州交代沈詹事

檄 以下三首知 温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示東諸侯之  
 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之睨  
 搗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 某官 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  
 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得于遺經嚆道真泚聖涯信師  
 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勗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  
 綱早膺睿獎洵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商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稟威名  
 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新獨灑埽未識于旌旄  
 故上意特分子符竹教條所及掃狡穴以一空政務日  
 清剔蠹原而欲盡葦年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黃頰川

而事不繁方略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塵之重佇聞歸奏別拜襄遷刺史之為三公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用佐中興伏念鑰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血氣盛強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寄遠迫戍期雖懷烏養之私未識牧民之體仰惟耆德嘗拜下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輻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行退慚孤遠敢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瞠乎若後豈奔逸之能追尙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同瑞安吳知縣 敦義 啓

朱輻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覲非遙伏惟 某官 璧水勝流桂林秀士絺章繪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盤根尤藹贊紳之譽尚淹闊步俯就徒勞已報政于羅川更字人于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之仁三具有聞行應清朝之選鑰疎愚

自信憂患何聊忽為雙旌五馬之行欲訪孤嶼中川之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史事那條正資協濟曾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既

回沈主簿 與傑 啓

別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英詞伏惟 某官 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學殖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笑孟嘗之下客為義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耄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鳩杖之扶乞三老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鑰頃因客授獲預英遊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好拔薤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聞之貽諒敢俟及階也而相師冕便當從牀下以拜德公

回楊秘監 萬里 啓

鑰狼自左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蹕吹借之私垂問甚勤搗謙良渥再念一登末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

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榮瞻  
依益切感敘奚殫

回王原父主簿添啓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尺素志  
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章之頓進伏惟  
某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  
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既決世科寢登官路移平昔窮  
經之力爲一時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  
主可代王言尙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蟲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如無有不量衰朽輒  
指纖瑕非惟欲補于聰明抑亦願加于砥礪今則下語  
俱當屬聯更工回念舊編如出兩手雖未至飄飄凌雲  
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  
駢儷之有體不必怪竒以爲高旣不當窘于邊幅之間  
又不可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  
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心此若  
持衡然懼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詢伯啓

澤底名家素聯粉社雲間俊譽未觀芝眉辱華翰之先  
臨喜高詞之剗見伏惟某人天資近道學力過人繡口  
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已蜚場屋之聲豈大才  
之未逢何小敵以猶怯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  
劍而盟者乃敗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  
前年黠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籌欲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騰輒馳  
緘以附馬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頭之選

回張子宓教授處謝作辨虛跋啓

虛以擬立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冀學者之發揮惟  
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蹟索隱著書立言頃尙  
多于闕文旋復逢于全帙蓋丁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  
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且言令慈水之時親曾覩德深  
之說旣逾三紀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  
蘊輒伸未議具載舊聞初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欽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得用于  
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況家傳之甚的實鄉義之所推  
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併爲辨明豈惟慰九原



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伏惟某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輿學之有來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儷六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之遺報以瓊瑤徒愧衛人之厚

回上虞杜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見于二難琴劍踵門文書銜袖大篇見憐才之切長箋知種學之深陳義甚高搗謙似過有如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融明均垂孚照

回陳勝私先輩 配啓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為侍講之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某人家書素讀天分更高盤萬卷于雲夢胸中集四松于匡廬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聞正始之遺音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新作歎温厚爾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聲真是崑山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熟聆慈

訓遭戈兵之肆燬寓家舍以偷安荷先正之相求闢數椽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旨信一代之偉人三紀以還尚來過于仲舅交臂而失恨不拜于下風豈謂暮年得逢賢嗣自幸無涯之樂且聞未見之書遊邊忽作于宵征訪別更廬于夜辱餘生能幾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加餐之祝會從儉籍或觀破賊之章

回翟司戸 大正啓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聞孫曾之競爽曾未識于一人喜戶掾之鼎來撫衰蹤而自幸伏惟某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牙籤之舊仕因三語密參蓮幕之遊諒無暖席之温卽有交章之薦杜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屣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風流

回劉監場啓

客授仙鄉夙聞俊譽屏居海嶠喜聽先聲知望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某官性資純厚問學邃深毓秀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為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

衰蹤再瞻英時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幾何來共一樽庶  
笑談之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 伯鳳 啓

居閒已久喜逢梅隱之來投分素深知是雪齋之子貽  
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 某官 挺秀天枝傳芳祖烈翩翩  
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顯世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  
宣威于綵棒會接踵于青氈舊識二難又迎一尉輕輿  
徑造豈惟桑梓之必恭先壘相望正爾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 柔 謝復官啓

賢者受誣輿情久鬱聖恩牽復公論終明方深贊喜之  
私乃勤言謝之寵伏惟 某官 世傳清白政本廉平蚤通  
籍于金閨旋字民于花縣方政譽之旁達俄毀言之上  
聞乃以乾餼之愆重爲白圭之玷叫闕徒切欲復雁門  
之蹄投匭莫伸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盡釋猜嫌首  
昇故官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其有  
之行遂赴功名之會比傳邸報尋辱郵音荷雅眷之未  
忘愧蕪辭之不敏容容多福固匪吾人之當言皓皓易  
汙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仕者之宜況  
平生不敢爲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襄拂深荷謙勤  
及神虎挂冠之年幸酬素志若龍馬負圖之直實出誤  
恩方此控辭未遑敘謝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 文善 啓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貽緘仰欽友誼誦高詞而增  
歎拊陋迹以何堪鑰仕本爲貧才非適用數奇命薄何  
望寵榮年除歲遷寢踰涯分積有妨賢之媿遂叨宰郡  
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焉之計逮茲告老亦惟仕者之  
宜奉母九齡都無外慕執喪三載苟幸生前偶當納祿  
之期始上叩闕之請平生易足非敢爲高今日旣衰固  
應知止俞音初闕遂過神虎掛冠之年誤寵太優乃有  
龍馬負圖之直控辭弗獲修謝頗稽不圖搗謙俯加贊  
喜伏承 某官 曲崇鄉黨不倦詞章能于劇部之餘閒俯  
念陳人之末路予之題品賈此衰遲來日無多但欲堅  
杜門卻掃之志衷言已甚詎敢爲驚世絕俗之誇矧災  
星之尙存致宿恙之不已軒裳俱脫旣無是中有鬼之

嗟藥石弗靈未見其效如神之速呻呼一榻之上桂苒  
再朔之餘舊學已忘豈知雕篆之習報章自勉慚非駢  
儷之工何足拜嘉適堪取笑幸投苦海毋玷文盟

回留校理 元剛啓

中宏博之科夙聞令譽陳治安之策首見雄文喜承秘  
省之異除乃辱私門之諫謝摛詞甚麗陳義尤高伏惟  
某官 胄出相家名標學海牙籤象軸讀殘萬卷之書玉  
笋瓊盃壓倒千人之筆始膺妙選徑上周行給札北門  
大明當世之務紳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儷之  
工猶見淵源之自惟我宋文體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楊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爭奮分  
派凌差凡詞采之有聞或雕鏤之未免不圖晚景獲見  
勝流洗末習而一空視前良而無愧何有報酬之稱第  
知藏弄之榮

回真正字 德秀啓

給札北門首閱治安之策紳書東觀先勤駢儷之文退  
視歉然勞謙過矣伏惟 某官 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宇量  
邃深吞雲夢者八九胸襟宏放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

科徑登左學茲更化之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  
無非當世之務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  
迂俊軌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日侵亦校讎之幾廢倘絕意軒冕之進  
能垂精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豈惟辨正于訛  
舛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采昌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  
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信可謂真學士有如衰朽喜見  
豪英頃聞禮闈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  
相與之尤深強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獄 蕃啓

書寄鳧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曾觀小宇之賦  
篇驚二寶之俱來顧千金其何算伏惟 某官 學耽八索  
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猶是趙家之玉舊傳文獻不  
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寢廣幕用  
良深恨無半面之恩忽枉五雲之貺惟上饒風名于佳  
郡而南渡猶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澗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綸繪之王楊為衣冠之巢  
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不圖加念于陳

人使得遠沾于賡馥鑰倦游既久得謝重來慚共政之  
無堪歎妨賢之已甚屢嘗求去猶苦留行陽杲杲其未  
光首肅大昕之謁景翳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  
氣之既衰以筋力而爲禮心存北闕欲報未能日薄西  
山不歸何待況茲踰七望入之際安有駢四儷六之工  
猥以蕪辭妄希雅好曾不盡意無以爲顏

回張伯修 汝爾 結交啓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善而從  
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爲士之急務故古今  
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勲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  
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則一朝傾蓋如故或至興思則  
千里命駕而行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混去不返  
俗子紛紛何足云倚貴勢以爲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  
相遇雖款誠僞少物所動則仇隙頓成經一死生因  
以知情者多矣臨于利害賣而取寵者有之豈能無媿  
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悵聖賢不可跂而及顧  
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其誰當今何遜伏惟 某人 勃率  
爲理窟慷慨真人英器大難容反爲下士所笑才高無

用直以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與之偕遊故凡庸才皆  
不足爲伍肯許陳餘之勿頸未逢范氏之殺雖遇無益  
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惟公瑛威重有守獨與祖希  
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  
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間而疎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  
陋質敢爾英游初期蓮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  
林下乃容向秀預其流畀以雄文深爲縛禮咳唾已成  
珠玉寶擲地當作金石聲寶昭盛德之過謙益使小人  
之不稱鑰區區何數斷斷無他雖相距一望之遙恨未  
諧半面之雅講聞高誼日久矣豈若吾身親見哉將抱  
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風乃盡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  
進鑰敢不竭愚者衆慮之得裨上性就學之明終身無  
變于炎涼一節不渝于風雨同自同異自異吾懶爲玉  
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毋作庾中郎語

攻媿集卷六十二

攻媿集卷六十三

宋樓鑰撰

啓

代賀魏王判明州啓

以下十五首  
代先公工部

恭審顯冊中頒价藩易鎮任隆分陝久推大國之王宗

茂強周成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遠懼喜一詞恭惟

慶席璿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瑑中全温粹之資金鑑洞

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深知于最樂退朝有若于無憑

節旄兼兩鎮之雄劍佩領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

于大名出殿宛陵復分麾于東甬靜練方賡于佳句昔

稱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江而左分

皇上之顧憂先聲所臨疲俗胥慶未聽教條之施設已

蠲閭里之歎愁不知官高卑聳藩維而增鞏弗違顏咫

尺來休聞于無窮

某

連蹇孤生哀顏末路為郎粉省屢

陳過輦之忠假守蓮城尋竊乘輅之遣偶緣瓜李之避

苟安桑梓之居方茲需制幕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二

天在望分甘此日之杜門廣厦俱驢尚幾它時之曳履

代賀史丞相啓

恭審顯膺帝制榮正台衡總有密之大權兼文武之重  
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

某官

有王佐才負宰相器

開天闢地際千載之亨嘉旋乾轉坤贊一人之號令聲

動四海禮絕百僚豈惟嘯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

都城以取卿相自星郎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

卿又近重輪之月惟舊學甘盤而帝心久矣簡在故爰

立傳說而士論猶以為遲進既攀于龍鱗歸得承于鶴

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袞衣之榮太夫人乘輕軒

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門第破四明之天荒由

古以來于斯為盛然而位望益重身名俱榮上有相須

致太平之心又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復

摺紳冀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日萬

幾之務又賴于帷幄蓋春秋責賢為甚備而丞相得君

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投機之會繼伊周之事業

用堯舜其君民自然拯中原故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

政

某

老于州縣辱在泥塗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

而射利劉尹知己雖自知而弗如苟令進人將不進而

無已仰銜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于九重深喜綴鴻行



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贈啓

恭審渙號大廷晉班左揆外領機庭之重兼提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興周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舊人而共政蓋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爲國安危况寢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拔卒以爲將相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子王室何以使四方之迓衡置裴度于巖廊自足使兩河之聽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某官正色立朝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狡兔三穴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爲重擢從禁路處以政途獨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公道興起治功夫何讒箭之深至徹凝旒之側方當名實之綜覈肯容邪正之混淆初未辨是非幾類市中之虎及大明黜陟卒磨瓜上之蠅亟頒賜環入對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寵袞衣之歸金甌久覆于姓名玉鉉正須于調變召詞臣于紫禁都人知拜相之榮宜大廷之白麻公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

一辭上方注意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虞戒禹之辭爾爲翹檠鹽梅膺高宗命說之訓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經綸以臻康乂某依仁最久荷德深一聞成命之頒百倍輿情之喜免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爲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帶啓

敬趨宸陛俯聽制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朝廷肅靜宗社泰和某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爲蓋嘗論古之人求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學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愧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某官爲國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顏閔之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迴出王楊之右家聲甲于江左譽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眷知遍儀華要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

歲周旋其間矯矯龍雖已得于雲雨喬喬松柏曾不改于歲寒極論思獻納之工見輔贊彌縫之妙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聖君居九五正位之尊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責然而治體未定國勢未振雖甲兵之間不至于廟堂而愁嘆之聲尚多于田里當途之士蓋曰欲之而不能命世之才獨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獨因遜牘以矢辭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孝武端爲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爾當天子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人大似選衆而舉臯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士夫息奔競之風上下無苟且之意富國強兵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迂衡之期拭目以俟某一介何取半生無聞竊耶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權分巨屏姑煩袞繡之行郵語四馳歡聲一律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之先覺舉明主于三代

之盛直爲聖世之宗臣于垂紳擗笏之間負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國是振舉朝綱治已縉于迂衡悲遽纏于陟吧上方待公以共攻士以奪服而爲榮雖眷寵之優隆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執喪必待變衰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于張說而嘉祐之時獨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帥閩之雄泠然御風姑少留于蓬島舉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閣白麻行正左虛之位某退慚頑鑛素出陶鎔迨茲一障之乘又託十連之屬治大府而受約束恨無鳧舄之飛如厦屋之爲岼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成大啓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升華竊惟中禁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彌綸世務論思居諫諍之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關國體榮冠朝行名儒旣登善類相賀恭惟某官學耽八索才本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鳳闕秉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螭坳比求膚使之行無出明公之右戎酋相顧不知李揆之肯來士論私憂或

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廡而不撓全故壁以復歸天顏爲  
開國勢增重徑上紫薇之直快吟紅藥之階雖儒者最  
以掌制詰爲榮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  
用未央變汗俗而至典謨正額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  
取卿相會據經濟之規模某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  
賢侯之範喜聞內史之除大厦穹崇竊自同于燕雀飛  
黃騰踏願少顧于蟾蜍

代通婺州王給事職啓

激水開藩課蒙知已瑣闥批救屢幸趨風迨承山郡之  
流復竊竇隣之庇夤緣有自欣抃實深恭惟某官道學  
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之笏架插鄴侯牙籤之  
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翠蘭苕之戲運天池之鵬翼隘  
鸞鳩榆枋之飛蚤登瀛洲徑躋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  
亨嘉于千齡忠若子文仕無喜已無愠情如徐逸昔非  
介今非通錄舊學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藥階苔砌方  
欣星掖之重游鱸膾專羹又歎風舟之引去欲前半夜  
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義甚高急流勇退清風八詠岳  
牧姑用夫詞人泰階六符廊廟正資于王佐某被恩有

素圖報未遑偶緣瓜代之先期已造蓮城而視篆小侯  
方事夫大國短札爰具于遙懷魯之擊柝聞于鄒敢謂  
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曲賜于哢幪燕寢  
優閒暑風清潤願精調于茵鼎佇入秉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舉陞陟啓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途過聽諛形袞字之喪一  
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寵踰望表愧溢情涯竊以  
選舉之公今昔攸重近觀所爲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  
湛然妙絕冰壺之清澈雖萬物紛至難逃風鑿之毫釐  
見誠過于百聞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幾失矣觀  
其眸則人焉庾哉未有斷然于稠人之中舉之于千里  
之外自非俊彥曷稱褒揚如某者術與世疎能如命薄  
生而多難天與數奇斗筭之才亦何足算儻石之祿祇  
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爲丞于百里躬親丹墨  
日困秣糠蔑有哦松而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著身卑  
冗絕望品題敢期一紙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  
知據得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繡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日進司

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屈身而薦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斤猥及百圍之散澗鮒已蒙于升斗羣蚊難負于丘山某敢不益守官箴深緘薦墨小人懷惠藏在寸心國士報恩見之他日

代賀林左史機啓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陛故國非謂喬木賴有世臣我家再得青氈是爲舊物望高位著喜動指紳恭惟某官德度粹夷道源淵奧掃千軍于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丹墀之上橫經朱邸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分千里之憂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學甘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欲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注珥螭坳之筆豈惟富貴之逼人秉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報國某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阻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人夏屋渠渠方託幃幃之庇蔭夢魂栩栩恨無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綽進拜詞垣指紳欽稽古之榮制帶見代言之體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某官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與學倡諸儒以六經之文挺特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自許箴丹辰以結知堂堂堅許國之忠蹇蹇有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龍鱗雖賁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名重日邊埋輪擊姦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之聯承親擢于中宸陟清班于西掖階翻紅藥謝公徒詫于風流日對紫薇白傅漫矜于清貴茲惟盛德高視古人首正官聯用明舊制大開公道以塞倖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想聞于風采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號令一新固已追踪于姚姒規橐素定便將接武于臯夔某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雀賀知無風雨之虞靈丹化而雞犬升自有雲霄之望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于古括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商舶于溫陵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閩嶠庀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柯乎萬寶之藏輦賣瓶琛奔走乎百

齎之廣樓船舉颿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抑將綏懷而致聲教之被是爲遠選必藉通才如某者少也多艱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郎省濫吹朝紳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郡逮于二年布宣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行義役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閭閻之安靜益勤撫字以免譴訶聞尚書之履聲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謂大鈞弗遺下體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而爲貧瓜戍旣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枵材或得以苟容自爲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某官清朝碩輔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于中興顧在上引類自其本心而爲官擇人尤爲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實出殊私某敢不俯激懦衷愈全晚境慕隱之之節飲貪泉不易其心效孔殘之清罷貨燕無名之費倘逃瘼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淡啓

對松而哦自笑聾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之賢顧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旣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某官性稟中和家傳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著鞭三載陟明才術已聞于游刃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于金閨方嘉運之鼎來宜亨衢之闊步仕擇人而人不擇仕姑爲金澗之游丞負予而予不負丞應起藍田之嘆學美崔生之博清推景倩之真去則行遲誰非戀父母之國聞何來暮其如興民吏之謠豫想登仙茲爲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雁鷺之行黔突未幾行矣造鴛鴻之列某半生從宦再轉爲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簿尉之下笑如櫟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尹之政必告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旣久負于曠瘼玷或可磨當益勞于籌錯

代通菴通判師德啓

恭審疏恩玉陛貳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天而托庇時方會遇喜倍倫夷恭惟某官學殖深醇材猷敏邵泉如初湧共推大手之才山或可移難變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相會于半千閱閱當今之第一



綸綍萬玉堂之譽鼎彝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  
高門之有子眷言建業今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六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雄甲冑  
冠貌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賢治中以佐明  
太守疇茲異數屬我真賢已騰來暮之謠更聽不空之  
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軾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舊  
某材如樗散性若棗昏猥承弓冶之餘謬綴簪紳之列  
半生從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爲丞反出簿尉之下及  
瓜將代幸道前愆杭葦欲歸深虞後患旣托幘幘之下  
諒寬鞭策之求雙舄願飛恨乏仙舄之便戎幕知穩果  
無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仞牆寓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  
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爲宗祊精詞茵七

代賀鄧運使啓

伏審榮拜帝綸寵持使節恭惟懽慶竊以自江而左最  
爲財貨之源由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菽粟有如水火  
山川不啻金湯十國爲連盡承風乎外府三軍分駐皆  
仰食于太倉矧轉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  
欲資成于列職必也使乎肆圖任于舊人無如公者疇

茲大任屬我真儒恭惟某官望重吏師行爲世則志澄  
清而默斷用書騁以無留元非百里之才多多益辦小  
試一同之地綽綽有餘雖儒者當任于謀謨然利器必  
更于盤錯狗盜鼠竊曾何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  
于才刀姦鋒逆挫薦膺交馳謂割雞焉用乎牛刀處別  
駕始展其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弦歌泥軾星屏俄  
平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不空  
繫實王祥之類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由萬家而治  
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乃服其教化草木亦  
知其威名卽地按臨方剖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  
國之棠惟守正以不阿乃旣蹄而復振伯道載米而之  
吳郡已爲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  
之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關內  
侯有昔王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殊恩邦人騰  
挽不留之歌江國興來何暮之歎星隨駿駟風靡列城  
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  
節繡衣于焉借重諒未容于暖席行卽膺于賜環某辱  
瑣無堪衰遲有素半生從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爲丞

猶懼曠瘵之訥久欲執鞭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門念  
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鸞策蹇詎敢自安含垢  
匿瑕不無所賴雙鳥無據曾莫効于鳧超大厦既成徒  
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采周之舊式謹次王之書惟  
道與時而偕行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某官 爽邦哲匠  
名世大才荷宸展之眷知儼使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  
懲哉期于無刑聽訟吾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期年而  
報政與十國以爲春茂對三朝倍膺百順某 職卑而宄  
道阻且長賓履躡珠遙慕遙庭之禮壽觴浮柏莫陪進  
酒之儀

攻媿集卷六十三

攻媿集卷六十四

宋 樓 鑰 撰

啓

代賀王樞密倫 奉使回啓以下五首代別  
氏汪尚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  
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蘇子卿  
數千里口伐可汗必有人如鄭元璫惟樂天者保天下  
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輅之人銜筆于道臨軒優造固盛  
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  
魚水之歡接浙言還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  
晏安么麼至微驩快以抃恭惟某官 有宰相器眞王佐  
材量括江湖不清不濁氣充天地至大至剛貌不勝衣  
心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  
賁育之勇不能過愈膺眷注寢歷清華快吟紅藥之階  
久寓紫微之直敏悟如廷碩時詔誥皆自爲之文精壯  
若燕公大述作類皆出其手進貳樞府增重聖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折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無事時  
乃堅和盟于未寒禮云禮云豈玉帛乎哉使乎使乎安

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一時命裴度以往釐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果爲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惟允身輕一葉佩四海之安危名重泰山聳萬夫之風采分憂北顧願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騏方聽皇華之選雖集榭雖集杞已聞四牡之來生靈獲按堵之安宗社有覆盂之固孤忠凜凜馳不測之深淵萬目睽睽仰難逢之盛事歡傳土宇喜動天顏去握漢旄固已虛上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趣舍人之裝行慰具瞻卽膺爰立寒鄉冷族藝苑散材雖知必學于箕裘未免徒勞于州縣寡交于世知已惟公顧兼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笑蟾蜍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不替金蘭之舊分比干寸祿進拜崇墉方彭彭馳使者之車而戀戀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齊門獲參儉幕受丘山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聲莫負蜀郊之弩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牆敢泚筆于下風佇宜麻于穀旦

代賀錢樞密 端禮 兼提舉德壽宮啓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筦天子侍龍樓之騰仰裨孝治

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 某官 才爲時生美由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細帙牙籤插架固踰于三萬漆書竹簡撐腸何止于五千發華藻以爲文出緒餘而飾吏果由治行自致功名踐敷仕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夷之弗靖眷邊境之多虞淳遣侍臣往宣德意星輅兩使盡清千里之烟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風采隴度機事明若蒼龜確守成謨堅如金石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養也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于兩宮兼文武之二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未形之患舍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聞拜命僉曰當賢雖李衛公之高才素恥由于進士而曹侍中之故事特先賜于儒科積此恩榮可知注倚邊聲未寂騎墟方高項在金城固已圖上于方略今居西府自應制勝于朝廷位高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平時欲行之事當今日可爲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之業 某 効官何補蒙眷數深側聞渙汗之頒倍極輿情

之喜免葵燕麥因匪春風之上游馬泐牛漫願爲藥籠之餘物

代賀錢參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綍進貳政機兼持右府之權益壯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某官德量恢洪勲名赫奕傳龜襲紫偉岡頭澤底之家聳壑昂霄擅日下雲間之譽早膺睿眷寢歷華途游刃不見于全牛利器豈拘于錯節外臺輔郡著藩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納論思之益頃以邊庭之未靖嘗持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北之烟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帷幄之中方鄧騭欲棄涼州微升卿幾誤國事惟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爲忠言披膽莫回噬臍增悔以身徇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爲功自難掩孤忠之節亟畀芝函之寵峻躋樞筦之權雖士氣之已振尚兵燹之未解力裨聖算先遣輅車嘉謀無膠柱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紳擢笏坐致元功曲突徙薪終爲上客宜進麥于醴蝦俾益究于宏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王化之復惟夷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尤被于龍光大臣慮四方

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于姓名某竊祿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不勝燕雀之私鄰哉鄰哉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參議啓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媿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精忠報主妙略濟時英英故國之耆儒表表清朝之雅望一門父子真富貴之鼎來萬里功名諒規撫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蔚相扶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尚資婉畫之餘

代回陳節推榘啓

擢首選于漢廷聳聞雋譽置外員于儉幕是曰異恩曷遲吾行願快先覩伏惟某官東嘉勝士西洛別傳視將相之科真捨地芥陳治安之策若吐天葩顧上游實爲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具在斯人歎綠水風流頗有此客否首勤高作來訪陳人駢麗何工褒嘉過厚閱而成嬾旣乖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瓊瑤之報

代謝直秘閣啓 以下四首代知温州會吏部速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祕遽蒙增秩之褒揣  
 已無堪歸恩有自伏念 某稟資甚陋涉世尤疎十上空  
 歸莫售家傳之學一行作吏但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  
 之驅馳敢意清時之差擇容臺議禮僅逃聚訟之嘲畿  
 甸持刑上廣好生之德進貳唐朝之銓選預參漢代之  
 章程忽去國以難留抵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乏  
 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于丹陛之嚴受要束于黃扉  
 之選俯矜羸俗惟恐其傷虛受替言其應如響鄰封移  
 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盡革剝膚之弊赤子既寬  
 于無告青史遂書于有年皆聖君施舍之恩繫上相變  
 調之賜苟逃曠戾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  
 之寵重念流離粗免瘡痍尚多倘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事體遂同于佳郡雖循牆而力請曾反汗之無聞風阻  
 三山尚覺去人之遠雲興四嶽遂霑零雨之餘茲蓋伏  
 遇 某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  
 雷厲風飛冀中興于日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  
 求苟片善之有聞無一夫之責備坐令么麼亦玷褒嘉

某敢不益勵駑才深圖雀報仙凡夙隔無從讀石渠東  
 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 允文啓

恭審宸章渙發肇更夾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左虛之  
 席仰觀盛事高掩前聞竊以阿衡左右商王作相必兼  
 于仲虺姬且股肱周室為保亦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  
 還寔嚮二代之典雖大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位號  
 不倫至用秦官領事之稱以為唐室中臺之長大聖君  
 之有作復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  
 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疇上宰首屬宗工恭惟 某官千  
 載真儒兩朝元老蘊仲舒佐王之學負孟軻命世之才  
 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于夷險出緒餘而應事了萬變  
 于笑談勤勞何止于十年往返動踰于萬里凡四海危  
 疑難辦之事廷臣皆斂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  
 人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勲國  
 日功顧特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意之尤深臣  
 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重孝治之心位正儲  
 闡建萬國元良之本總眾職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



以成不可勝之資當稽古建官之時選衆而舉膺奮庸  
熙載之任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  
儀復見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克復  
某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游喜白麻之播  
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以我爲鑲鄒遽有躍  
冶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夏啓

恭審天陛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之權龍  
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傾依恭惟某自  
造道深淳受材高劭激六經之芳潤摘章驚絕代之工  
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適時之用頃趨嚴召自結深知  
謂公等皆安在耶信明主一見決矣郎潛省戶坐騰列  
宿之輝使行邊庭盡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治行之  
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給豈惟見研桑心計之妙行  
且膺嚴吾從臣之求于焉假途寧俟暖席某夙蒙知獎  
茲屬部封顧惟千里之凋殘猶賴二天之庇覆軺車澄  
按冀舒雅拜于前塵海嶠阻脩莫廁賀裾之下列

代賀呂運使正己啓

恭審光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郡愈嚴  
于風采恭惟某官高才絕俗奧學傳家納萬頃于雲夢  
曾破大觚于霹靂手釣瓊涓水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  
漢廷偉矣尚書之人物踐數中外備歷險夷比講鄰盟  
獨膺新擢方張旆而遠聘俄全璧以來歸首加部使者  
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佇登紫橐  
之華徑取青氈之舊某辱知有素贊慶尤深大厦之庇  
千間夙荷悒悒之賜洪河之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啟以下二首代知溫州王侍御伯岸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之郡俯  
慙僥倖欣戴生成伏念某少已無奇晚尤多難十年不  
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頒豈生平夢寐之及曾蔑  
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以爲郎方評蘭省之文忽冒柏  
臺之選遇事輒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  
眷獎久爲怨府卒蹈危機但求闔戶以省愆敢意分符  
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鼻祖之忠勤鼓盆而歌有媿蒙  
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于田廬姑召收

于魂魄詎聞袞服之貴下軫綈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私計俾控甌閩之要許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難冀脩門之重入山川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某官道德佐王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某敢不潔雪精神究詢利病奉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撫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開府清啓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帥閭之雄袞繡交輝爰寵帝師之舊允為異數宜屬宗工恭惟某官忠冠兩朝道關百聖體仁昭義聲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當天開地闢之際贊雷厲風飛之機天下日向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之遊謝傅高懷終為蒼生而起會稽輔郡曾衣錦衣閩嶠大邦更憑熊軾上篤潛藩之眷恩先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禮台廷虛左方圖上宰之求制紵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鼎司之崇品隆巖石之具瞻錫賚便蕃燕饗優渥貴盛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

高宗舊學甘盤未見報功之及武王維師尚父會聞授任之均某辱殊知仰欽成命屬有祁章之繫莫前賓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驪闔接境敢聆唇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伯圭啓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効代王言于螭陛遽辱謨恩方自媿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喜恭惟某官才高玉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敬之明經自許東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之寵即歸荷橐之班某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代龔參政回廣東林提刑光朝啓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參機務益愧非才首勤慶牘之臨尤佩誨辭之切伏惟某官學窮古始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壁水之主盟將掩橋門之盛際乃從雅志往按遐方文翁之守蜀邦常袞之使閩部正藉遠揚于聲教豈惟

詳試于刑章毋爲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顧如非陋  
誤被東知忽叨共攻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是懼請  
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陳耽先用殊有  
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  
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 檄 賀曾丞相啓

恭審光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填服宗社晏安恭惟 某  
官 學殖深淳器資闊博千載際聰明之主十年居侍從  
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  
躬頃貳政機密參國論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  
義事其君豈爲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爲相朝廷謂無  
以踰公正夾輔之名方革秦官之陋蘊太平之業況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 某 受知最久  
假守無堪不勝賀厦之私敢致飛緘之敬自憐老矣方  
日念于故山倘遂歸歎尙許全于晚節

代仲兄 劄 謝監左藏庫門啓

獻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閭左帑遽冒中除誤叨特達之  
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所難呂刑謹兩

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  
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  
罪戾咸劇哀矜用隣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  
加詳密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 某 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齒于薦書仕仍  
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城旦之書戶掾兼官  
顧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  
三省吾身樛材奚取一行作吏牆面是憂况繆紳之中  
或非其辜而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紵  
楊而不施公心以觀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速亦何有  
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幸敢圖  
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溲馬渤首辱兼  
收坐令下國之參軍求職中都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  
狡穴之已空寶藏所儲或恐蠹原之未盡出入親臨于  
朱墨啓閉尤謹于晨昏時乎爲貧孟子亦容于擊柝各  
從其志望之自樂于抱關上得近于恩闕下不妨于吏  
攷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 某 官 夾輔聖君共康  
大業羣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忘顧豈遺于莠

非致使斗筭之賤亦露膚寸之餘某敢不澡雪精神感  
藏恩紀既以備籠中之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  
本非夢寐所及他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 大年 謝興國軍教授啓

持帚相門屢瞻公袞橫經侯泮辱在化鍾揣己無堪歸  
恩有自伏念 某 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能飾貌以動人  
且無曲學以阿世承惟大父獨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  
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常在于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  
抑于強臣而潛德幽光終暴白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  
以安學焉記聞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  
子敢忘濫躡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痛家難  
司絕徼之貿遷適開邊釁安論天下之事慨上公車之  
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  
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  
忘躍冶之非厠迹嘉賓時遂曳裾之願麋頭鼠目何敢  
求官馬渤牛溲庶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客授于南  
州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  
既逃州縣之徒勞仍有絃歌之可樂無非僥倖端有負

緣茲蓋伏遇 某 官 旋幹化鈞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  
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  
真宰危蹤尤累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 某 敢不益  
堅素節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顧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報効

代范孝隆 棟 謝提轄文思院啓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揣分已  
盈戴恩無藝伏念 某 才如樗散身若蓬飄不能飾貌以  
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蔭獲廁官聯太上皇方  
御于飛龍先丞相實同于附鳳言言正色獨輪蹇諤之  
忠耿耿一心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依日  
月之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爲社稷之謀身  
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適權臣專國而方恣致故家無  
地以自容屏跡山樊但知畏影冥心宦路敢望求伸欣  
逢更化之初始興干祿之志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  
百技無長不爲世用顧時命之大謬况拙懶之相逢雖  
嘗千里以効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  
戶之衰頽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上

先人之丘壟幸真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明輒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回思江國嘗叨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敘屏間半面之慄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愈恭不數信陵之義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爲謀不過此矣惟文思名官之義取東氏銘量之言鳩燕荆胡粵之良材督鄭宋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微在三轉之間頗爲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 吾道宗工本朝碩輔總衆職而稱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勲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以人三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若務盡刈翹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孱庸亦叨造化 某 敢不仰銜恩施俯飭司存逢人而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顛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 茂良 上龔參政啓

程末技于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閫始受真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悞上動高明伏念 某 學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

忝末科亦嘗起當時之志但欲仕途之平進恥爲俗士之詭隨猥緣假吏之行謬辱名公之舉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蕕既異軌轍遂殊碌碌不爲頗慕望之之從志寂寂爲爾自甘鄧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浼焉政自不得不爾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瓣之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之身爲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有援滿吏放而爲帥屬止以爲貧雖造物有意于提撕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攷浮議何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解是爲薦紳之憂欲留孔殽固已難伸于末議不負臨賀詎知反蹈于危機祠官實匪其本心化筆幾成于誤墨襖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離之時尤爲災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屺之悲已深是知膠西之行雖曰公孫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豈亦子厚所爲耶盡捐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鬢髮婚嫁之逼人擾擾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萬物吐氣之秋



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鑛質來就洪鍾茲蓋伏遇 某

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

規模陛廉日尊藜藿為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

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觀過知仁

顧如質買之來似匪悠悠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

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薦禰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

政機之親秉實為善類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

伸之願適會槐庭之虛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厦萬間

將隨燕雀之賀靈丹九轉願同雞犬之昇

攻媿集卷六十五

宋 樓 鑰 撰

啓

代通王明州 依 啓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雄藩之風

采自聞成命已播先聲恭惟 某 官 學造聖涯行為世表

韋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瓊瓊舞歷倒千人之筆才

出于天人策上名冠于龍虎榜中蓮幕掄才未舒婉婉

之畫蘭臺選士已聞袞袞之登立峭陸以書言接鶴行

而布武俄分郡寄遠暢王靈以黃霸神明止著循良之

譽雖子游文學無關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通材兼

一時之要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為天下之先飽聞

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惟時鄞水實近行都海

匝三垂地綿千里清朝偃武久無烽火之驚潢池弄兵

或恃風波之險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隣必欲得

第一流以之為二千石忽聞鳳詔更昇菟符宿姦甚落

膽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併幪伊邇桑梓知歸便道過

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子敬之甌行據

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別台躔豈知閒冷之身  
復拜煒煌之座曾是堂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  
上之烏因丈人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俊卿啓

上公分陝聿嚴帥闢之雄寒士依劉叨處忝車之任爰  
通名于下執喜託跡于洪鈞恭惟某官百代偉人兩朝  
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道遠之心奧學淵源根  
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  
闢之秋遇雷厲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  
宜爾爲翹葉鹽梅尤著變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王化之將復功成而退道  
大不容塵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閩之要故鄉在望何殊  
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爲蘇季子佩印之樂經  
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居東行見袞衣之復席方虛左  
重膺玉鉉之求某學術荒疎性資凡下遲頓不能以及  
事容貌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爲箕粗守傳家之舊  
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乖念平生願上于膺門  
而今日得游于儉府趨風伊邇撫己知榮駑馬加鞭倘

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尙希他日之陶鎔潭府靖深  
暑風清潤願體冕旒之眷茂加茵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衡奏門客恩澤啓

孤蹤何取妄干鳳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預龍門之下  
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寒儒半生苦學蹉  
跎場屋徒堅鐵硯之心桂萼歲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  
四壁之徒立野無二頃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爲漫任心  
勞王事嘗抗塵于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責恨于九泉  
之下弟兄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友于碑陰孰是金蘭之  
舊候舍人于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知不忍  
向隅之泣念子路爲曾參所畏固知事契之深有山公  
則嵇紹不孤尤覺義風之厚假以手援之力開其寸進  
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就茲蓋伏遇某官夙高者望光  
輔昌辰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  
冀于中興方將任使于賢能顧豈遺忘于微賤至如不  
肖亦使有成某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便當銜袖以  
上先壟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豈無結草之報  
青甍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鳳啓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效塵埃俗吏方爲學邑之行獲  
 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某官性資冲靜經學通明文字  
 五千渺波瀾于筆下雲夢八九忘芥蒂于胸中早收俊  
 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先生入太學久居賢士之闕博  
 士伴雙旌乃爲刺史之半公論甚鬱高懷自如登臨洪  
 府之江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撫摩凋瘵關決是非似聞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龐士元之展驥其可再  
 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某么微晚出踏蹬半生頃  
 辭筮楚于尉曹復較錐刀于征筦貳令海邦之表脫身  
 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堪驚瓜期之甫及尚祈加惠俾  
 免曠官非曰能之姑試鉛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  
 廈之千間

代通劉湖州啓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乃有登龍之幸敢  
 修竿牘仰徹齋鈴恭惟某官聞望雷霆文章河漢穿天  
 心出月脅英詞伴造化之工喘道真泳聖涯奧學究誠  
 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逢源歷窮千古而若在目前泛

覽百家而不專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  
 爲我用惟其蓄于中者厚故其發于外也闕入仕皇都  
 聲動百寮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主以斯  
 民爲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徑躡龔黃越觀  
 二十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久難其選今見我公矧  
 茲若書之區是曰股肱之郡白蘋泛月想神仙窟宅之  
 深卓蓋頌春稱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組密依尺  
 五之天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濟四海尙鬱壯猶  
 刺史入爲三公更觀盛舉某初無他技早預一官徒堅  
 鐵硯之心猶負金蠶之訓典閩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充  
 構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丞茲巨獲居是邦方涓日以  
 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惟庀職于吏師之側抑將橫經  
 于政學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  
 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伯圭啓

瞻帥闡于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旄于澤國更容  
 邑吏之趨風肅貢明緘豫通下執恭惟某官璇源毓秀  
 嵩嶽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爲善深知最樂汝陽之居唐

室退朝端若無憑宛然韋布之流籍甚搢紳之望惟親  
賢之並眷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  
疏封南服不移十載之旌戲清和兼惠夷之風畏愛如  
衰盾之日潢池赤子懽威名于鯨海之深大舶賈胡傳  
政譽于鷄林之遠樂茗溪山水之勝奉珍臺香火而歸  
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養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  
磐石之宗列侯之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  
之俟望不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眞封分闔中之巨  
屏橐兜載囊益嚴亞保之多儀袞繡貂蟬入侍合宮之  
盛禮寵光有赫福履難量某早預一官本無他技典閭  
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充構李之法曹愧無三語茲叨貳  
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  
歌召伯之去思自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  
承土苴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厦之  
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欲事于賢大夫冷局效官幸獲依于部刺  
史迹雖殊于兩地庇實托于二天敢因告始之恭少見

投誠之素恭惟某官風儀岳峙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  
資學究天人之際義嘗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  
在十九人之列論功頒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  
不言之蹊堅松柏後彫之操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  
之嚴宣室受釐謂買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歎徐樂皆  
安在耶亟示睿恩俾遷輔郡擁麾出守屢宣愷悌之仁  
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泉之至重務使節以按  
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  
已書朽貫之功卽聽召環之命某濟南冷族海內腐儒  
辛苦半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末宦濫參九府之司豈  
期樸櫟之資獲在旂幟之下鈍金無用尙期良匠之鈞  
銘躍冶不祥敢覬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曳裾東閣載聽元表之光華剖竹南州復預大爐之造  
化寵驚神悚感極涕霏香竊以在廣極東以揭陽爲列郡  
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鯨  
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  
皇家尤重邊徼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某者踉蹌無堪

歛崎可笑紹弓冶之餘習綴搢紳之後塵兩地監征力  
較錙銖之利六年學邑備宣朱墨之勞雖無健吏之聲  
稱頗究生民之利病項罷邊城之佐首干上相之尊得  
倖宛陵忽坐遭于擯斥奉祠梓里亦久就于休閑孤迹  
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漆跬步而登悵毀譽之交攻驚  
鑄黜之四至息黥補劓苟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  
大鈞之問會中興之英主復圖任于真儒自憐香火之  
散官曾是門牆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之未填  
尋故步于釣艇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禮訴危衷于洪  
造復煩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俾守海陬以安蠻蠻惡溪  
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秦嶺雲橫何必問家之所在但  
知僥倖端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 以王佐才爲天子相  
丙以緝熙于庶績外焉鎮撫于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  
朝之治鳶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叨任使  
某敢不布宣詔旨撫字民生益遵父教之忠毋忘官司  
之守與漕吏之間敢辭行路之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  
龐恩之萬一

代謝劉提舉薦舉啓

畿邑貢丞未展秋毫之效上臣諛聽已形華袞之褒恩  
重山丘感深肺腑伏念 某才如命薄術與世疎妄嘗有  
志于事功頗亦早親于經學屢操筆硯之習往從場屋  
之遊良弓之子必爲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  
不好何衰遲白髮之雙親齟齬青衫之一第賞延于世  
遂因委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  
之淪替嗟世緒之凋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欲植立  
以興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爲卑再轉爲丞寧復  
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驚塵土之昏靈應無窮之  
求急于星火酬方來之務紛若毛釐但能催科粗可逃  
責當官動礙于掣肘莅事況多于面牆公家之利無不  
爲誰爲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無媿心曾微片善之  
可書敢冀當途之肯舉仰鄉閭之先達方彭彭持使者  
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戀戀有故人之意夫何么麼適  
隸按臨忽傳一紙之春風爲振孤生之寒色周章拜賜  
俯俛知歸茲蓋恭遇 某官 識量恢洪風度凝遠北宮勳  
之勇一毫弗挫于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聲猷  
籍甚節義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推轂後進



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某敢不飲冰勵  
操結草酬恩鮒鞞可憐方賴激西江之水鵬程欲起更  
祈借北海之風

代賀王詹事十册 啓

恭審顯膺宸命擢處宮端朝廷益尊國本增固凡在紳  
綏之列舉深抃舞之私恭惟某官學探精微氣全剛大  
聳公台之望于庠校談經之日吐廊廟之言于殿廷射  
策之初結知兩朝傾譽四海堂堂不撓豈惟近古社稷  
之臣諤諤以昌信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  
用之行而舍之藏四擁隼旗掩漢室龔黃之迹一登鶴  
禁追商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于得人公議咸期于且  
相弼諧審諭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彌縫會致房立  
齡之事業某蕭然無似少也何知備更州縣之勞幸脫  
謹何之域貳車來止方將掃齊相之門召驛趣行莫獲  
爲李君之御敢馳賀贖少見忱衷尚期齒鼎之調仰副  
冕旒之眷

代通薛尚書頁朋 啓

拜榮戟于黟山當辱老商之一眄駕屏星于梓里幸依

夫子之仞牆俯己知歸陳誠敢後恭惟某官身兼數器  
才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源之學發爲詞藻追舒  
向金玉之文自結上知遍儀清貫談笑不妨于劇劇功  
名自覺其逼人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簪筆持橐內  
爲侍從之臣凡建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莫及  
盡四方而屬望期兩地之問津聽履而上星辰忽驚勇  
退把麾而去江海徑作賦歸周旋泉石之間盤屈公台  
之器謝傳東山之志寧久遂夫高懷賈生直室之思行  
卽膺夫迅召某生平無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叨  
貳車之承乏十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  
趨風之便始茲洗印未及掃門沈侯方賦郊居輒通名  
于記室龐公倘入城府期雅拜于前塵仲夏清和燕居  
優暇願調鼎食以候鋒車

代賀趙明州伯圭 啓

恭審課績上聞爲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下被進西清學  
士之聯曾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之效恭惟某官  
爲善最樂大雅不羣風流追配于古人被服必先于儒  
者天潢近派于周爲魯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擅間平

之譽號宗藩之儀表爲聖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  
丹丘著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輿創  
聞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睽二浙之輿區有四明  
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匝三垂浪船風帆萃卉服獻琛之  
利蜂屯蟻聚有潢池弄兵之虞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  
須龔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勲果自天而渙號賜金  
增秩爰示寵于侯邦簪筆持荷徑問津于政路幾京師  
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萬頃之間陰受刺史  
二天之庇命召公而江漢化已知治效之優得李勉而  
朝廷尊行聽召音之播某戴恩最厚仰德方深側聞二  
千石寵數之頒實同十萬戶矐心之劇恨官司之有守  
望賓廡以無階燕雀賀大廈之成喜得營巢之地駢驥  
騁夷途之逸豈無附尾之心

代上呂鎮江啓

憔悴餘生幸叨未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迫切之  
愚仰溷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敢亡說以爲先  
竊以文舉不羈妄謂李君之有分山公如在定知嵇紹  
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爲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

誼者叔世所艱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頽靡之俗恭惟某  
量吞四海氣壓萬夫夙懷公輔之壯猷早屈功名之  
奇志釣璜渭水世傳柱石之勲取日虞淵身預風雲之  
會獨以有用之學兼濟非常之才精忠上結于主知儒  
術下飾于吏事發矟游刃未見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  
器總軍儲于邊徼仰分西顧之憂守留籥于行都更任  
東轡之寄惟京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津坐嘯未幾臥  
治自若已聞政績之上達側聽召音之鼎求立懦律貪  
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獨高寒士赴之如  
歸驕人倚以爲命矧在門牆之舊尤祈甄冷之收伏念  
某身與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之業不能自振于家風  
廁簪紱之聯徒以猥緣于世賞羈蹇加人數等流落在  
天一涯憂患相仍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能餬  
口于四方比參曙局之僚越在瀛壖之表方苟升斗而  
自活未容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譴章之及  
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亦能誦固窮之  
戒然而比之顏氏既無負郭之田較以淵明更乏儲瓶  
之粟不求濟于旌麾之下是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某

大父獲游相君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爲藥籠之物屢辱生成恩紀未酬存歿知感迨宵人攝職于越邑遇明府弭節于舜江蹤跡雖微曾辱步兵之青眼眷私不替間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輒忘三瀆之僭大鵬欲化固將借北海之風涸鮒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韓總領彥直啓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戶之封但願識荆州之面幸茲末屬預在下風雖擁篲之未遑顧馳緘之敢後恭惟某官雄才冠古壯氣橫秋當世家聲功孰踰于八柱國妙齡上第名獨高于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矟游刃未見全牛顧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爲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爲財貨之淵萬竈列屯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鞭策之才爰擢貳于月卿仍暫煩于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啻金湯儲峙益充菽粟有如水火當邊隅之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羸貲以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足用簿書期會豈久爲外府之淹朝夕論思行卽造甘泉之侍某伶俜何數結約

亡奇少讀父書未策勲于華硯早承世賞偶厠迹于簪纓自紆俗吏之青衫羞見古人之黃卷奉祠庭之香火遽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又屬沙金之汰竭來上國猥備微官董舳艫之轉輸謹朱墨之出入幸預使令之列祇承約束之嚴得大君子爲之依歸庶賤有司安于職守駑馬十駕寧敢憚于驅馳鶴鷄一枝願永棲于芘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亦烏于泰階方深榮幸駕纒屏于天邑遽辱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某材如樗散性若棗昏妄嘗有志于功名頗亦早親于筆硯與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邊僅脫微軀于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學邑寧川慮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鉛刀比改畀于除書俾總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無誓殫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尤八歲三得官莫霑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號驚薄命之數奇覺晚途之甚窶顧已往之迹了如蒼狗之浮空闕去速之辰

常若白駒之過隙髮種種以如是身遑遑其何之幸宵  
人未填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裂  
篤金蘭傳好語于西山覺然有喜進孤蹤于東閣歡若  
平生窮猿方急于投林驚馬但知夫戀棧周旋久矣委  
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  
官不離于都下職況忝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亡羊之  
牧未必非福今成喪馬之翁頂踵知歸丘山莫重茲蓋  
恭遇 某前 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適  
臣主相逢之日受命長矣弗祿康矣佐國家無疆之休  
大開衆正之門共築太平之址惟賢者在位引類而上  
臣事君以人凡厥有知誰無附鳳翼之志顧如無似亦  
叨展驥足之榮 某 敢不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冰厲操  
懼為門下之羞結草酬恩敢後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啓

始為刀筆吏愧居栖棘之聯獲逢君子寮行視哦松之  
樂顧惟幸會殊劇懼惊伏惟 某官 秀毓山川慶鍾閭閻  
學淵源而有守才素驍而不留致身于紅蓮幕中舉無  
遺策書名于金閨籍上益著休聲仕不擇地而安丞有

負予之嘆立吏行之雁鷺豈端使然哉造朝列之鷓鴻  
殆亦非晚矣 某 江湖冷族簿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  
身而執贖學失其道徒嗟莅事之面藉憲尾跋胡轉吮  
觸諱一邑無不當問肯例以嫌三人必有我師願提其  
耳

攻媿集卷六十六

宋 樓 鑰 撰

書

答綦君 更生 論文書

鑰講聞雋譽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文章大體筆力袞袞大過所聞幸甚幸甚鑰少習舉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宦游往來忽焉半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薰心偶然不死以至今日舊學本自無幾益覺荒落尙何足以言此而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與質正之來書謂長江東流不見其怪壘唐濫瀨之所迫束而後有動心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風而紋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川之險皆非有意于奇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濫瀨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爲平此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爲聲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謂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

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于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奇澀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耶典謨訓誥無一語之奇無一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要必有太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身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爲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過者以爲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爲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者乎鑰本不敢爲人言之又極平平視來書豪壯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少而壯壯而老



如朝氣之銳晝墮而暮則歸鑰方墮而將歸欲以當足下之銳宜其說之不相似然時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鑰之言以趨于平亦朋友相資之義也豈惟文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顧豈有一毫之不平古人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思之多言媿甚惟足下諒之而已

答朱晦菴書

鑰伏自壬寅夏間修敬紹興臺治之下伏蒙與進加以宴犒獲侍博約之誨未幾先生賦歸鑰亦繼遭外艱沈迷憂患後數年赴官永嘉才聞台旆造朝已復還山後知起鎮臨漳俱不得一拜記史之問請違台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慕師席無由進拜時得門下所著作誦詠探索尚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爲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媿嘗見講筵班退黃夕郎對人浩歎或問之曰好一箇去處吾曹目處此如晦菴乃不使一來耶鑰學殖荒疎無所可用三入脩門推遷至此進無補于君上退不能寧其親蕪類之詞不足以代絲綸之言屏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

之下日坐針氈未知自免于屏前者表兄陳舍人之子赴楚州戶曹一見卽言嘗拜牀下蒙齒及賤姓名固已慙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如故亦言軫記之意晚出何以得此季通定交日淺而得益已多而況得親炙于先生乎諸公方謀以麾節強起門下庶幾因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因季通歸敢此少見悃悃不敢累牘以爲苛禮顧雖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爲可教欲得警誨使知所歸不勝幸甚易學啓蒙之書反復熟觀無從叩請亦託季通寓下意一二何當摳衣以請伏紙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簡書

鑰向者天街一別忽忽四五年茲辱惠書以慰以荷鑰杜門卻掃荷上恩再畀祠祿仰以奉九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况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況可知近方稍安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膝下暇日則以故書遮眼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自娛奕碁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出處大

致意甚篤詞甚偉佩荷雖深然非所敢當也寄示新詩  
快讀降歎杜詩集注等書恨未盡見發微一編誦之數  
過卓乎高哉賢父子真足以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  
所及來書云云姑置是事且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  
之詩韓之文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  
夫水壘積習之工類不甚至唐人多能書歐虞褚薛是  
其尤穎異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足以望右軍闔  
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之耶詆之爲村夫子者  
固自難言然王荆公以爲與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  
若曰所以拜公像再拜涕泗流正爲茅屋爲秋風所破  
歎一詩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語正謂  
其語似稷契輩爾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之妙別是一種  
肺肝兼備衆體間見層出不可端倪忠義感慨憂世憤  
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以爲詩人冠冕後人著意形似  
亦有可維之詩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雖諸名  
公恐未免瞠乎若後此難與不知者道也然儼人必于  
其倫以言取人先聖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孔孟之

進退則亦愛之過甚此老如在亦未必敢當鄙見如此  
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究也如中自誅褒妲前輩嘗稱  
之而陳將軍之不沒其實未有人能發此者發微如此  
者非一末篇尤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非詩之大  
節因併及之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明舊有卞倅養直園爲注  
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云意其偶有積  
雪爾蓋花門卽回鶻也鎗嘗攷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  
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雪然不旣多乎以此意讀之方  
覺語意精彩頓別又嘗與蜀士黃文叔裳食花棹因問  
蜀中有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  
橘柚來極爲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  
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問之土人云工  
部旣誤以爲橘柚有好事者欲爲之解嘲爲于其處大  
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  
似一本作山水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  
橫流而東復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  
內如河內然地勢平闊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處對面

卽錦屏山蓋山如石黛水如碧玉故云嘉陵山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真絕唱也此皆前所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萬一又信乎不行萬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爲報惟爲遠業自厚會昆仲併道甫問訊爲荷

答柴殿院之子楸書

鑰承長書之貺且示以事目甚詳區區非不知之鑰自叨典選凡滯案至前必究觀之可行則屬使胥輩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必悉以底蘊明告之使知其決不可以俸望息心而歸且曰毋徒爲逆旅也是皆未嘗問識不識求盡吾職而已況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同朝今見賢子來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垂諭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從官之外舊日惟中奉中散大夫以上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持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捐館則尚可料理捨此則無說矣何也以爲帶貼職朝議大夫與不帶貼職人事體一同則鑰之外祖汪公帶直顯謨閣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蓋無此法也來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未聞也

以爲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未投告猶朝議也鑰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已下磨勘告未及下而終于朝議大夫亦不敢求遺表蓋告未下則無緣可得也觀尊意所以未能決然者以猶有虞氏之例也亦嘗爲之求其說虞君終承議郎無可得遺澤之理以其寓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爲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與之致仕一名若先殿院所寓之職則猶在朝奉郎之下況已得致仕恩澤而欲以此更得遺表一官求之法例無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告徒使左右入旅營營則鑰之所不安也病中草草授筆吏以爲報切幸加亮

答趙共甫書

易補音之作所謂鮮不抵掌指爲迂闊誠然誠然鑰雅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尚有當言者如幡幡之下注文用之不盡似有未圓處不若全用或節去不甚親切者如卽鹿无虞不叶中字亦可若以音五公謂詩叶蓬蹤則上章葭貳又尚何叶此一音可去之詩必有韻易則不必叶者又不可強通也車之音斤于韋

昭之辨只得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難曉良卦薰  
心思尋此不可曉如此則是本音非叶也注中引易林  
太玄乃叶鄰民豈誤音耶小畜象獨富乃取詩瞻卬補  
音內引老子二項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  
叶富吳氏之意不可通不若易之大率古語多韻跋語  
所謂言出而聲諧辭比而響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  
音節者極然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論服字方悟漢  
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作蒲北切  
方可通耳吳氏以集韻為據而不深攷說文解字之書  
如碩人盼字注文未為甚當說文盼恨視也从目兮聲  
胡計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兮聲匹覓切眇目偏合  
也一曰褻視也从目丐聲莫甸切三字甚明蓋盼如孟  
子使民盼盼然眇如老商之一眇又眇庭柯以怡顏以  
匹覓一切為與倩絢二音不相叶又似太甚若眇則幾  
不成字則以不攷信說文之故也姑舉此一端耳江不  
與陽唐相連而綴于三鍾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  
音謂之轉聲與東通亦有據否有疑處必有攷證方可

決然定說不然寧闕之爾每疑十二齋不綴于支脂之  
微之後而與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久不得其說後因觀  
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萬事不理問伯始五經紛  
綸并大春之類皆是七字為句而四字一韻下三字一  
韻若天下模楷李元禮方知楷與禮叶齊之所以近佳  
皆也非好古者亦不語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闊而已  
來教所說屯離蹇乾隨臨噬嗑革卦中諸字今本既叶  
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乾之若厲等  
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如潛龍勿用亢龍有  
悔見羣龍无首吉雖欲通之不可得也但當採吳氏之  
說通其可通者足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爻  
以陸為遠雖改經文于儀字卻叶雜卦之末蓋雜而又  
雜不可終窮自大過顛也而後更不復反對坡公疑之  
改從反對大非古意觀其韻叶可見非差如歸妹女之  
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可求反對乎此皆晦菴之說為是  
若質之從去聲則似未然更須詳攷此亦未暇入聲之  
叶去聲恐無此例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豆復之  
為復扶富切覆之為覆敷救切宿之為宿秀無有從其本字





徐本謂今世所行徐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其不同者鑰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三月云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于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冊若因刊之尤佳

攻媿集卷六十六

攻媿集卷六十七

宋樓鑰撰

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己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

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  
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許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  
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  
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  
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  
有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  
轉音為剡又轉字為棘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  
說文覃長味也从旱臧省聲詩曰實覃實許徒含切  
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  
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  
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  
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  
有意者如人為偽人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  
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  
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刺疑是方言集韻以為利  
耜止以詩傳釋文為據如八月剡耒刺音普卜反刺

公以為養老者剡耒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  
相呼扑耒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  
鵲巢雜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鳴鳩鵲巢郭云布穀未  
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巢者乃居鵲巢為鵲  
鵲魯昭公二十五年鵲巢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  
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鵲踈踈公在乾  
侯矧鵲鵲亦鵲鵲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鵲  
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鸚鵡亦有之而鸚  
鵲身色黑戴勝身色髭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  
布穀其音渾然鸚鵲其音亟然獲穀毛髭頭有斑者李  
氏亦以鳴鳩為鸚鵲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鳴鳩之為  
鸚鵲甚明浙人呼為八八兒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  
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為  
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鸚鵲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鳴  
鳩之刺不壹正謂鸚鵲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  
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鸚鵲呂氏具載皆未當  
也

簡今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僕俛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卽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免受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免彼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懼其中世亂網密小

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薄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鵠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鵠鵠喙長尺餘領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喙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鵠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鵠

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鵙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作媾蔚文也南山朝濟蠨蛸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濟喻淫縱淫縱者惟其意所滿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隲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

今爲一媾字一媾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濟實非蠨蛸也彼蠨蛸之詩首章曰蠨蛸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濟爲蠨蛸則不可旣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濟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虜發二之日栗烈○虜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虜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虜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虜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虜栗乃胡樂一名悲築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

傷人也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  
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近寒于是取之幽  
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鶴鳴于埳婦歎于室○毛傳曰埳埳塚也將陰雨  
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埳  
避濕而上塚鶴鳴于埳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  
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  
于埳之義惟胡德輝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  
釋鶴鳴于埳謂埳爲丘埳非埳塚蓋荆公未嘗到山  
東埳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埳  
埳而鳴埳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埳字分  
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  
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埳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埳乃埳塚下王  
洪盤馬于埳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貽其尾周公欲進

則成王未投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  
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躓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躓故程氏有云  
狼跋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跋後躓  
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  
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躓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矣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  
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  
狼與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  
未爲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  
人先旋遠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  
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躓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  
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常棣儂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  
台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  
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異也其妻其  
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



曰翕合孳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饋爾籩豆飲酒之飢爲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棲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旣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嬖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旣伯旣禱○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廢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旣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旣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以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

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飢盆者庭燎歟飢麻滓也音洗毛傳以爲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孰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支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飢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薨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懼但聖智雖不懼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屬竊玄秋屬竊藍冬屬竊黃桑屬竊脂棘屬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屬竊脂鴉鵲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

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温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巷伯捷捏僞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攷

此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鞅鞅鞅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鞞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幾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幾

又答論易

鑰何敢言易間有聞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牝犯之則踉蹌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鑰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若虛亦

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蒙以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爾去國爲之恍然亟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還伏幸視至聞尚留關外無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如執事用功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與問栩栩則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爲多然亦有一二鄙見疏之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船何時可行尚容別布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郭象云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臥未有以異于人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無與爲對者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猶適也故子綦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按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造之難也

竊尋上下文恐不爲此前曰天忘朕耶後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爲天矣講義亦云雲將再

見鴻濛而謂之爲天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弗知又三年願聞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瓦注爲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智巧以帶鉤爲注得失之心漸重而憚以黃金爲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爲注王冀公所謂以陛下爲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者亦不至以瓦爲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玉抵鵠金抵龜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鉤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鉤亦刀之異名如吳鉤是亦不必帶鉤也

### 答徐丞通書

鑰比爲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壯公事實伏讀不勝歎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爲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爲闕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

生子太未而忠勇兩盡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之誅范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塵第三錄第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屬偷俗之弊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歲而下至有道處士迴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邕是其鄉人而為此奏是又不然此文之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諡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于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某奏請六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塵第三錄則為得之恃臭味相與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為全備也併幾垂照

攻媿集卷六十八

宋樓鑰撰

書

上宰相書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窮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荄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漬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眾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某官彌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勲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某受才最卑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



雖綿力不足以爲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之力大丞相秉化鑪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于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于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爲機卽幾也竊以爲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卽近于人爲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續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

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爲奇爲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天之于物尚爾而況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去芸于前者亦時也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爲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爲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陳則固已爲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矣而某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非某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

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進之某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已者干冒鈞嚴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代范孝陸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也天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拯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夫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況夫己已立而人或未立己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奧足以規妣姒謨謀忠嘉足以配臯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譽望為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

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艷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顛沛流離而叫呼攀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某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干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興各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肯既不能以家學取世科委靡闕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為命又皆困躓連蹙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戶衰落遽已至此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曰絕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為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為此

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廖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爲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吾聞蔣公之爲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爲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于不報之所引手于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爲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然愛君合禮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効小忠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大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爲于時天亦媿之必

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馳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奕蓄縮爲保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正辯又足以彈壓倔強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佑我國家爲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爲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而示爲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斥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

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  
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  
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顯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  
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  
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  
天子此不爲無意也某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  
先吏部某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  
部流離兵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  
之書藏弄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某雖無似  
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  
先世之契不爲不厚亦以少稗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  
舍人之門者猶爲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  
鞏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  
將不足爲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  
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  
振于後宦路如漆四壁愕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  
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  
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攜孥累爲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

然喜懼之年備備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爲親榮者尤切  
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  
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  
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  
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代趙推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  
三國而天下不以爲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  
爲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  
焉天下不以我爲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  
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  
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  
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  
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  
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其尤才能者擢寘周行授  
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某以光明  
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

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  
優爲之在中爲鯁亮之臣在外爲循良之吏中朝士夫  
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爲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  
濁揚清願爲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  
倘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  
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  
廷之盛矣某疎族無似番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  
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己辛勤百戰  
始得一官爲寮于茲亦幾年矣廉勤自飭不敢少越規  
矩之外以爲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  
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  
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爲之引重也閣下按臨曳裾  
旅進天壤勢具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  
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  
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  
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某之寸進有望矣故某平  
日之不敢爲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  
也古語有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

際多以垂成爲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爲可惜然所以致  
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  
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締  
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引或  
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  
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  
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爲美談寥寥高  
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  
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  
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爲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  
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念某門緒衰微生涯淪  
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  
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  
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  
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  
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爲比痛念先君之後零



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尙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某不于今日伸喙而一鳴是白棄于溝壑也方閣下弦歌武城先君宰剡谿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苟知遇爲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疏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未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某爲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意今也某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耳今日之進不爲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榿楠檜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杙之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百年

而以爲棟梁而不槩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爲巨室者棟梁之外椳闌居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材之法焉若樸檉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壤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蕩然雖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才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乎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爲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爲勞且穴方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辱謬獲戾爲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揜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大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檉之才而遭風雨

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前以不世出之才輔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倔強不廷之國如鳳皇麒麟一出而鴟怪狐妖自然逃遁陰受公相之賜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也重念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噫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稿項黃馘與糞壤俱腐雖欲糜捐以為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之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千冒鈞慈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粲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閒秉操素知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

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迷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某人素鍾淑質久嫻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鵲有巢正欲資夫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恭命女素習婦功某男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承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彼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命女夙嫺嫺訓從子粗習家傳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某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某女蘋藻是訓未習于婦容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某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女幼疎姆訓未習組紉荷馬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又鄭府云既無齊鄭之嫌

灑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規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

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末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嫺簪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某人素習婦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某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某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外孫某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叶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願為有室

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台好命子某蚤傳詩禮尚餘獨坐之儒風某女幼習組紉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卜首勤鴈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應尚何媒妁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岐嶷早有成人之風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涑請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某人柔婉有聞素嫻姆訓而某孤竿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某人出鄞水之外家遂歸于我而某男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吳既無非耦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徵福于東樓公之裔

攻媿集卷六十八

攻媿集卷六十九

宋 樓 鑰 撰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上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熾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爲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鎮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

詞視草摘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齋戒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論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爲天佑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僞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



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承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爲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興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鋤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虞虞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敝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爲蒙蔽杜絕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采芻蕘眞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攷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尙此猗歎休茲臣等旣以

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于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眞驚惕祇懼風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尙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旣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踴謝而

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尙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皐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救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旣刊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瘡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旣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俟傅良等際遇之

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園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祇應豈非爲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頒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上大悅賜以御札謂卷軸旣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

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印始盡摹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敕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敕書後止書曰不知何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藏仁宗皇帝暑月敕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敕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璽文大小如一未有敕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暘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

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瞻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固圍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絀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靈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竝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剋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恤刑遂爲定制真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歷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疏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

蜀人也視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譽  
萬然力求外補今爲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實前朝  
之敕書宣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  
畿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  
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  
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  
攷之其字曰籙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  
以爲籙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  
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起  
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  
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預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無而僅有有則  
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  
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家忠孝之衷則其賢行真

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  
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行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時穆  
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  
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  
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  
昭陵多用此印退傳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  
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  
見友正不仕故街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  
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剡夫寓四明  
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  
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  
長算時四明沈公括帥鄴延閱月纔十有六承密詔至  
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  
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承樂事而公亦歸矣臣  
頃在都下嘗恭觀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

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  
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  
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  
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  
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  
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  
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  
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  
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毅然舉首可謂不負徽  
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  
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  
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  
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  
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

得其筋而失于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  
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  
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  
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  
于青緡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  
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  
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  
遭兵燬遺刻猶有存者茲焉恭覩簽書樞密院事紹節  
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  
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  
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  
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  
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人謂天  
師復生誠不為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



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癘于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義之治與太平極治之功客或有未究焉耳旣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癡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鑑義備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

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旣多其中不吝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尙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承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旣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旣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

如無子之無憂淮壻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微皇聰察  
僅得貨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  
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栢玦  
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玦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卽  
位召歸而權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  
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  
爲郎權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其  
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  
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  
敵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  
條對剴切褒然爲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  
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  
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  
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爲儒  
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爲祕書省正字尋以

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  
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  
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于內  
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  
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遠能繼世科恪守家法  
仕爲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  
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旣傳于外得爲私藏  
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爲家寶也其爲  
達識之臣鑰再拜聳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旣出奎畫  
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  
今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  
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夏之珣戈商周  
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  
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旣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

娛始爲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倣  
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  
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  
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  
校勘正字張嶠校中庸篇高閔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閔  
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  
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  
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  
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  
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  
字萬幾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  
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  
射例得墨蹟爲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  
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遠既以御題示臣  
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鸞飛  
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  
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  
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  
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旣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旣登  
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  
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  
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  
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  
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承蘇軾  
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詔後  
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  
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  
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  
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  
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

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  
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謙公家獲觀迎請圖丹青煥  
爛賦篇贍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  
休哉夫以謙公功成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  
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  
蹟過于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  
尙有取于斯焉

攻媿集卷六十九

攻媿集卷七十

宋樓鑰撰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序書賜官奴樂毅論余謂小  
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此者乃出鍾繇  
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爲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  
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  
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袞袞不能自休  
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  
判優劣豈爲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  
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  
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涪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

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臥古藤下未  
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  
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于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  
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  
嘉遜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  
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論不肖願與邦人訪之  
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  
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  
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  
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尙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  
如鄙人此所以爲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游  
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  
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槩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傳修期薦伯儒  
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  
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槩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  
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傲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  
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  
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  
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甌城隔門疏河建隆梁以爲此



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爲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于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腳卻成蹉過

### 跋王清叔畫卷

####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鶴書有劍拔弩張之氣

####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環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爲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

漫仕三年不逢己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于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吝之乎

###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既耶

###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于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爲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盤誥詰曲聳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它有見于此

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寧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藁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凌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放國虎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樸鑰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

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國與黃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憲一本說獻政宋史趙挺之傳益清憲與趙抃異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鑰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于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議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尙有賴焉使左右皆薛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涕

跋戴伯與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芟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祕寶之鑰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焉謹帛其緘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澗山自撰墓誌

澗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尙何疑于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夷祥符五年救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餼之歛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爲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于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爲誠齋之子也筆力駸駸真逼人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爲適中然則何取于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適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錫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鑰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草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詒當時薛君所藏詩雖出于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一矣茲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鑰備員救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  
 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  
 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于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  
 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法得其  
 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鑰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  
 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  
 徧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于書無不讀耽  
 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  
 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  
 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  
 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為刊石以授伯順使  
 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  
 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于金丹如寺正之志  
 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  
 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  
 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

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婿袁起宗鼎得其周  
 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黜本政書最為有志  
 于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  
 丘甸寓兵于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  
 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  
 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  
 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  
 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  
 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  
 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  
 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倣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  
 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  
 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于施用為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

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于人以爲不可溫顏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絨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錄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史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壻圖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寶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頓盡但可爲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

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絨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浸碧

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

舍天際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

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右離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爲三等第十八建炎中金兵至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公子也實爲同年生其孫澥與鑰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錄以篤年莢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貢闈旣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謠已而果然嘗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



不及祿而劉遂爲近臣是書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旣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于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解職糾彈秦公觀掌牋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齋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哀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謂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

佛曰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曰從之游如裴迪之在韜川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啜其金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

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開門讀書室中無一物  
憑案開卷終日疑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  
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  
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  
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  
雅諳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  
禪門奇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  
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婿  
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爲中  
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  
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  
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爲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爲圭

璋要可寶也于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  
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  
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  
薄薄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  
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寶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  
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  
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  
字卽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  
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真定公

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寶學公以下護喪間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于道其爲人可知論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伸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伸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爲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爲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嫩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嫩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  
有以孤生薦于鄉歷求裹糧于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  
慙挂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  
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  
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嫩吾之俗  
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一變至道當于此乎取何止爲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鑰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醜賞殊渥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卽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續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趨乾道元二間以夕郎攝大天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真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放賀版如

織有客歷敘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  
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宣典  
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  
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  
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  
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  
遂不全嗚呼據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于此書尙  
有攷焉

攻媿集卷七十

攻媿集卷七十一

宋 樓 鏞 撰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  
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  
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  
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于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  
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  
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  
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

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蔽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于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尚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旣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膏誦而悲之醉臥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迨事徹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

于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穢悉見于此藥尚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旣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瑠璃瓶貯藕花小龜緣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橫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攷又不謹于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爲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泊巖壑跋語爲之醒然且知姚之爲誤也是僧然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鬼物俯聽于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與薛公期駕部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餽粥香最為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公為之罽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勝晚乃得脫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尙未晚也其用志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胸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歿紫微公以為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雞雖欲為木雞可乎悲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與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于度外者過矣

王荆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為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于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見皇家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舊本自張子並以下六句闕空七字今據三國吳志趙建傳宋注文填補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真蹟決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篆

孔融遺張茲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

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絕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聞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今贊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曰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聲迹尙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爲僚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爾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

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僞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河東拳錄其遺事以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于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苟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 闕 救牒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于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人無異詞爲官擇人要

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政謝觀妙混元寶錄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寔疎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于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燒金爲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薈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欺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義翼行狀

天寶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閻丘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于朝而骯髒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于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于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蘄州史君淳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巖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聲安能污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爲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壁之色老僧口張不噲有遺元珠之態蓋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求見衲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為之絕倒良久何止口張不噲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攷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諶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為賢蓋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為佳傳

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據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唐高祖蓄憤于北狄太宗銳意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盡所宜啓告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為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論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為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攷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

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真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貨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亦六人宋之間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盼相語以為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鱸鱖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為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為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為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興寄高遠尙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鑰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錄以資談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揚無為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



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啟自以黃庭爲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爲興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于前藥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與誤墨成蠅子敬爲烏駝犇牛高道興墜筆亦成畫彼皆工于畫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照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讓攝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攷其所自竊攷此卷前日救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教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旣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具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

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  
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  
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于兵火煨燼之中是  
可寶也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醫孝叔名述神宗初  
爲侍御史知雜事王

安石始參知政事述死論權數不足任云云  
最爲切直朱史本傳失載尙見東都事略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  
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  
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  
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爲觀戒雜端  
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天冶專取古之美女以爲況此  
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  
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薛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  
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

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  
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  
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  
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苗之賜豈復有關  
于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  
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攷之五代史吳越  
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諸  
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  
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  
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  
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  
號而已通鑑又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  
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徧攷亦有可言者中書  
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  
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  
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

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卽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卽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簡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爲吳越之告無疑如給事中曰鞏右丞曰立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瑾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于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于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敘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爲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

也併書之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攜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爲守屯田字君績爲倅與穎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旣假而錄之光祖又攜此一帖及二刺字來攷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爲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旣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道賸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叔元帥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爲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爲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

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爲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旣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爲可信者併哀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爲董氏之家資也

跋魏忠壯侯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鎗石具裝明光甲胄日射如黃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旣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于此或擊吾背也已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

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爲敵衆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鬪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爲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強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爲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爲之三喟子孫多壯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于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之尙存若剝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長短人

脈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  
 之其說具在蓋貳卿姜公詵為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  
 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于盡信然其論  
 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為真  
 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  
 惜乎差舛難據遂攜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  
 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  
 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百字前有目錄後  
 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  
 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為善本老不  
 能繕寫俾從子漑手錄之斬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  
 欲于治所大書鈔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漑  
 所錄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  
 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作傳稱處齊  
 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  
 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攻媿集卷七十一

攻媿集卷七十一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上之東  
 坡先生曰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乙覽是書摭華芟冗因門分  
 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  
 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  
 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  
 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  
 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  
 聲撼半天尤為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余以為字畫尤有劔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  
 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  
 此是為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于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義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爲鍾無傳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鱸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御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葳叔仲會容葳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福王濟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旣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于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

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旣以五代史證其事茲閱張次功所編蜀檇杙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駟而還成都震恐昶怒斬于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衆以禦周師九月戰于唐倉監軍王繼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閭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和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鑰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書問多出觀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

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謁龐  
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  
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慙無楊惲  
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漕  
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為之地師是曰  
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  
鑰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  
封一日聞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  
故人不可止遇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  
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  
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于  
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  
墨飛動真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晉水  
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  
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于  
兵燬僅存二十四峯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

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  
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鷗字三絕擲連齋一首皆  
不見于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絕唱也澤卿  
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  
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  
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溪游絲書

錢塘吳傳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秉鈞嘗稱蜀  
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  
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瞻叔之詩為工伯父  
揚州嘗得二紙于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于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  
清之為倅丞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  
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為高勝  
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

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忘素不長于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爲半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尚何他求爲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武仲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于宜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敵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爲刑部吏部尚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意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

爲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歎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蓋宜和未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號國夫人曉妝圖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祐集中蓋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號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峽詩卷

文殊示現于五臺普賢示現于大峽光景殊勝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峽數篇尤爲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爲報禪師莫放光尤爲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峽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為著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為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為一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藁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藁之初宜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為唯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慙慙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慙去慙本音閩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慙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傳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茲為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闋麗可當大典冊詩語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良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應仕當未艾若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斷廉直

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諱諒友  
繁昌諱肇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玉云于頃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  
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自省于在襄陽傲上  
處下號爲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  
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  
安能深錐痛割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爲方外  
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湊處非  
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率合蓋嘗疑之唐  
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  
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  
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  
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  
序中謂出于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

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繞一見而筌及  
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  
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  
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  
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于  
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  
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此句似有脫  
字而彼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  
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爲之耶抑高真舊粹而成此經  
耶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于觀中遂  
爲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茲因徐粹中醇一爲慈谿  
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  
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  
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  
惟此真蹟尤爲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  
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  
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跋及亦安得此目力耶  
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



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漳細書臨摹于後尙存舊本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于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裏古今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刻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爲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慕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漢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閣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漢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壇得于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彙授之遂爲蘇氏

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于版行者因併爲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爲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滿攷之寔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卽位三月公得亳州故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劄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漢議爲邪說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爲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于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于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調告省觀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挺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

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爲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毫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寘之學宮真桐木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儀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邱檢詳新安張公爲僚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爲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遂于易元謂揚雄所作者宋時避廟諱改書今仍之後同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卽言

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說因略爲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謂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澧陽郡博士張子宓處語及此書子宓曰德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姓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具有淵

源而總序則檢詳爲縣令時所爲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者述衍翼元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盡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爲溫公之筆學潛虛爲心學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之則衍總序而爲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以爲出于已而沒德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虛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宮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地其北極之任乎輕攷一言失其旨矣土分于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

詳為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及其兄漢章倬為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寔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論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沒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于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于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萌則真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之詞自爾當不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餽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子彥等寫也在嵩

山經藏院叔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為可寶又足以攷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為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為可珍詳視印章蓋嚴整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橫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蟻一而猿亦有二蟻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為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蟻亦鹿也龍眠為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本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捕蛇翁亦欠朴憇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

合章

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  
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于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  
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謬爲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  
手澤蓋爲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  
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攜石本示公且  
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遠二經元祐諸名  
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  
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攻媿集卷七十二

攻媿集卷七十三

宋 樓 鑰 撰

題跋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菹其華菡萏  
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  
殆無餘蘊又有熟茨生菱鳧苳之屬一一如生神暑尤  
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  
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  
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間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  
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  
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簡率意誦習字有不識者始如閱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治始作詩補音雖不能變儒生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甫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志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鑰老矣習氣未除頗爲是正一二目昏成癩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曠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贖于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甫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爲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共甫祖其餘論鑰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騮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王元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爲江都

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騮金石錄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真大人哉攷之史其平黑闥也洛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關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爲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實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



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意必亦頌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俶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于位而俶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俶爲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俶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剗損也更當攷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劄上顯于慶歷嘗出居庸關

口伐戎酋于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真可以鎮撫四夷乃終于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爲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四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真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拱辰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攷爲正尙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

公沈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  
彌李舍人若拙梁司諫瀨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  
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真宗諒  
闇遂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  
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  
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于淳化三年至是已七  
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  
宗朝取士凌厲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五十  
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  
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  
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為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  
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  
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  
為例于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竝賜及第此小錄  
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  
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鑰高曾先祖仍三世登  
科中遭兵燬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  
榜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錄雖印為大編而與

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榜東坡  
兄弟小錄與焦榜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  
及綾本小錄前此真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  
私忌等外若韻脚明主空一字此下有脫落字句詩限六十字  
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  
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人貫開封者三  
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並  
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  
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日建寧軍一日建州書事  
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日重慶而第四人張  
景書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  
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  
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  
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于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  
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  
不同此榜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榜三  
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  
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

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爲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何勝第二人主文極天下選宜乎得人之盛僅繼兄何固爲盛事劉燧子岳父溫容是終身不聽樂者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勝高輔國會祖季興祖從誨俱爲南平王蓋荆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呂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爲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任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事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澆臨寫藏于家乃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丘草堂慧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

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丘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真諸公游最後尤爲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峨諸詩余赴東嘉亦辱詩爲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輩淪落旣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爲書之師老于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衆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贊歎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持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故山谷題此圖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

不俾未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塵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關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法家者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僧云寺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爲一軍官買去析爲槍幹矣此詞惟曾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塵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旣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爲都梁一段嘉話

跋黃氏所藏東坡山谷二張帖

東坡與黃穎州父子厚善嘗書穎州之父子思詩集之後又龍圖二女爲少公二子适逸之婦觀此祭穎州之

文與龍圖直閣二公書間情好可知子思名上字孝下字先穎州名上字好下字謙龍圖名从从是字師是直閣名从从从辛字才叔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墨妙亭記鴉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纔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旣又力貧登之石其未刻者一二兩可謂善守家法者也余嘗銘其墓亦爲及此約之幼子直義以真蹟見示爲記其大略坡書皆有法石本類多失真此卷字字飛動惠州僮耳及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卽孫君也第七帖云乞會稽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乏人寫大狀不罪簡率蓋今所謂外啓者前輩書間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毘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穎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穎州之先自浦城徙宛丘嘗敘宗盟故稱從姪石史爲龍圖友婿且居于陳嘗爲

穎州作友于泉記故敘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間任道  
卽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鷄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  
風氣

祭穎州文故穎州使君同年黃兄集云幾道大夫年  
兄之靈○終焉玉雪集身爲玉雪○不緩不捩集不  
緝○與義降升集與道○含章不矜集終焉不矜  
墨妙亭記以爲吳興新集集無以字○余以事至吳  
興集至湖○乃爲差久集猶爲差久

山谷詩仕路厭風沙集厭作困○袖有投虛手集手  
作刀

張右史詩但使將軍桃李在集使作得○聞凶哭朋  
友集聞哀苦朋友

張浮休詩常憶之官穎上時集作憶昔○著靴騎馬  
集作乘馬

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  
耶

### 跋遺教經

歐陽叔弼集古錄目遺教經卷第二百六十三右不著  
書人名氏刻石年月世以爲王羲之書石在承興歐陽  
公集古錄跋尾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  
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  
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  
□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予知寫經  
手所書也然其字亦自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夫筆畫能  
髣髴乎此者鮮矣山谷云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  
羲之書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  
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非右軍筆畫也趙明誠金石  
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  
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攷諸公  
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  
著爲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  
空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  
闕如之意也

###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



中敘作文巖作疊爓作暖猗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爲禽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選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端莊雜流麴剛健含婀娜豈自道耶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請祁四明者何姓公自注云君侯遠祖諱邵始知其爲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邵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卽其故宅載于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立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邵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爲守者爲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之止有孫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慶歷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爲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鑰先祖少師爲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畫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爲鄉守者

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罹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荆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賚書有云比方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蔽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旣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姑誦所聞未必真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資政孫公赴關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鄩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以是知亦嘗居于四明

書從兄少虛教授金書金剛經後

嗚呼此從兄教授少虛之真蹟也兄少好二王書筆力素高後得樂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

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圃仲方李知幾石爲學官相與擊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冀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于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強赴省既登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次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真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子道服闋除泰州教授未幾又懼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詹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于言或以屬兄爲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啓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竝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竝受丕丕基者庶其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劓于我家虛我主器

惟御事庶士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僚惟我儲君旣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戾于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今日月有時惟是寇交之事所以奉神靈于幽宮者其孰敢弗虔肆惟靈其監于茲雖多用盤詰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衆作爲之皆廢尋爲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亞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甘昇怙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囿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寺前築壘令課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芟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岐謂其間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旣備而神或不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于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沴若今輕改社稷

神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撥之幽明事未穩便欲  
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祝  
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謨言雖不用而聞者歎  
服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  
考試婺女得疾卒于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  
胡予以才而嗇其壽昇之名而奪其祿耶妻鄭氏宣和  
太宰居中之曾孫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  
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澧于民  
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日者唐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  
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竟如其言尤可哀也  
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謂論曰我欲手  
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之屬必與  
時好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尚如此甥婿盛箕號  
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久  
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惜君又效之耶  
坐客赧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忠席下數  
十人兄一日忽私謂論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  
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又

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舍凋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  
殆晚得官而有子璩登甲科兄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  
此論少兄四歲愛撫訓獎過于同氣其卒于婺也往爲  
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浹裝濟此卷  
以求跋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顧其少作與場  
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具載于此者傷其不壽  
而見于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  
幾論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遂泯泯矣故書之不嫌  
于詳論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穎不及遠甚于是年  
六十有七矣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  
辭焉

政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  
居以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  
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  
藏于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菴于山下  
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旣葬于長汀而山房亦  
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灤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

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頴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廣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竭君眞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間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家之祖穎也

跋先大父徵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間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郡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  
年方臘起睦州連陷睦杭欽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既  
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  
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  
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既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  
知其詳褒詞旣簡外祖汪公所記鑰實知之時諸父多  
仕于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倅卞公養直圖

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攷也鑰昔聞之臘之初  
起本無足畏朱勳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怨東南所在  
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  
侍處州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  
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  
邑泊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温州  
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  
鑰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  
西呂師囊以魔術發于台之仙居既破樂清又攻其東  
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四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  
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盜區蹂  
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  
魔寇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  
者如織恐賊徒雜于衆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  
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  
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  
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候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  
鳴以爲警戒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閩境獨全明

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祐陵知之深嘉  
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既平改睦州為嚴欽州為徽剡縣  
為嵯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鑰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  
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敘所聞  
使後來者知之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間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  
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于谿一日試同仲兄  
步至谿游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  
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  
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  
機汲記聾牙難曉詳究其說則啞然曰是可施于括蒼  
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鈴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  
詢問甚悉是有心于利物者因為錄賓客所記又命工  
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儻獻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  
能篋以達于正堂但得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于谿者  
大有間矣外而公廚及公帑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  
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做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

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攻豫章別集

原目此首後有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跋清閣居士臨修跋序二首

今並佚其文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  
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  
云梅梢青子大子錢慙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  
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  
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末句云杜鵑啼在柳梢邊豈山  
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為人所  
訐遂貶宜州記文及毀壁序皆見此集